

菀氏叢
書之貳

縱
橫
學
研
究

苑氏靈書之貳

縱橫學研究

苑汝賢著

快樂書店發行

縱橫學研究目錄

自序	一
第一章 縱橫學之意義及縱橫家之源流	一
第二章 縱橫學之資料	六
第三章 縱橫家必具之條件	五七
第四章 縱橫家游說略傳	六六
第五章 後世之遺患	一九七
跋一	一
跋二	一

自序

治世言聖賢。亂世論英雄。聖賢以仁義濟民。英雄以權詐造勢。人已之利既不同。則解倒懸之誠必異。故儒學之佐。太平之基也。策士之襄。亂世之朕也。以其義利之驚殊途。則其收召也亦別。世之一治一亂。如時之有寒暑。其勢既不可避。則治世之學不可用於亂世。亂世之學不可用於治世。乃者裘葛不可異時而用。同其理也。夫縱橫之學真偽紛爭。亂世之學也。其所以能亂世者。由於妄言而人主採之。詩曰。婦有長舌。維厲之階。一家之中。遇有長舌之婦居其間。猶且骨肉析離。蕭牆起禍。更何況邦國之間。而有巧辭辯給者之馳聘。愚觀自戰國秦項以來。縱橫辯鬪之士。乘天下之有事。說人主出金玉錦繡。以取卿相之尊者。蓋皆利天下之危。而不利其安。利天下之分。而不利其合。庶可知矣。雖然。上既以造勢充欲爲心。則能充其欲者之言。即不爲妄言。則天下之妄言與否。誰爲之分畛域定鴻溝。故視國家而取之者。則曰救彼塗炭。則其佐者。必曰譏時務者。倭傑。取國家者既以心乎生民爲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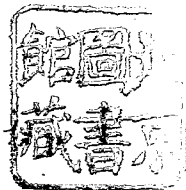
召。則爲之佐者亦必以伊尹就桀爲藉口。如是則權勢者之言。非妄言也。妄言之既已無。則其所行者。亦必非妄行。於是竊鈞者誅。竊國者侯。祇許州官放火。不許百姓點燈。噫。由來久矣。夫九流百家。乃皆所以爲治國理民之本。而又各有其短長。是使長短縱橫者之所得資也。果能明晰確鑿。宜其去就。豈非國家之福。然必須爲上者先摯愛民之心。斷充欲之志。則庶幾矣。愚年來遍走四方。飽受憂虞。歸來百感叢集。爰草是編。并爲之叙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旦高陽苑汝賢記。

縱橫學研究

第一章 縱橫學之意義及縱橫家之源流

縱橫學者，游說之士，籌策事功，借以求合于世得以干澤之學術也。合南北曰縱，聯東西曰橫，爲其說者，適於縱則縱說之，便於橫則橫說之，隨其形勢情之所宜，順其天地人之所近，因事權變，以邀一時之成，亦曰從衡學；又名長短學，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，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。如蘇秦初說秦孝公不能用，去而之燕，說燕文侯合縱以拒秦，若秦孝公初聽其說，則必先爲橫說以噬六國；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，魯隱公曰：『爲其少故也，吾將授之矣。使營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』鞏懼，反說公於桓公而殺之等是也。精通於縱橫學者曰縱橫家；爾後縱橫家層見叠出，而縱橫學遂爲當世所注意，因進而成爲一種專門學術，故縱橫之學，實乃縱橫家之思想，言行，經驗，蒼萃而成。以是在研究縱橫學之前，必先明瞭縱



橫家之源流。

考縱橫家之源，係出於行人之官，行人之官首見於周朝，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別，屬於秋官，所以掌朝覲聘問之事者，其後各諸侯間相繼僭亂，亦各設有行人，以掌賓客之事，最初則係兼職出使者，如魯叔孫氏以司馬而爲行人，鄭公孫黑以上大夫而世行，邲可知也。其後各國皆相繼設立行人之專官，在國內掌賓客之事，遇事則出使以專書交涉，以此通使之官，各國備焉。蓋春秋之時，諸侯貪冒，侵欲不息，爭尋常以盡其民，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，亦或二國圖其社稷，而求紓其民，各懲其忿，諸侯靖兵，好以爲事，行理之命，無月不至，各國設官，皆有行人，以掌賓客之事，外人之來者，皆加禮焉。楚莊之政，旅有施舍；晉悼初立，賓以特性，四方之賓客造者，送逆達之，躡阨恤之，饗燕親之，委積館舍飲食，無不兢兢焉，所謂晉鄭同儕，井澠子弟，固將禮焉者，道固宜然也。諸侯之亡公子，其過曹者，曹共公皆無禮，僖負弼諫曰：『愛親明賢，政之幹也，禮賓矜窮，禮之宗也，禮以紀政，國之常也，玉帛酒食，猶糞土也，愛糞土以毀三常，毋乃不可乎？』其言頗深切著明。蓋於請

謁之使，聘問之賓，以時相見，以事相赴，其示容合好，以固邦交，春秋通行，已爲達義，即於騶旅之臣，共其困乏，使得弛於負擔，殆亦掌客之常事，而非必寬政始然也。是以春秋之時，國無間大小，觀其賓禮之情形，即可知其國之禍福，卻獻子聘於齊，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，齊受晉師，遂聽客之所爲；鄭以子羽爲行人，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，以有禮之故，北宮佗決其無大國之討；衛以仲叔圉治賓客，雖以靈公之無道，而其國不喪；晉平之衰也，諸侯舍於隸人，門不容車，不可踰越，盜賊公行，天禍不戒，賓見無時，命不可知，自此公室日卑，遂爲季世矣；陳靈之亂也，候不在疆，膳宰不致餼，司里不賓館，國無寄寓，縣無施舍，雖有分族於周者，承王命以爲過賓，而司事莫至，未幾楚師一至，遂入都城矣。蓋賓客之事，實爲立國之要，主不恩賓，無憂客使，加之以禮，重之以睦，賓入如歸，莫不懷愛，更何致與其凶怒，激其狂奮乎？齊桓知其然也，曰：「四鄰賓客，入者悅，出者譽，光名滿天下；入者不悅，出者不譽，污名滿天下；壤可以爲粟，木可以爲貨，粟盡則有生，貨散則有聚，君人者名之爲貴，財安可有！」其爲言也如此。故會國用三分，二分在賓客，而管

子以爲明。葵邱之會，至以無忘賓旅，申命於諸侯，蓋視爲當務之急矣。晉文返國，亦禮賓旅，以爲初政。及其爲盟主也，宮室卑庫，無觀臺榭，以崇大諸侯之館，館如公寢，庫廐繕脩，司空以時平易道路，圻人以時埴館宮室，諸侯賓至，旬設庭燎，僕人巡宮，車馬有所，賓從有代，巾車脂轄，隸人牧圉，各瞻其事，百官之屬，各展其物，公不留賓，而亦無廢事，憂樂同之，事則巡之。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，賓至如歸，無寧菑患，不畏寇盜，而亦不患燥溼，樹於有禮，艾人必豐，使於晉者道相逮，其光有諸侯也宜哉！雖然，此惟交際然也。春秋之於外人，有交際，有交涉，交際通情，敬禮可以加，此齊桓公無忘賓旅之說也；交涉爲國，尺寸不能假，此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說也；若但以交際言之，則惟聘問之臣，好會之時，然傳言之矣，曰：兵交使在其間可也。夫使也者，所以通兩國之情，釋仇而約，易憾而歡者也。使而不失其辭，兩國之民實賴之，顧亦何惡哉？孔子曰：「使乎使乎！」言其當權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辭，此其所長也。又曰：「誦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」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，達乎詩而使，則道之以義，開之以理，廣譬而約喻，用能曲

盡人情，事無有不濟者，是以春秋時之使者，本乎曲盡人情，紛拏之辯不貴也；及至邪人爲之，則上詐諛而棄其信，故當戰國之際，強弱之相形，衆寡之相傾，一時鮮廉寡恥之徒；往來乎其間，搖唇鼓舌，劫之以勢，誘之以利，怒之以其所甚辱，趨之以其所甚欲，襍糞而錯制之，以苟一時之成事者，此無異於白晝而攫奪也！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，當是時也，相帥成風，其習已膠而不可解，世之所謂有道之士，若孟荀莊周，其立言論事，猶有辯士之風，要其歸以正，是以無譏焉。漢興，鄧陸侯隨輩皆以辯聞，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稍衰矣，繇數子以降，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，不可勝數，以之比於古賢使，誠爲有間，至其辯析利害，切見事情，彼烏可廢哉。

第二章 縱橫學之資料

據漢書藝文志，關於縱橫學之書籍，列有蘇子三十一篇，張子十篇，龐煖二篇，闕子一篇，國筮子十七篇，秦零陵令信一篇，蒯子五篇，鄒陽七篇，主父偃二十八篇，徐樂一篇，莊安一篇，待詔立馬聊蒼三篇，然今已全佚，茲所採摭縱橫學之資料，計有鬼谷子樓閣，反應，內樅，抵巇，飛箝，忤合，揣，摩，權，謀，決，符言，十二篇，呂氏春秋順說一篇，韓非子說難一篇，長短經釣情一篇，中論貴言一篇，嘉祐集諫論上一篇，以及拙著鼎峙之形勢情一篇，爲之彙載於左：

(一) 鬼谷子十二篇

樓閣第一

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，爲衆生之先。觀陰陽之開闔，以名命物，知存亡之門戶，籌策萬類之終始，達人心之理，見變化之朕焉，而守司其門戶。故聖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及

今，其道一也。變化無窮，各有所歸，或陰或陽，或柔或剛，或開或閉，或弛或張。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，審察其所先後。度權量能，較其技巧短長。夫實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，乃可裨，乃可闔，乃可進，乃可退，乃可賤，乃可貴。無爲以牧之。審定有無，與其實虛，隨其嗜欲，以見其志意，微排其所言，而裨反之，以求其實，貴得其指，闔而裨之，以求其利。或開而示之，或闔而閉之，開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，闔而閉之者，異其誠也。可與不可，審明其計謀，以原其同異，離合有守，先從其志，即欲裨之貴周，即欲闔之貴密，周密之貴微，而與道相追。裨之者，料其情也；闔之者，結其誠也；皆見其權衡輕重，乃爲之度數，聖人因而爲之慮。其不中權衡度數，聖人因而自爲之慮。故裨者，或裨而出之，或裨而內之。闔者，或闔而取之，或闔而去之。裨闔者，天地之道。裨闔者，以變動陰陽，四時開閉，以化萬物。縱橫，反出，反覆，反忤，必由此矣。裨闔者，道之大化，說之變也，必豫審其變化，吉凶大命繫焉。口者，心之門戶也。心者，神之主也。志意，喜欲，思慮，智謀，此皆由門戶出入。故闔之以裨闔，制之以出入。裨之者，開也，言也，陽也。闔之者，閉

也，默也、陰也。陰陽其和，終始其義。故言長生、安樂、富貴、尊榮、顯名、愛好、財利，得意、喜欲，爲陽，曰始。故言死亡、憂患、貧賤、苦辱、棄損、亡利、失意、有害、刑戮、誅罰，爲陰，曰終。諸言法陽之類者，皆曰始，言善以始其事。諸言法陰之類者，皆曰終，言惡以終其謀。辨闔之道，以陰陽試之。故與陽言者依崇高，與陰言者依卑小。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，由此言之，無所不出，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可。可以說人，可以說家，可以說國，可以說天下。爲小無內，爲大無外，益損，去就，倍反，皆以陰陽御其事。陽動而行，陰止而藏。陽動而出，陰隱而入。陽還終陰，陰極反陽。以陽動者，德相生也。以陰靜者，形相成也。以陽求陰，苞以德也。以陰結陽，施以力也。陰陽相求，由辨闔也。此天地陰陽之道，而說人之法也。爲萬事之先，是謂圓方之門戶。

反應第二

古之大化者，乃與無形俱生。反以觀往，覆以驗來。反以知古，覆以知今。反以知彼，覆以知此。動靜虛實之理，不合於今，反古而求之。事有反而得覆者，聖人之意也，不可不

察。人言者，動也。已默者，靜也。因其言，聽其辭。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應必出。言有象，事有比。其有象比，以觀其次。象者，象其事，比者，比其辭也。以無形求有聲，其鈞語合事，得人實也。其猶張置網而取獸也。多張其會而司之，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。此鈞人之綱也，常持其綱驅之。其不言無比，乃爲之變。以象動之，以報其心，見其情，隨而牧之。已反往，彼覆來，言有象比，因而定基。重之，襲之，反之，覆之，萬事不失其辭。聖人所誘愚智，事皆不疑。故善反聽者，乃變鬼神，以得其情。其變當也，而牧之審也。牧之不審，得情不明，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審。變象比，必有反辭以還聽之。欲聞其聲反默，欲張反歛，欲高反下，欲取反與。欲開情者，象而比之，以牧其辭，同聲相呼，實理同歸。或因此，或因彼，或以事上，或以牧下，此聽真偽，知同異，得其情詐也。動作言默，與此出入，喜怒由此以見其式，皆以先定爲之法則。以反求覆，觀其所託。故用此者，已欲平靜，以聽其辭，察其事。論萬物，別雄雌。雖非其事，見微知類。若探人而居其內，量其能，射其意，符應不失，如騰蛇之所指，若羿之引矢。故知之始，已自知，而後知人也。其相知

也，若比目之魚，其見形也，若光之與影。其察言也不失，若磁石之取針，如舌之取燔骨。其與人也微，其見情也疾。如陰與陽，如圓與方。未見形，圓以道之。既見形，方以事之。進退左右，以是司之。己不先定，收人不正，事用不巧，是謂忘情失道。己審先定，以收人策而無形容，莫見其門，是謂天神。

內樞第三

君臣上下之事，有遠而親，近而疏，就之不用，去之反求，日進前而不御，遙聞聲而相思。事皆有內樞，素結本始。或結以道德，或結以黨友，或結以財貨，或結以采色。用其意，欲入則入，欲出則出，欲親則親，欲疏則疏，欲就則就，欲去則去，欲求則求，欲思則思。若缺母之從其子也，出無間，入無睽，獨往獨來，莫之能止。內者，進說辭也。樞者，樞所謀也。欲說者務隱度，計事者務循順，陰慮可否，明言得失，以御其志。方來應時，以合其謀。詳思來樞往應，時當也。夫內有不合者，不可施行也。乃揣切時宜，從便所爲，以求其變。以變求內者，若管取樞，言往者，先順辭也。說來者，以變言也。善變者，審知地勢，

乃通於天，以化四時，使鬼神合於陰陽，而牧人民，見其謀事，知其志意。事有不合者，有所未知也。合而不結者，陽親而陰疏。事有不合者，聖人不爲謀也。故遠而親者，有陰德也。近而疏者，志不合也。就而不用者，策不得也。去而反求者，事中也。日進前而不御者，施不合也。遙聞聲而相思者，合於謀待決事也。故曰，不見其類而爲之者見逆，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，得其情，乃制其術。此用，可出可入。可撻可開。故聖人立事，以此先知，而撻萬物，由夫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計謀。先取詩書，混說損益，議論去就，欲合者用內，欲去者用外。外內者，必明道數，揣策來事，見疑決之。策無失計，立功建德。治名入產業，曰撻而內合。上暗不治，下亂不寤，撻而反之。內自得而外不留，說而飛之。若命自來，已迎而御之。若欲去之，因危與之。環轉因化，莫知所爲，退爲大儀。

抵讖第四

物有自然，事有合離。有近而不可見，有遠而可知。近而不可見者，不察其辭也。遠而可知者，反往以驗來也。讖者罅也，罅者罅也，罅者罅也，罅者成大隙也。罅始有朕，可抵而塞，可抵而

卻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匿，可抵而得，此謂抵讎之理也。事之危也，聖人知之，獨保其身。因化說事，通達計謀，以讎細微。經起秋毫之末，揮之於太山之本。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，皆由抵讎。抵讎隙爲道術。天下紛錯，上無明主，公侯無道德，則小人讒賊，賢人不用，聖人竄匿，貪利詐僞者作，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而相伐射，父子離散，乖亂反目，是謂萌芽蘖。聖人見萌芽蘖，則抵之以法。世可以治，則抵而塞之。不可治，則抵而得之。或抵如此，或抵如彼，或抵反之，或抵覆之。五帝之政，抵而塞之，三王之事，抵而得之。諸侯相抵，不可勝數。當此之時，能抵爲右。自天地之合離終始，必有讎隙，不可不察也。察之以闔，能用此道聖人也。聖人者，天地之使也。世無可抵，則深隱而待時。時有可抵，則爲之謀。可以上合，可以檢下。能因能循，爲天地守神。

飛箒第五

凡度權量能，所以徵遠來近。立勢而制事，必先察同異，別是非之語，見內外之辭，知有無之數，決安危之計，定親疏之事，然後乃權量之。其有隱括，乃可徵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

引鉤箝之辭，飛而箝之。鉤箝之語，其說辭也，乍同乍異。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徵之，而後重累。或先重累而後毀之。或以重累爲毀，或以毀爲重累。其用，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，或量能立勢以鉤之，或伺候見罅而箝之。其事用抵巇。將欲用之於天下，必度權量能，見天時之盛衰，制地形之廣狹，阻嶮之難易，人民貨財之多少，諸侯之交，孰親孰疏，孰愛孰憎。心意之慮，懷審其意，知其所好惡，乃就說其所重，以飛箝之辭，鉤其所好，乃以箝求之。用之於人，則量智能，權材力，料氣勢，爲之樞機。以迎之隨之，以箝和之，以意宣之，此飛箝之綴也。用於人，則空往而實來，綴而不失，以究其辭。可箝而從，可箝而橫。可引而東，可引而西。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。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雖覆能復，不失其度。

忤合第六

凡趨合倍反，計有適合。化轉環屬，各有形勢。反覆相求，因事爲制。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，立身御世，施教揚聲明名也，必因事物之會，觀天時之宜，因知所多所少，以此先知

之，與之轉化。世無常貴，事無常師。聖人常爲，無不爲。所聽，無不聽。成於事而合於計謀，與之爲主。合於彼而離於此，計謀不兩忠，必有反忤。反於是，忤於彼。忤於此，反於彼，其術也。用之天下，必量天下而與之。用之國，必量國而與之。用之家，必量家而與之。用之身，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。大小進退，其用一也。必先謀慮計定，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。古之善背向者，乃協四海，包諸侯忤合之地，而化轉之，然後以之求合。故伊尹五就湯，五就桀，而不能有所明，然後合於湯。呂尚三就文王，三入殷，而不能有所明，然後合於文王。此知天命之筮，故歸之不疑也。非至聖達與，不能御世。非勞心苦思，不能原事。不悉心見情，不能成名。材實不惠，不能用兵。忠實無真，不能知人。故忤合之道，已必自度材能知容、量長短遠近，孰不如，乃可以進、乃可以退。乃可以縱，乃可以橫。

揣篇第七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權，而揣諸侯之情。量權不審，不知強弱輕重之稱。揣情不審，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。何謂量權，曰：度於大小，謀於衆寡，稱貨財之有無。料人民

多少，饒乏，有餘不足幾何。辨地形之險易，孰利孰害。謀慮孰長孰短。君臣之親疏，孰賢孰不肖，與賓客之智睿，孰少孰多。觀天時之禍福，孰吉孰凶。諸侯之親，孰用孰不用。百姓之心，去就變化，孰安孰危，孰好孰憎，反側孰便。能知此者，是謂量權。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時往，而極其欲也。其有欲也，不能隱其情。必以其甚懼之時往，而極其惡也。其有惡也，不能隱其情。情欲必出其變。感動而不知其變者，乃且錯其人，勿與語，而更問其所親，知其所安。夫情變於內者，形見於外。故常必以其見者，而知其隱者。此所謂測深揣情。故計國事者，則當審權量。說人主，則當審揣情。謀慮情欲，必出於此。乃可貴，乃可賤。乃可重，乃可輕。乃可利，乃可害。乃可成，乃可敗。其數一也。故雖有先王之道，聖智之謀，非揣情，隱匿無所索之。此謀之大本也，而說之法也。常有事於人，人莫先事而至，此最難爲。故曰，揣情最難守司。言必時其謀慮。故觀蜎飛蠕動，無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。美生事者，幾之勢也。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。

摩篇第八

摩者，揣之術也。內符者，揣之主也。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隱微。摩之以其所欲，測而探之，內符必應。其所應也，必有爲之，故微而去之。是謂塞窬匿端，隱貌逃情，而人不知。故能成其事而無患。摩之在此，符應在彼。從而應之，事無不可。古之善摩者，如操鈞而臨深淵，餌而投之，必得魚焉。故曰：主事日成，而人不知。主兵日勝，而人不畏也。聖人謀之於陰，故曰神。成之於陽，故曰明。所謂主事日成者，積德也，而民安之，不知其所以利，積善也，而民道之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主兵日勝者，常戰於不爭不費，而民不知所以服，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明。其摩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，有以喜，有以怒，有以名，有以行，有以廉，有以信，有以利，有以卑。平者靜也，正者宜也，喜者說也，怒者動也，名者發也，行者成也，廉者潔也，信者明也，利者求也，卑者諂也。故聖人所以獨用者，衆人皆有之，然無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故謀莫難於周密，說莫難於悉聽，事莫難於必成，此三者，唯聖人然後能任。故謀必欲周密，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。故曰：或結而無隙也。夫事成必合於數，故曰：道數與時相偶者也。說者聽，必合於情。故曰：情合者聽

。故物歸類，抱薪趨火，燥者先燃。平地注水，濕者先濡。此物類相應，於勢譬猶是也。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是如。故曰：摩之以其類，焉有不相應者。乃摩之以其欲，焉有不聽者。故曰：獨行之道。夫幾者不晚，成而不抱，久而化成。

權篇第九

說者，說之也。說之者，資之也。飾言者，假之也。假之者，益損也。應對者，利辭也。利辭者，輕論也。成義者，明之也。明之者，符驗也。言或反覆，欲相却也。難言者，却論也。却論者，釣幾也。佞言者諂而于忠。諛言者博而于智。平言者決而于勇。威言者權而于信。諍言者反而于勝。先意承欲者諂也。繁稱文辭者博也。縱舍不疑者決也。策選進謀者權也。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。故口者，機關也，所以闕閉情意也。耳目者，心之佐助也，所以窺覷姦邪。故曰，參調而應，利道而動。故繁言而不亂，翺翔而不迷，變易而不危者，觀要得理。故無目者，不可示以五色。無耳者，不可告以五音。故不可以往者，無所開之也。不可以來者，無所受之也。物有不通者，聖人故不事也。古人有言曰，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。

。言者，有諱忌也。衆口燦金，言有曲故也。人之情，出言則欲聽，舉事則欲成。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，而用愚人之所長。不用其所拙，而用愚人之所工。故不困也。言其有利者，從其所長也。言其有害者，避其所短也。故介蟲之捍也，必以堅厚，螫蟲之動也，必以毒螫，故禽獸知用其長，而談者亦知用其用也。故曰，辭言五，曰病。曰恐。曰憂。曰怒。曰喜。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。恐者勝絕而無主也。憂者閉塞而不泄也。怒者妄動而不治也。喜者宣散而無要也。此五者，給則用之，利則行之。故與智者言，依於博。與博者言，依於辨。與辨者言，依於要。與貴者言，依於勢。與富者言，依於豪。與貧者言，依於利。與賤者言，依於謙。與勇者言，依於敢。與愚者言，依於悅。此其術也。而人常反之。是故與智者言，將以此明之。與不智者言，將以此教之，而甚難爲也。故言多類，事多變。故終日言不失其類，而事不亂。終日不變，而不失其主。故智貴不忘。聽貴聰。智貴明。辭貴奇。

謀篇第十

凡謀有道，必得其所，因以求其情。審得其情，乃立三儀。三儀者，曰上。曰中。曰下。

參以立焉、以生奇。奇不知其所壅，始於古之所從。故鄴人之取玉也，載司南之車，爲其不惑也。夫度量能揣情者，亦事之司南也。故同情而相親者，其俱成者也。同欲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。同惡而相親者，其俱害者也。同惡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。故相益則親，相損則疏，其數行也。此所以察異同之分也。故牆壞於其隙，木毀於其節，斯蓋其分也。故變生事，事生謀，謀生計，計生議，議生說，說生進，進生退，退生制，因以制於事。故百事一道，而百度一數也。夫仁人輕貨，不可誘以利，可使出費。勇士輕難，不可懼以患，可使據危。智者達於數，明於理，不可欺以不誠，可示以道理，可使立功。是三才也。故愚者易蔽也，不肖者易懼也，貪者易誘也，是因事而裁之。故爲強者，積於弱也。爲直者，積於曲也。有餘者，積於不足也。此其道術行也。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。內親而外疎者說外。故因其疑以變之。因其見以然之。因其說以要之。因其勢以成之。因其惡以權之。因其患以斥之。摩而恐之。高而動之。微而證之。符而應之。壅而塞之。亂而惑之。是謂計謀。計謀之用，公不如私。私不如結，結比而無隙者也。正不如奇，奇流而不止者也。故說人主者，必與之

言奇。說人臣者，必與之言私，其身內其言外者疏。其身外其言深者危。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強之於人。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。人之有好也，學而順之，人之有惡也，避而諱之。故陰道而陽取之。故去之者縱之。縱之者乘之。貌者不美又不惡，故至情託焉。可知者，可用也。不可知者，謀者所不用也。故曰，事貴制人，而不貴見制於人。制人者，握權也。見制於人者，制命也。故聖人之道陰，愚人之道陽，智者事易，而不智者事難。以此觀之，亡不可以爲存，而危不可以爲安。然而無爲而貴智矣。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。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。既用，見可否，擇事而爲之，所以自爲也。見不可，擇事而爲之，所以爲人也。故先王之道陰。言有之曰，天地之化，在高與深。聖人之制，道在隱與匿。非獨忠信仁義也，中正而已矣。道理達於此之義，則可與語，由能得此，則可以毀遠近之義。

決篇第十一

凡決物必託於疑者，善其用福，惡其有患害。至於誘也，終無惑，偏有利焉，去其利，則不受也。奇之所託，若有利於善者，隱託於惡，則不受矣。致疎遠。故其有使失利者，有使

離害者，此事之失。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：有以陽德之者，有以陰賊之者，有以信誠之者，有以蔽匿之者，有以平素之者。陽勵於一言。陰勵於二言。平素樞機，以用四者，微而施之。於是度之往事，驗之來事，參之平素，可則決之。王公大人之事也，危而美名者，可則決之。不用費力而易成者，可則決之。用力犯勤苦，然不得已而爲之者，可則決之。去患者，可則決之。從福者，可則決之。故夫決情定疑，萬事之基，以正治亂，決成敗難爲者。故先王乃用著龜者，以自決也。

符言第十二

安徐正靜，其被節先肉。善與而不靜，虛心平意以待傾損，右主位。目貴明。耳貴聰。心貴智。以天下之目視者，則無不見。以天下之耳聽者，則無不聞。以天下之心思慮者，則無不知。輻輳並進，則明不可塞。右主明。德之術曰，勿堅而拒之。許之則防守。拒之則閉塞。高山仰之可極。深淵度之可測。神明之德術，正靜其莫之極。右主德。用賞貴信。用刑貴正。賞賜貴信。必驗耳目之所聞見，其所不聞見者，莫不闇化矣。誠暢於天下神明，而況

姦者千君。右主賞。一曰天之。二曰地之。三曰人之。四方，上下，左右，前後，熒惑之處安在。右主問。心爲九竅之治，君爲五官之長。爲善者君與之賞。爲非者君與之罰。君因其所以，求因與之則不勞。聖人用之，故能賞之。因之循理，固能久長。右主因。人主不可不周，人主不周，則羣臣生亂。家于其無常也，內外不通，安知所開。開閉不善，不見原也。右主周。一曰長目。二曰飛耳。三曰樹明。明知千里之外，隱微之中，是謂洞天下姦。莫不闇變。右主恭。循名而爲實，安而完。名實相生，反相爲情。故曰、名當則生於實。實生於理。理生於名實之德。德生於和。和生於當。右主名。

(二) 呂氏春秋順說篇

善說者若巧士，因人之力，以自爲力，因其來而與來，因其往而與往，不設形象，與生與長，而言之與響，與盛與衰，以之所歸，力雖多，材雖勁，以制其命。順風而呼，聲不加疾也；際高而望，目不加明也；所因便也。惠盎見宋康王，康王蹀足謦欬，疾言曰：「寡人之所說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說爲仁義者，客將何以教寡人？」惠盎對曰：「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

勇，刺之不入，雖有力，擊之弗中，大王獨無意耶？」王曰：「善，此寡人所欲聞也。」惠盜曰：「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此猶辱也，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，弗敢刺，雖有力，不敢攀，大王獨無意耶？」王曰：「善，此寡人之所欲知也。」惠盜曰：「夫不敢刺，不敢擊，非無其志也，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志也，大王獨無意耶？」王曰：「善，此寡人之所願也。」惠盜曰：「夫無其志也，未有愛利之心也，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驩然，皆欲愛利之，此其賢於勇有利也，居四累之上，大王獨無意耶？」王曰：「此寡人之所欲得。」惠盜對曰：「孔墨是也，孔丘墨翟，無地爲君，無官爲長，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延頸舉踵，而願安利之。今大王，萬乘之主也，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，皆得其利，其賢於孔墨也遠矣！」宋王無以應。惠盜趨而出。宋玉謂左右曰：「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！」宋王裕主也，而心猶可服，因矣，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，小弱可以制強大矣。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，荆王曰：「先生之衣，何其惡也？」田贊對曰：「衣又有惡於此者也。」荆王曰：「可得而聞乎？」對曰：「甲惡於此。」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冬日則寒，夏日則暑

，衣無惡乎甲者，贊也貧，故衣惡也，今大王萬乘之主也，富貴無敵，而好衣民以甲，臣弗得也。意者爲其義耶？甲之事，兵之事也，列人之頸，列人之腹，墮人之城郭，刑人之父子也，其名又甚不榮，意者爲其實耶？苟慮害人，人亦必慮害之，苟慮危人，人亦必慮危之，其實人則甚不安之，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。」荆王無以應。說雖未大行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，若夫偃息之義，則未之識也。管子得於魯，魯束縛而檻之，使役人載而送之，齊其謳歌而引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，欲速至齊，因謂役人曰：『我爲汝唱，汝爲我和。』其所唱適宜走，役人不倦，而取道甚速，管子可謂能因矣！役人得其所欲，己亦得其所欲，以此術也，是以萬乘之國，其霸猶少，桓公則難與往也。

(三) 韓非子說難篇

凡說之難，非吾知之，有以說之之難也，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，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。凡說之難，在知所說之心，可以吾說當之，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，而說之以厚利，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；所說出於厚利者也，而說之以名高，則見無心而遠事情，必

不收矣；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，而說之以名高，則陽掩其身而實疏之，說之以厚利，則陰用其言，顯棄其身矣；此不可不察也。夫事以密成，語以泄敗，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語及所匿之事；如此者身危；彼顯有所出事，而乃以成他故，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，又知其所以爲，如此者身危；規異事而當知者，揣之外而得之，事泄於外，必以爲己也，如此者身危；周澤未渥也，而語極知，說行而有功，則德忘，說不行而有敗，則見疑，如此者身危；貴人有過端，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，如此者身危；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，說者與知焉，如此者身危；強以其所不能爲，止以其所不能已，如此者身危。故與之論大人，則以爲閒己也；與之論細人，則以爲賣重；論其所愛，則以爲藉資；論其所憎，則以爲嘗己也；徑省其說，則以爲不智而拙之；米鹽博辯，則以爲多而交之；略事陳意，則曰怯懦而不盡；慮事廣肆，則曰草野而倨侮；此說之難，不可不知也。凡說之務，在知飾所說之所矜，而滅其所恥，彼有私急也，必以公義示而強之，其意有下也，然而不能已，說者因爲之飾其美，而少其不爲也；其心有高也，而實不能及，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，而多其不行也；有欲

矜以智能，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，多爲之地，使之資於說我，而佯不知也，以資其智。欲內相存之言，則必以美名明之，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；欲陳危害之事，則顯其毀誹，而微見其合於私惠也；譽異人與同行者，規異事與同計者；有與同污者，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；有與同敗者，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；彼自多其力，則毋以其難概之也；自勇之斷，則無以其謫怒之；自智其計，則毋以其敗窮之；大意無所拂悟，辭言無所繫縻，然後極騰智辯焉。此道所得，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。伊尹爲宰，百里奚爲虜，皆所以干其上也。此二人者，皆聖人也，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，加如此其汙也，今以吾言爲宰虜可以聽用而振世，此非能仕之所恥也。夫曠日離久，而周澤未渥，深計而不疑，引爭而不罪，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以飾其身。以此相持，此說之成也。昔者鄭武公欲伐胡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，因問於羣臣，吾欲用兵，誰可伐者，大夫關其思對曰：『胡可伐。』武公怒而戮之曰：『胡兄弟之國也，子言伐之何也？』胡君聞之，以鄭爲親己，遂不備鄭，鄭人襲胡取之。宋有富人，天雨牆壞，其子曰：『不築必將有盜。』其鄰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財。其家甚智其

子，而疑鄰人之父。此二人說者皆當矣，厚者爲戮，薄者見疑，則非知之難也，處知則難也！故繞朝之言當矣，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。此不可不察。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，衛國之法，竊駕君車者罪刑，彌子瑕母病，人間往夜告彌子，彌子矯駕君車以出，君聞而賢之曰：『孝哉爲母之故，忘其刑罪！』異日與君遊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不盡，以其半啗君，君曰：『愛我哉，忘其口味以啗寡人！』及彌子色衰愛弛，得罪於君，君曰：『是固嘗矯駕吾車，又嘗啗我以餘桃。』故彌子之行，未變於初也，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，愛憎之變也。故有愛於主，則智當而加親，有憎於主，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，故諒說談論之士，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。夫龍之爲蟲也，柔可狎而騎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，若人有嬰之者，則必殺人，人主亦有逆鱗，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，則庶幾矣。

(四) 長短經釣情篇

孔子曰：『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』又曰：『未信則以爲謗己。』孫卿曰：『語而當，知也；默而當，知也。』尸子曰：『聽言，耳目不懼，視聽不深，則善言不往焉。』是知將話

者，必先釣於人情，自古然矣。故韓子曰：『夫說之難也，在知所說之心，可以吾說當之，說之以厚利，則見下節而遇卑賤，必棄遠矣；說之以名高，則見無心而遠事情，必不收矣。事以密成，語以泄敗，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說及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；貴人有過端，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身危；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，說者與之焉則身危；強之以其所不爲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。又曰：與之論大人，則以爲間己；與之論細人，則以爲弼權；論其所愛，則以爲借資；論其所憎，則以爲嘗己；順事陳意，則曰怯懦而不盡；慮事廣肆，則曰草野而倨侮；此不可不知也。彼自知其計，則無以其失窮之；自勇其斷，則無以其敵悉之。』荀悅曰：『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？言出乎身，則咎悔及之矣，故曰，舉過揭非，則有干忤之咎；勸勵教悔，則有挾上之議，言而當，則恥其勝己也；言而不當，則賤其愚也。先已而同，則要其奪己明也；後已而同，則以爲從順也。違下從上，則以爲諂諛也；違上從下，則以爲雷從也。與衆共言，則以爲順負也；違衆獨言，則以爲專美也。言而賤露，則簡而薄之；深妙弘遠，則不知而非之。特見獨智，則衆惡其蓋之也，雖是而不見稱；與衆

同智，則以爲附隨也，雖得之不以爲功。讓讓不爭，則以爲易窮；言而不盡，則以爲懷隱；進說竭情，則以爲不知量；言而不效，則受其怨責；言而事效，則以爲固當。利於上，不利於下；或便於左，則不便於右；或合於前，而忤於後；此下情所以常不通，仲尼發憤稱予欲無言者，蓋爲語之難也！何以明其難也？昔宋有富人，天雨牆壞，其子曰：『不築且有盜。』其隣人亦云。暮而課大亡。其家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。鄒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妻之，因問群臣，吾欲用兵，誰可伐者？闕其思曰：『胡可伐。』乃戮闕其思曰：『胡兄弟之國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』胡君聞之，以鄒爲親己而不備鄒，鄒人襲胡取之。此二說者，其智皆當矣，然而甚者爲戮，薄者見疑，非智之難也。遠智則難。衛人迎新婦，婦上車，問驂馬誰馬也？御曰：『藉之。』新婦謂僕曰：『拊驂無答服。』車至門，扶教送母曰：『滅竈將失火。』入室見舅曰：『徙之牖下，妨往來者。』主人大笑。此三言皆要言也，然而不免爲笑者，早晚之時失矣。此說之難也！說者知其難也，故語必有鈞，以取人情，何以明之？昔齊王后死，欲置后而未定，使羣臣議，薛公田嬰欲中王之意，因獻十珥而美其一，且日，因問

美珥所在，因勸立以爲后，齊王大悅，遂重薛公。此情可以物釣也；申不害始合於韓王，然未知王之所欲也，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，王問申子曰：『吾誰與而可？』對曰：『此安危之道，國家之大事也，臣請深維而苦思之。』乃徵謂趙卓韓晁曰：『子皆國之辨士也，夫爲人臣者，言何必同，盡忠而已矣。』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，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，王大悅之。此情可以言釣也；吳伐越，越棲於會稽，句踐喟然嘆曰：『吾終此乎？』大夫種曰：『湯繫夏臺，文王囚羑里，重耳奔翟，齊小白奔宮，其卒霸王，由是觀之，何遽不爲福乎？』句踐既得免，務報吳，大夫種曰：『臣觀吳王政驕矣，請嘗之。』乃貸粟以卜其事，子胥諫勿與，王遂與之。子胥曰：『王不聽諫，後三年，吳其墟矣！』太宰嚭聞之，譏曰：『伍員貌忠而實忍人。』吳遂殺子胥。此情可以事釣也；客以淳于髡見梁惠王，惠王屏左右，再見之，終無言，惠王怪之，讓客，客謂淳于髡，髡曰：『吾前見王，王志在馳逐；後復見王，王志在音聲；是以默然。』客具以報王，王大駭曰：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！前有獻善馬者，寡人未及試，會生來；後有獻譎者，未及試，又會牛至；寡人雖屏人，然私心在彼。』此

情可以志釣也；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，韓魏用趙臣張孟談之計，陰謀畔智伯。張孟談因朝智伯，遇智果於轅門之外，智果入見智伯曰：『二主殆將有變，臣遇張孟談，察其志矜而行高，見二君色動而變，必背君矣。』智伯不從。智果出，遂更其姓爲輔氏。張孟談入見趙襄子曰：『臣遇智果於轅門之外，其視有疑臣之心，入見智伯而更其族，今暮不擊，必後之矣！』襄子曰：『諾。』因與韓魏殺守堤之吏，決水灌智伯軍。此情可以視釣也；殷浩仕晉有盛名，時人觀其出處，以卜江左興亡。此情可以賢釣也；鈞經曰：『喜色洒然以出，怒色靡然以悔，欲色樞然以愉，懼色憚然以下，憂色瞿然以靜。』此情可以色釣也；由是觀之，夫人情必見於物，能知此者，可以納說於人主矣。

(五) 中論貴言篇

君子必貴其言，貴其言則尊其身，尊其身則重其道，重其道所以立其教，言費則身賤，身賤則道輕，道輕則教廢，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，若與之言，必以其方。農夫則以稼穡，百工則以技巧，商賈則以貴賤，府史則以官守，大夫及士則以法制，儒生則以學業。故易

曰，良其輔，言有序。不失事中之謂也。若夫父慈子孝，姑愛婦順，兄弟弟恭，夫敬妻聽，朋友必信，師長必教。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，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，此可也。過此而往，則不可也。故君子之與人言也，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，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，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，苟過其任而強牽制，則將昏瞶委滯，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，不則曰無聞知矣，非故也，明偏而示之以幽，弗能照也，聽寡而告之以微，弗能察也。斯所資於造化者也，雖曰無訟，其如之何？故孔子曰：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；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』夫君子之於言也，所致貴也，雖於夏后之璜，商湯之鬲，弗與易也。今以施諸俗士，以爲志誣而非貴聽也，不亦辱己而傷道乎？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，而談性義之極者，必先度其心志，本其器量，視其銳氣，察其墮衰，然後唱焉以觀其和，導焉以觀其隨，隨和之徵，發乎音聲，形乎視聽，著乎顏色，動乎身體，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，功察而治微。於是於闔張以致之，因來以進之，審論以明之，雜稱以廣之，立準以正之，疏煩以理之。疾而勿迫，徐而勿失，雜而勿結，放而勿逸，欲其自得之也。故大禹

善治水，而君子善導人，導人必用其性。治水必因其勢，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。荀卿曰：『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，節儉然後可與言遠之度，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，有等氣者，勿與辯也。』孔子曰：『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，貴其色，小人詭乎哉！』仲尼苟卿，先後知之。問者曰，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，通乎大聖之洪業，而好與俗士游者，何也？曰，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。何以驗之？使徒有金石絲竹之樂，則不奏乎聾者之側；有山龍華蟲之文，則不陳乎瞽者之前；知聾者之不聞也，知瞽者之不見也。於己之心，分數明白，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，知分數者不明也。不明之故何也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，猶鴻鳥之欺孺子也，鶉鳥之性善近人，飛不峻也，不遠也，蹲踞然似若將可獲也，卒至乎不可獲，是孺子之所以踟蹰足而不以爲驛也、俗士之與達人言也，受之雖不肯，拒之則無說，然而有贊焉，有和焉，若將可寤，卒至乎不可寤，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言也，斯人也，固達之敵者也，非達之達者也，雖能言之，猶夫俗士而已矣。非惟言也，行亦如之，得其所則尊榮，失其所則賤辱。昔倉梧丙娶妻美，而以與其兄，欲以爲讓也，則不如無讓焉，兄生與婦人期於水邊，水暴

至不去而死，欲以爲信也，則不如無信焉；葉公之黨，其父攘羊而子諱之，欲以爲直也，則不如無直焉；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，出居於陵，欲以爲潔也，則不如無潔焉；宗魯受齊豹之謀，死孟縶之難，欲以爲義也，則不如無義焉；故凡道途之艱難、錯之益不易，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爲往鑒焉。

(六) 嘉祐集諫論上

古今論諫，常與諛而少直，其說蓋出於仲尼，吾以爲諛直一也。願用之術何如其。伍舉進隱語，楚王淫益甚，茅焦解衣危論，秦帝立悟，諛固不可盡與，直亦未易少之；吾故曰：「願用之之術何如其。」然則仲尼之說非乎？曰：仲尼之說，純乎經者也，吾之說，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。如得其術，則人君有少不爲策者，吾百諫而百聽矣；況虛己者乎，不得其術，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，吾百諫而百不聽矣；況逆忠者乎，然則奚術而可？曰：機智勇辯，如古游說之士而已。夫游說之士，以機智勇辯濟其詐，吾欲諫者，以機智勇辯濟其忠，請備論其效：周衰，游說熾於列國，自是世有其人，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，說而從者十九

諫而死者皆是。諛而死者未嘗聞。然而能忘諫。諛或甚於諫。由是外不必乎諷諫。而必乎術也。說之術。可爲諛法者五：理諭之，勢禁之，利誘之，激怒之，隱諷之之謂也。鮑嬰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，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；甘羅以杜郵之死請張唐，而相燕之行有日；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，而立歸武臣；此理而諭之也。子貢以內憂發田常，而齊不得伐魯；武公以麋鹿將頃襄，而楚不敢圍郢，魯運以烹噴灌垣衍，而魏不果帝秦；此勢而禁之也。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，而劉澤封；未建以富貴餌閻籍，而辟陽赦；鄒陽以愛幸悅長君，而梁王釋；此利而誘之也。蘇秦以牛後羞韓，而惠王按劍太息；范雎以無王恥秦，而昭王長跪請教；酈生以助秦凌漢，而沛公破沛聽計；此激而怒之也。蘇代以土偶笑田文，楚人以弓繳感襄王，劇通以娶婦悟齊相，此隱而諷之也。五者相傾險談之論，雖然，施之忠臣，足以成功。何則？理而諭之，主雖昏必悟；勢而禁之，主雖驕必懼；利而誘之，主雖怠必奮；激而怒之，主雖庸必立；隱而諷之，主雖暴必容，悟則明，懼則恭，奮則勤，立則勇，容則寬，致君之道盡於此矣。吾觀昔之臣，言必從，理必濟，莫若唐魏鄭公，其初實學縱橫之說，此所謂得

其術者歟？噫！龍逢比干，不獲稱良臣，無蘇秦張儀之術也。蘇秦張儀，不過爲游說，無龍逢比干之心也。是以龍逢比干，吾取其心，不取其術；蘇秦張儀，吾取其術，不取其心，以爲諫法。

(七) 鼎峙之形勢情

形勢情三者，迥爲策事之其幹，如鼎之有三足，決其一則不可以立，故爲最專類，三者須相需並重，有一不迭，不可謂備。事之發也，三者無備乃可成；事之卒也，二者見明則弭禍；事雖萬端，其理一也。是故事之所以成也，其或策之符於形，其或策之同於勢，其或策之合於情；事之所以敗也，其或誤之於其形，其或背之於其勢，其或謬之於其情；勿係之以迹，勿主之以固，順斯三者而操縱之，以此立說，夫然後可。故荀悅曰：「夫立策決勝之術，其要有三：一曰形，二曰勢，三曰情。故策同事等，而功業者，三術不同也。初，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，自爲對黨，鄭生亦說漢王，所以說者同，而得失異者。陳涉之起，天下皆欲亡秦。而楚漢之分，未有所定。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，故立六國於陳涉，所謂多己之黨

、而益秦之敵也。且隨其勢奪天下之地也。所謂取非其所、以與於人、行其所而獲實福也。立六國後於漢王。所謂當己之有、而以資敵、彼虛名而受實禍也；此同事而異形者也。及宋義待秦趙之變、與昔下鼎剪虎同說者也，施於戰國之時，鄰國相攻，無臨時之急，則可也。戰國之立，其日久矣。一戰勝敗，未必以存亡也，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，進乘利，退自保，故累力待時，乘敵之變，其勢然也；今楚趙所起，其與秦勢不並立，安危之變，呼吸成變，進則定功，退則受禍，此同事而異勢者也。伐趙之役，韓信軍於泜水之上，而趙不能敗；彭城之難，漢王戰於睢水之上，士卒皆赴入睢水，而楚兵大勝。何則？趙兵出國迎戰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使有顧之心，無出死之計，韓信軍孤在水上，士卒必死，無有二心，此信之所以勝也；漢王身入敵國，計無高會，士為卒豫，戰心不固，楚以強大之威，而喪其國都，士卒皆有憤激之氣，救敗赴亡之急，以決一旦之命，此漢之所以敗也。且韓信選精兵以守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，項羽選精兵以攻，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。故曰：「權不可豫設，變不可先圖。」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設策之機也。』夫縱橫家之說於

人也，雖學論肆雖黃，修辭同水火，設未能明晰斯夫三者而變化之，將何以震動人主哉？是以蘇秦張儀、雖其學術係生於揣摩辨說之巧，人皆賤之，然其策劃之出，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，此形勢情三者所以爲游說之本也。

形

形者，已表現於外之事之形迹也。談辯事類，莫善於先察知其外形，因其形乃可以見其情。其情密則無形，故無從而懸測；其情疏則有形，可依迹以推故；故已悉露出形象之事，則須依其現形以應付之。形圓則圓理，形方則方應，若方柄圓鑿，必至形格勢禁，是以聖人之變，如水隨形，形平則平，形險則險。強弱大小，高低遠近，形雖不同，所以制形之方則一也。夫天下之禍，不患其有可觀之迹，而患其無可窺之形，有迹之可觀，雖甚愚怯，必加所以警備；無形之可窺，雖甚智勇，亦忽於防閑；理固然也。然已觀其形矣，而未嘗真知其爲僞形也，則從而應之，其害有甚於無形之可窺者，蓋治則能僞爲亂，勇則能僞爲怯，強則能僞爲弱，以此類推，甚難繁舉，是不可以不察也。不徒爲是，事之推形本無窮，有有常形

者，有無常形者，有常形者尙易辦，無常形者，一日之內，頃刻之間，離合取舍，其變萬端，一移踵瞬目，而事形易矣，此游說之士，所以如圓隨轉，應形於無窮，因諸此而自求之，乃所謂方略。

勢

勢，含有一種力量之行動之狀態也，其所含有之力量，乃係有所憑藉而來，故勢爲力量與行動二者相需而成。故地勢者，乃藉地之力量也；時勢者，乃藉時之力量也；專勢者，乃係事之演進，其本身已含有難移之力量，順其力量則易辦，改易其力量而逆之，則不易辦也；俗謂猛虎撲人難以回轉，善避虎者，求隨虎尾，蓋虎之撲人也奮猛，乃係含有極大力量之行動，以其譬喻於勢，則恰當甚焉，夫輕情而必上，重濁而必下，則天地不離勢也；寒極而反溫，熱極而反涼，則陰陽不離勢也，方者止而圓者行，則形器不離勢也；萬物莫不然，以此觀之，則凡順其勢者事易辦，逆其勢者事難成，故勢貴順使之也。然遇事度勢，必己方之勢與彼方之勢兩相權衡之，以大爲宗，彼已大則從己，勿坐讓以失機，人大則順人，勿螳螂

而奮臂。且勢隨事而成，故曰：事小，觀其勢則一也，大而行之，天下有天下之勢，小而言之，一局棋有一局棋之勢，勢之於事，既如母子相附而如此重要，則將何以明之，則莫若於以類分而究之也。故勢之種類，若依單一性以言之，則有鼎足之勢（附註一），騎虎之勢（附註二），犄角之勢（附註三），進餽之勢（附註四），走丸之勢（附註五），不兩立之勢（附註六），不可用之勢（附註七），不必用之勢（附註八），破竹之勢（附註九）。若依相對性以言之，則有強弱之勢（引文一），勇怯之勢（引文二），緩急之勢（引文三），分合之勢（引文四），主客之勢（引文五），輕重之勢（引文六），安危之勢（引文七），攻守之勢（引文八）。若夫李靖所論三勢（附註十）雖係言兵，然其精簡，不可不知。故縱橫家辨說事物，無不溝通任勢之理。

情

情，乃蘊藏於人內之情與蘊藏於物內之情而言。天下之人情同，而萬千之事情異，事之情也，或宜緩，或宜急，或宜動，或宜靜，或宜經，或宜權，或宜顯，或宜隱，或宜行，

或宜止，隨時而移，初無定期；人之情，不能察於其所不安，不能得於其所不樂；人之情，欲生而惡死，欲安而惡大，欲安而惡危，欲榮而惡辱，欲逸而惡勞；人之情，不能愛其所疑；人之情，不踰於山而賦於岳；人之情，弱則思奮，強則易懈；人之情，出言則欲聽，舉事則欲成；凡人皆然，永無變化。事之行也，人實發之，事情之如何也，人情實左右之，故人情綱也、事情目也，綱舉而目張，人情和而事情順，二者可合而不可分，故欲洞悉事情，必先練達人情。凡說人者，必先察被說者之情而明之，方可如何以成其說，然則如何始可得以察而明之？語曰：『以心度心，問不容針。』孔子曰：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若是者，則可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也。昔商鞅三說秦孝公，前二說不聽，後一說用者，前二，帝王之論，後一，霸者之議也。夫持帝王之論，說霸者之主，雖精見拒，更調霸說，雖感見受，何則？精遇孝公所不得，當遇孝公所欲行也，故說者不在善，在所說者善之，是猶子貢之說有義，野人不聽，馬國之說無方，而野人悅之，同其義也。由此觀之，不知其情，何以奏功。

「附註一」鼎有三足，故凡或參立之勢者，皆曰鼎足。「管子」：「吾三人之於齊國也，譬之鼎之有足也，去一焉，則必不立矣。」三人：管仲、鮑叔、召忽也。武涉往說齊王信曰：「天下共苦秦久矣，相與戮力擊秦，秦已破，計功割地，分土而王之，以休士卒。今漢王復與兵而東，侵人之分，奪人之地，已破三秦，引兵出關，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，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，其不知厭足，如是甚也！且漢王不可必，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，項王憐而活之，然得脫，輒倍約，復擊項王，其不可親信如此。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，爲之盡力用兵，終爲所禽矣！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，以項王尙存也。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，足下右投則漢王勝，左投則項王勝，項王今日亡，則次取足下，足下與項王有故，何不反漢，與楚連和，三分天下王之，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，且爲智者固若此乎？」

「附註二」騎虎之勢難下，喻事之不能終止也。「隋書獨孤皇后傳」：「使人謂高祖曰：『大事已然，騎虎之勢，必不得下，勉之。』」

「附註三」結成如騎角之勢，所以牽制敵方而便於攻守也。計有二者互爲騎角。前考後角，三方騎角，四面騎角等。如劉暉光初六年，使征北劉雅，鎮北劉策，次於汾陰，與石勒爲犄角之勢。又如高歡忿竇泰之死，即重進兵攻宇文泰，泰下令軍中就渭水架浮橋，即日渡渭，直抵沙苑，與東魏軍隔六十里，以便乘歡遠來，兜頭迎擊。時諸將有懼色，宇文深獨賀，曰：『歡鎮撫河北，甚得衆心，若據境自守，是難以圖。今懸軍渡河，非衆所欲。彼無非爲竇泰戰死，挾恨前來。今願假深一節，發王熊兵，截歡走路，前犄後角，使無遺類，是以賀之。』

「附註四」甌，盛水瓶也，居高屋之上而翻甌水，言其向下之勢易也。漢高帝六年十二月，人有上變事，告楚王信謀反，上問左右，左右爭欲擊之，用陳平計，乃僞遊雲夢，會諸侯於陳。楚王信迎，即因執之。是日大赦天下，田肯賀，因說高祖曰：『甚善！陛下得韓信，又治秦中。秦形勝之國，帶河山之險，縣隔山里，持戟百萬，秦得百二焉，地勢便利，其以下兵於諸侯，譬猶居高房之上，建甌水也。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，南有泰

山之圖，西有渭河之限，北有隔海之利，地方二千里，持戟百萬，騁臨千里之外，齊得十二焉，故此東西秦也，非親子弟，莫可使王齊矣。」

「附註五」丸善轉，置之阪上，則輕尤疾，喻得勢也。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，不可止遏者，在山不在石也。蓋走丸之勢，本乎險迅疾速，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。更可參考訓通說范

陽令徐公文。

「附註六」不能兩立之勢也。「三國志周瑜傳」孤與老賊，勢不兩立。

「附註七」陳亮鄧禹論「強弩之末，不能穿魯縞，勢不可用也。」

「附註八」陳亮鄧禹論「傷弓之鳥，可以虛弦下，勢不必用也。」

「附註九」破竹者於數節之後，即可迎刃而自解，無復著手也。「晉書杜預傳」杜元凱曰：「昔樂毅善濟西一戩，能并強齊。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，無復

著手，此勢也，勢不可失，乃東下建業，終滅吳。」

「附註十」李靖曰：「兵有三勢，將輕敵，士樂戰，志勝害去，氣等飄風，謂之氣勢。關山

狹路。羊腸狗門。一夫守之。千人不得。謂之通勢。因章立理。考性亂局。前管未舍。後軍半濟。謂之因勢。」

「引文一」蘇洵審勢文

天下之勢有強弱，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，勢強矣，強甚而不已則折；勢弱矣，弱甚而不已則屈；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，威與惠也。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，弱甚者惠盡而下不以爲德，故處弱者利用威，而處強者利用惠。乘強之威以行惠，則惠尊；乘弱之惠以養威，則威發而天下震懼；故威與惠者，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。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，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，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，何者？威竭而惠盡故也。故有天下者，必先審知天下之勢，而後可與言用威惠，不先審知其勢，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，末也。故有強而益之以威，弱而益之以惠，以至於折與屈者，是可悼也！譬之一人之身，將欲乳藥餌石，以養其生，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，而投之以藥石。藥石之陽而投之陰，藥石之陰而投之陽，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，苟不能先

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，能以陰攻陰，以陽攻陽，則陰者固死於陰，而陽者固死於陽，不可救也，是以善其身者，先審其陰陽；而善制天下者，先審其強弱，以爲之謀。昔者周有天下，諸侯太盛，當其盛時，大者已有地五百里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，其勢爲弱；秦有天下，散爲郡縣，聚爲京師，守令無大權柄，伸縮進退，無不在我，其勢爲強。然方其成康在上，諸侯無小大，莫不臣伏，弱之勢未見於外，及其後世失德，而諸侯禽奔獸遁，各固其國，以相侵攘，而其上之人卒不悟，區區守姑息之道，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，是謂以弱政濟弱勢，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；秦自孝公，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，及其子孫已併天下而亦不悟，專任法制以斬蕘平民，是謂以強政濟強勢，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；周拘於惠而不知權，秦勇於威而不知本，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。

「引文二」趙蕤勢略文

孫子曰：「勇怯勢也，強弱形也。」又曰：「水之弱至於浮石者勢也。」何以明之？昔曹公征張魯，定漢中，劉攄說曰：「明公以步卒五千，討誅董卓，北破袁紹，南征劉表

，九州百郡，十并其八，威震天下，勢傾海外。今舉漢中，蜀之望國。彼膽失守，推此而前，蜀可傳檄而定也。劉備，人傑也，有智而遲，得空日淺。蜀人未恃，今破漢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勢自傾。以公之神明，因其傾而壓之，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，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，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，蜀人既定，據險守要，則不可犯也。今不取必爲後患。」曹公不從。居七日，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備斬之而不能禁也，曹公延辟問曰：「今尙可擊否？」噤曰：「今已小定，未可擊也。」又太祖爭呂布，至下邳，布敗，固守城，攻不拔，太祖欲還，荀攸曰：「呂布勇而無謀，今三軍皆北，其銳氣衰，三軍以將爲主，主衰則軍無奮意。夫陳宮有智而遲，今及布氣之未復，宮謀之未定，進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」乃引沂泗灌城，城潰，生擒布。以此觀之，當是時雖諸葛亮之智，陳宮之謀，呂布之勇，關張之勁，無時用矣。此謂勇怯勢也，強弱形也。故兵有三勢，善戰者恒求之于勢。勢之來也，食其綏頰下齊七十餘城。謝石沂泗灌秦百萬之衆；勢之去也，項羽有拔山之力空泣虞姬，田橫有負海之強終然刎頸。故曰：戰勝之威，人百

其情；敗兵之卒，沒世不復。故水之弱至於漂石，此勢略之要也。

「引文三」儲青堂明太祖既克金陵，不首攻兩淮，圖中原而先取浙東諸郡論

英雄之職業也。一舉而兩無遺算，此最鎮識也。存其自取之情勢，審其敵人之情勢，審其敵遠近之情勢。又審其強弱之情勢。孰緩致，孰急取。定之淺先，策之臨事。一著不亂，如卷收債，有出乎常人之所不出，有出乎英雄之所必出。其大指亦曰定可立之基，以併其近者；為可退之謀，以規其遠者而已。何以言之。明太祖之既定金陵也。未聞圖渡兩淮北首中原，而輒出昱嶺取浙東諸郡，亟亟從奪，其意蓋確有所緩急也。顧氏方輿紀要之論曰：『浙西者，吳之所有也；江西者，漢之所有也。昱嶺慶元之壤，東惟國珍據之；八閩漳泉之地，南則友定據之；惟浙東諸郡，實界錯其間。設再為賊有，則羣雄交合，東南勢危矣。故急其所急，張陳方陣，即一時中變兩辟息也。』其說雖矣。然敢申言之，以盡明祖審形勢之指。夫渡滁金陵之業，立乎四維之勢，雖愚者亦知難以安矣，不取婺衢處諸地，無以植足，取婺衢處地，即為進併四維之漸，吾得曰取浙東所以定

可立之基以併近；崛起下游，失勢便，不務堅固根本，欲空勞遠駕，鮮不敗衄，故取浙東在併東南，東南歸併，然後北邁，如是雖不能進，已有可退，吾得曰取浙東所以爲可退之謀以規遠。是以其初也，友諒士誠在肘腋，欲擊之而不遽擊也，猶欲養全銳也；國珍友定處後路，欲吞之而不遽吞也，猶欲留緩着也；及至浙東，則不暇觀望，決然取之，脫有不及，爲他人所得，則非有豈述聯絡之謀，必有孫劉同盟之事，暨乎定後而斷吳右臂，虛漢左腋，盛國珍脊背，撤友定屏蔽，一舉而掣四敵，東南之基定矣。如是即不圖中原亦可立，即圖中原不勝亦可退。英雄之舉事，無遺算也蓋如此！夫奕無定局也，兵無成法也，必謂起西北可以併東南，起東南可以併西北，此趙括之父書耳。基有可立，敗有可退，亦何在不可以創業乎？故必審夫情勢之宜，然後可與論用兵之緩急，不然，東南未併，先圖中原，韓林兒角於前，張陳方陳躡於後，進無可據，退無可守，緩急稍異其用，則明之爲明，未可知矣？

「引文四」王崑繩項羽論

天下之勢有分合，勢分者敗，勢合者成。勢分則勝，勢在人；勢合則勝，勢在我。壯士搏戰，腹心被創，則手足不能運，腹心無虧，縱有所傷，終可反戈以取勝。秦滅六國，威振夷夏，二世而亡，說者謂三代勢衆，秦勢孤，勢衆力強，勢孤力弱，然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，二十七年死沙邱，二世元年，山東遂亂，十餘年間，其精銳勇健，豈遂無餘？即孤特獨立，而自威強自足恃，陳勝吳廣數百輩，何足慮者！吾於是嘆章邯平分合之勢者也！陳勝起兵，不數月破滅，而田儋起齊，武臣據趙，韓廣自立爲燕王，項梁起江東，引兵西渡，自關以東，無處非亂，於是勝廣雖亡，而天下大勢已分矣。雖然，人之勢合，能使之分；己之勢分，能使之合。項梁之渡江而西也，合以鯨布陳嬰，衆遂數萬，而章邯以全力圖之，梁遂敗死，邯於是引兵渡河，北擊趙。或曰，「章邯既破項梁，楚人震恐，因其勢而乘之，楚地可定，乃釋楚擊趙，以致鉅鹿之敗，而遂以亡秦，烏在其知分合之勢也？」曰，不然，諸侯莫強於楚，而莫重於趙，項梁雖死，楚兵固未大滅，項羽以梟雄之姿，佐以沛公之明略，內有范增張良爲之謀，外有英布樊噲諸猛將

，并力合志，而各自爲戰，章邯固未必得志於楚，而趙踞河北，阻漳河之險，據井陘之固，障蔽幽燕，控三齊而引韓魏，是時李良殺武臣，張耳陳餘立趙歇，國勢未固，使邯攻楚不拔，曠日挫勢，然後引而北向，則楚躡其後，齊擊其胸，而趙人心附，險要守，不可復窺，燕齊楚趙合從，唇齒相應援，而邯進退失據，一戰而敗，則坐成擒，豈所以分諸侯之勢乎？嗟乎！首難者雖陳勝，滅秦者項王也；入關者雖沛公，滅秦者項王也；章邯既已破楚，乃留楚爲後圖，而乘破楚之威，因趙新立，以疾擊其無備，趙王敗走鉅鹿，邯於是日夜圍攻；諸侯兵救趙者十餘壁，莫敢縱，使邯破趙，定河北，則燕代無齊楚，齊楚無燕代，傳檄燕代，不血刃而可定，席卷三齊，不終朝而可拔；然後旌麾南指，捲甲直造彭城，雖有智者，不能爲楚謀矣。項羽乃矯殺宋義，悉引兵渡河，沉船破釜，與秦兵九戰，大破之，虜其將王離，章邯引卻，遂救鉅鹿存趙，夫然後諸侯之勢合，夫然後秦之勢分，而諸侯不可以復制，是項王鉅鹿之戰，非特存趙，實所以轉敗爲成，而合天下之勢者也。彼楚漢相拒於滎陽，韓信乘間定河北，先滅趙，次滅代，燕望

風而服，齊不戰而潰，於是西楚之勢孤，而漢之帝業立。故黃歇說秦昭王，服韓魏而注地於齊，則燕趙齊楚，不待痛而自服。蘇轍論六國，亦以四國當助韓魏拒秦，則秦不能得志於天下。何哉？韓魏爲天下之中，秦得之則六國之勢分，諸侯得之則六國之勢合。

趙於秦楚之際，亦戰國之韓魏也，使章邯擊趙而無項羽，則天下之平久矣。嗚乎！能合諸侯之勢以亡秦，不能自合其勢以亡漢，英雄之士，所爲撫膺長太息者也！語曰：「善始者不必善終。」其項王之謂乎？

「引文五」胡林翼評諸葛亮圍攻陳倉說

攻者不足，守者有餘，尙論其才，則全城卻敵者，其才非優於攻者也，客主之勢異耳。故曰用兵之術，攻城最下。

「引文六」李季可識輕重說

漢高祖微時，貪財好色，方其爲亭長，所得亦幾何；及入秦宮，天下財色之都會也，而府庫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所謂識輕重，宜卒有天下也。

周惇頤勢說

天下勢而已矣！勢，輕重也，極重不可反，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。反之，力也；識不早，力不易也。力而不競，天也；不識不力，人也。天乎？人也。何尤？

「引文七」賈誼陳政事疏

爲人主計者，莫如先審取舍，取舍之極定於內，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，安者非一日而安也，危者非一日而危也，皆以積漸然，不可不察也。人主之所積，在其取舍，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，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，刑罰積而民怨背，禮義積而民和親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。或道之以德教，或毆之以法令；道之以德教者，德教洽而民氣樂，毆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極而民風哀，哀樂之感，禍福之應也。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，與湯武同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，六七百歲而弗失；秦王治天下，十餘歲則大敗；此無它故矣，湯武之定取舍審，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。夫天下大器也，今人之置器，置諸安處則安，置諸危處則危；天下之情，與器無以異，在天子之所置之。湯武置

天下於仁義禮樂，而德澤洽，禽獸草木廣裕，德被蠻貊四夷，累子孫數十世，此天下所共聞也；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，德澤無一有，而怨毒盈於世，下憎惡之如仇讎，禍幾及身，子孫誅絕，此天下之所共見也。是非其明效大驗耶？人之言曰：「聽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觀之，則言者莫敢妄言。」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罰，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！

「引文八」賈誼過秦論

秦孝公據殽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窺周室；有席卷天下，包舉宇內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，商君佐之，內立法度，務耕織，修守戰之備；外連橫而鬪諸侯。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既沒，惠王武王，蒙故業，因遺策，南兼漢中，西舉巴蜀，東割膏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；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；合從締交，相與爲一。當是時，齊有孟嘗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，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尊賢重士，約從離衡。

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。於是六國之士，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，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，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，嘗以十倍之地，百萬之衆，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，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；秦無亡矢遺鏃之費，而天下諸侯已困矣！於是從散約解，爭割地而奉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敵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萬，血流漂鹵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；強國請服，弱國入朝。延及孝文王莊襄王，享國日淺，國家無事。及至秦王，續六世之餘烈，振長策而御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權拊以鞭笞天下；威振四海，南取百越之地，以爲桂林象郡；百越之君，俛首係頸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，卻匈奴七百餘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；墮名城，殺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鋒鑄鏹；以爲金人十二，以弱黔首之民；然後斬華爲城，因河爲池，據億丈之城，臨不測之谿，以爲固；良將勁弩，守要害之處；信臣精卒，陳利兵而謹何！天下已定，秦王之心，自以

爲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秦王既沒，餘威震於殊俗，陳涉蠶靡繩樞之子，眊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；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墨翟之賢，陶朱猗頓之富，躡足行伍之間，而倔起什伯之中，率罷散之卒，將數百之衆，轉而攻秦，斬木爲兵，揭竿爲旗，天下雲集響應，贏糧而景從；山東豪俊，遂並起而亡秦族矣！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，自若也；陳涉之位，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；鉏耰棘荆，非鏖於勾戟長鍛也；誦戍之衆，非抗於九國之師；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，非及嚮時之士也；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。試使山東之國，與陳涉度長絜大，比權量力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；然秦於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權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餘年矣；然後以六合爲家，殽函爲宮，一夫作難而七廟墮，身死人手，爲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

第三章 縱橫家必具之條件

第一節 奔競之精神

孟子曰：「鷄鳴而起，孳孳爲義者，舜之徒也；鷄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跖之徒也。」姑無論或舜徒或跖徒，或爲義或爲利，必欲其有成，則其奔競勞碌，將皆難以獲免。仲尼周歷列國，孟軻游於齊梁滕薛之間，仁義固不易行；而竝高跋涉於晉鄭之塗，不韋往來於秦趙之地，則貨利之取，豈得謂易。至於縱橫之士，多係嗣隙乘間，游說畫策，以建他人之成功，借以搏得利澤，故奔競之精神，迺屬首要。如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成，度楚王不足事，而六國皆弱，無可爲建功者，欲西入秦，辭於荀卿曰：「斯聞得時無怠，今萬乘方爭時，游者主事，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稱帝而治，此布衣馳騁之時，而游者之秋也。處卑賤之位，而計不爲者，此禽鹿視肉，人面而能彊行者耳！故詭莫大於卑賤，而悲莫甚於窮困，久處卑賤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而惡利，自託於無爲，此非士之情也。故斯將西說秦王矣。」虞卿辭厲擔簦，一見趙王，賜白璧一雙，黃金百鎰；再見，拜爲上卿；三見，卒受相印，封萬戶侯。

蘇秦出游數歲，大困而歸，期年，求說周顯王，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，皆少之，弗信；乃西至秦，說秦惠王，弗用；乃東之趙，趙相奉陽君弗悅之；去游燕，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，燕文侯始請以國從。蔡澤干諸侯小大甚衆，不遇；去之趙，見逐；入韓魏，遇奪釜鬲於塗；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，皆負重罪於秦，應侯內慚，乃西入秦，將見昭王，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，借以見說，卒爲秦客卿。百里奚少時家甚貧，流落不偶，出游以干諸侯，嘗之齊，齊不用；又之周，周不用；又轉而之他；後歸虞，事虞公爲大夫。主父偃游齊諸生間，莫能厚遇，齊諸儒生相與排擯，不容於齊；迺北游燕趙中山，皆莫能厚遇，爲客甚困；漢孝武元光元年，以爲諸侯莫足游者，乃西入關見衛將軍，衛將軍數上言，上不召，資用乏，留久，諸公賓客多厭之，乃上書闕下，朝奏，暮召入見。以上六人皆縱橫家之佼佼者，觀虞卿與李斯，其成功固屬順易，然蘇秦蔡澤百里奚主父偃奔競於數國之間，困阨艱辛，可謂良苦，雖能終歸於奏功，豈易也哉！當其干謁造請夤緣連絡，則更難言矣！故何思澄每宿夕作名刺一束，侵曉命駕朝賢，無不狎處，所齎名刺，一束必盡。人方之樓護；楊光遠不識忌諱，游謁于索

，未嘗自足，常遭打辱，人多鄙之爲不減千層鐵甲。至於劉魯風爲典謁者所阻，賦詩有『無錢乞與韓知客，名紙毛生不爲通』句；李清臣謁魏公侄，吏報大祝方寢，題壁有『白衣老吏慢寒儒』句；以及呂蒙正李觀俱有『十謁朱門九不開』之詩句；雖則不免憤激，然觀其奔競之精神，可嘆觀止矣！

第二節 進身之引介

凡人。初識其家族，繼識其鄰里鄉黨，再則親戚朋友，自非處境特異，則莫不皆然，若歷階而升，浸潤漸澤，勢所然也。古人以出交天下士爲美，設非孤立特行，巖谷陋巷，固步自封，而志求于世者，則游知廣交，乃所必要。語曰：『百足之蟲，雖死不僵。』又曰：『買賣不與道路爲仇。』於事譬猶是也。世間無論何種事業，亦難逆觀於此，況橫縱家專以游說干澤爲事，所與公卿權要，未必其初自識之也，則其所以得能造請，率多輾轉資緣，方可達其攀附。如（一）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，求賢者，將修穆公之業，東復侵地，迺遂西入秦，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。（二）范雎游說諸侯，欲事魏王，家貧，無以自資，乃

先事魏中大夫須賈；後又使鄭安平詐爲卒，侍王稽，得以入秦說昭王。（三）李斯至秦，求爲秦相。呂不韋舍人，不韋賢之，任以爲郎，因以得說秦王。（四）鄭食其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，沛公麾下騎士，適酈生里中子。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，騎士歸，酈生見，謂之曰：「吾聞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願從游，莫爲我先，若見沛公，謂曰：『臣里中有酈生，年六十餘，長八尺，人皆謂之狂生，生自謂我非狂生。』」騎士曰：「沛公不好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輒解其冠，溲溺其中，與人言，常大罵，未可以儒生說也。」酈生曰：「弟言之！」騎士從容言，如酈生所誠者。沛公至高陽傳舍，使人召酈生。以上數者，皆此類也。又若伊尹之以宰烹要湯，鄭注以醫結襄陽節度李愬，黃歇韓非嚴安徐樂等以書說，則殊途而同歸。至若魏勃少時，欲求見齊相曹參，家貧，無以自通，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，相舍人怪之，以爲物而伺之，得勃，勃曰：「願見相君無因，故爲子掃，欲以求見。」於是舍人見勃，曹參因以爲舍人，一投參御，言事，參以爲賢，言之齊悼惠王，王召見；拜爲內史。是又進身引介之巧奪天工者也。

第三節 賈術之技巧

語曰：「因媒而嫁，而不因媒而成；因人而交；不因人而親。」又曰：「人惟舊，器惟新，昆弟世疎，朋友世親。」此乃交際之理，人之情也。人於遍游四方，所以得交天下士，不外輾轉以求；辛勞而獲，然徒交而不親，此大費也、又何益焉？夫既交而又親之，其道豈易言哉！然求其所以事半功倍者，則莫若於賈術，此言雖不免憤激，雖不免駭人聽聞，若實際而考究之，則昭然若揭矣！竊嘗考之，凡結交權要，其內心多以爲商品視之，若認某一商品可以贏利，於是苞苴直焉，賄賂焉，游宴焉，是皆其購買術也，否則何能交而親之？夫商人之所謂成交者，係以投資而購入貨物也，若僅視某貨有利而不投資購買，則又何利之有？以是商人購貨之成交，與結交權貴之成交，方術雖有不同，而內旨則一也。始翟公爲廷尉，賓客闐門，及廢，門外可設雀羅，翟公復爲廷尉，賓客欲往，翟公乃大署其門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，一賤一富，乃知交態，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孟嘗君爲齊相，賓客盡至，及其廢黜，賓客盡去，後復爲相，客又至，曰：『客何面目見文乎？』」客曰：『市朝則滿，夕則

虛，非朝愛而夕憎之，求存故往，亡故去，富貴多士，貧賤寡友，事之固然。』故廉頗客曰：『天下以市道交，君有勢則從君，無勢則去，此固其理也。』司馬遷曰：『夫以汲黯之賢，有勢則賓客十倍，無勢則否，況衆人乎？』吾人觀於此，庶可豁然貫通矣！夫交游若商賈，自昔已然，固無所疑。至於運用之或善或惡，或闢或缺，或成或敗，則端賴其技術之巧拙如何耳。昔劉鴻勳之奇貨可居論曰：『昔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，見異人自慶曰：『此奇貨可居！』夫謂之奇貨者，必天下不恆有之珍物也。異人乃秦太子之子，夏姬所生也，爲質於趙，瓊瓊一喪家之子，不韋胡爲目之爲奇貨，又胡爲而曰可居。蓋至戰國時，大道不明，功利是尚，其圖謀進取者，多出賈術，君度其臣可與共功，則以臣爲奇貨，縣爵祿以賈之；臣度其君可以同利，則以君爲奇貨，設智術以賈之，顧其術有巧拙耳。百里奚飯牛以霸秦，秦稱賢相，必首五穀大夫，此良賈也，范蠡知勾踐可以同憂，不可以共樂，卒去爲陶能積能散，此智賈也；伍員大夫種，材能收之，而智不能散，此愚賈也；若不韋爲陽翟大賈，得異人爲奇貨，乃良賈耶？智賈耶？抑愚賈耶？余以爲非良非愚，始爲智賈，而終爲貧賈也，何也

？始焉而異人以千金西游，說華陽夫人，而嗣子得嗣矣，獻部訛姬而呂子生矣，祖龍踐祚而呂子受命矣，信哉貨之奇也！信哉可居也！用術用技，莫巧於此，謂之智賈亦可。終焉爵封文信侯矣，號稱仲夫矣，得壟斷而登之，盡天下之利，網之於已矣，而乃不知止，卒徒蜀自殺，畢竟是貪心所使，謂之貪賈非耶？』觀於此，庶可舉一反三，懲一警萬，夫以國爲貨，則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；以官爲貨，則宋季雅以金錢一千賀呂僧珍生子得刺衡州；若此之例，罄竹難書。是以應侯以三千金關天下之士，尉繚以三十萬金盡諸侯，陳平因之，功昭日月。亡筮得魚，信不誣也！故杜預數餉洛中權貴，乃非所以求益；潘在廷以財結權豪，原不過欲其勿以冷語冰人；大勢所趨，賢者不免。再觀郭崇韜頗受藩鎮餽遺，欲安其心者，即可知之。而誦張樹聲之杜絕苞苴示，中興之盛，猶不能免，悲夫！

第四節 談辯之姿態

談辯之間，亦須具談辯之姿態，方能自重而令被說者悚然起敬。因談說譬若對敵然，必以氣勝之，是以儀態須大方也，氣度須雍容也，禹步須有度也，精神須飽滿也，乃皆所必要

者，至若僂促扭捏，局趣如轅下駒，羞慚若小家女，貌不甚氣，言不甚辭，所最忌而亟宜修正者，夫如是則說客之風流概具焉。蓋內重則外自輕，己高則彼方低，故孟軻曰：『說大人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，堂高數仞，楹題數尺，我得志弗爲也；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弗爲也；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我得志弗爲也；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，在我等皆古之制也，吾何畏彼哉？』昔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，抵掌而談；王猛被褐謁桓溫於關中，一面談當世之事，捫盞而言，旁若無人；而邢邵乃擇盞而談，更屬難能而可貴者。然狎甚則相簡，莊甚則不親，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，其莊足以成禮也，曾參此言，尤當書紳而永誌。夫孟子見齊王，乃曰望之不似人君；秦王窺趙主父，怪爲非人臣之度；息夫躬容貌壯麗，爲衆所異；江充爲人魁岸，容貌甚壯，帝望見而異之；姿態之於人，自昔已爲至要，更何況於談說之時哉？諺曰：『大英雄能本色，真才子自風流。』曾國藩曰：『功名看氣度，富貴看精神。』良有以也！

附張樹聲小傳及杜絕苞苴示原文

樹聲，字振軒，清合肥人，同治間領淮軍從李鴻章，轉戰江蘇浙江屢有功，累官至兩廣總督直隸總督，法越之役，命赴廣東治軍防海，卒於軍，諡靖遠。樹聲善官文書，在軍在官，決事有程，不廢記覽，於淮軍中稱儒將；此示係官兩廣總督時事也。其原文曰：『照得：本部堂莅任後，節經諭禁致送門包及私行餽納等事，並與本署巡捕門印簽押約法三章，概不許收受珍寶禮物，張示客座，想已週知。特恐日久懈生，或致有蹈前項等弊，合再切諭，以後凡遇三節兩生日，及各屬員謝委赴任等事，如昔年所稱巡捕敬禮家丁門包各名目，一律禁革，至本署文武各巡捕及家丁人等，當差清苦，自宜體恤其私，已由本部堂酌給薪水，以資辦公，俾不至有身家之累，除已嚴飭該巡捕家丁人等凜遵節次諭禁，如有私相授受，定即嚴究不貸外，凡我僚屬，當共體此意，毋得濫有所與，致負諄諄告誡之本衷，是所大願！本部堂服官二十年，宦遊南北，每念德薄能鮮，叨竊非分，常愧上無以酬報國恩，下無以表率僚屬，惟此兢兢介節，願與諸君子共勉之！本部堂或稍籍免於愆尤焉。』

第四章 縱橫家游說略傳

縱橫家分專以縱橫學名家及兼以縱橫學名家之二種，專以縱橫學名家者，如蘇奏，張儀，蘇代，蘇厲，陳軫，公孫衍，范雎，蔡澤，游騰，蒯通，安期生，主父偃，袁悅之，等是；兼以縱橫學名家者，如尉繚以兵家，呂不韋以商賈，虞卿李斯陸賈婁敬以儒術，商君韓非，晁錯以刑名，鄒陽枚乘以文學，韓安國以雜家；黃歇諸葛亮以博通，等是。至其游說之方式，則又分面說書說代說三種，此不過依當時情況以定。然自鬼谷先生以下，無慮千百家，甚難網羅淨盡，且從來亦無統系之載述，考覈頗多不易，以是僅將戰國漢晉時代之顯著者，略載數十家，借資參攷而已。

一 鬼谷先生

鬼谷先生，楚人，生於周世，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，因以自號，無鄉族里姓名字，長於養生治身，蘇秦張儀往見之，先牛曰：『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。』儀秦乃齊戒而從之學縱橫

術，授以搏園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，及轉園本經持樞中經等篇。乃掘地爲坑曰：「下說令我泣，出則耐分人君之地。」蘇秦張儀悲說坑中，鬼谷先生泣下沾襟。在世數百歲，後不知所之。

二 蘇秦

蘇秦，字季子，東周洛陽人，東事師於齊，而習之於鬼谷先生，出游數歲，大困而歸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，曰：「周人之俗，治產業，力工商，逐什二以爲務，今子釋本而事口舌，困不亦宜乎？」蘇秦聞之而慚，自傷，乃閉室不出，出其書遍觀之，曰：「夫士業已屈首受書，而不能以取尊榮，雖多亦奚以爲！」於是得周書陰符，伏而讀之，期年以出揣摩，曰：「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。」求說周顯王，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，皆少之，弗信。乃西至秦，秦孝公卒，說惠王曰：

「秦，四塞之國，被山帶渭，東有闕河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馬，此天府也，以秦士民之衆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吞天下，稱帝而治。」

秦王曰：毛羽未成，不可以高蜚，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兼。『方誅商鞅，疾辯士，弗用。乃東之趙，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，號奉陽君，奉陽君弗說之。去游燕，歲餘而後得見，說燕文侯曰：

『燕，東有朝鮮遼東，北有林胡樓煩，西有雲中九原，南有噤沱易水，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六千匹，粟支數年，南有碣石鴈門之饒，北有棗栗之利，民雖不佃作，而足於棗栗矣，此所謂天府者也。夫安樂無事，不見覆軍殺將，無過燕者，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，以趙之爲蔽其南也，秦趙五戰，秦再勝而趙三勝，秦趙相斃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後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踰雲中九原，過代上谷，彌地數千里，雖得燕城，秦計固不能守也，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趙之攻燕也，發號出令，不四十日，而數十萬之軍，軍於東垣矣，渡噤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，故曰：秦之攻燕也，戰於千里之外；趙之攻燕也，戰於百里之內；夫不憂百里之患，而重千里之外，計無過於此者！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，

天下爲一，則燕國必無患矣。」

文侯曰：「子言則可，然吾國小，西迫強趙，南近齊，齊趙強國也，子必欲合從以安燕，寡人請以國從。」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，而奉陽君已死，即因說趙肅侯曰：

「天下卿相大臣，及布衣之士，皆高賢君之行義，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，雖然，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，是以賓客游士，莫敢自盡於前者，今奉陽君損館舍，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，臣故敢進其愚慮。竊爲君計者，莫若安民無事，且無庸有事於民也，安民之本，在於擇交，擇交而得，則安民，擇交而不得，則民終身不安，請言外患：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，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，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，故夫謀人之主，伐人之國，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，願君慎勿出於口，請別白黑，所以異陰陽而已矣，請誠能聽臣，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，齊必致魚鹽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園，韓魏中山，皆可使致湯沐之奉，而貴戚父兄，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；封侯貴戚，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；今君高拱而兩有之，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。今大王

與秦，則秦必弱韓魏；與齊，則齊必弱楚魏；魏弱，則割河外。韓弱，則效宜陽。宜陽效則上郡絕，河外割則道不通，楚弱則無援，此三策者，不可不執計也！夫秦下軹道，則南陽危，劫韓包周，則趙氏自操兵，據衛取淇卷，則齊必入朝秦，秦欲已得乎山東，則必舉兵過轡趙矣；秦甲渡河，踰漳，據番吾，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；此臣之所爲君患也！當今之時，山東之建國，莫強於趙，趙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數年，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東有清河，北有燕國，燕固弱國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於天下者，莫如趙，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，何也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。然則韓魏，趙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韓魏也，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蠶食之，傳國都而止，韓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於秦，秦無韓魏之規，則禍必中於趙矣，此臣之所爲君患也！臣聞堯無三夫之分，舜無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，禹無百人之聚，以王諸侯，湯武之士，不過三千，車不過三百乘，卒不過三萬，立爲天子，誠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，內度其士卒賢不肖，不待兩軍相當，而勝敗存亡之機，同已形於胸中矣，豈掩於衆人之

言，而以冥冥決事哉。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，諸侯之地，五倍於秦，料度諸侯之卒，十倍於秦，六國爲一，并力西鄉而攻秦，秦必破矣；今西面而事之，見臣於秦，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，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，豈可同日而論哉！夫衡人者，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，秦成，則高臺榭，美宮室，聽竽瑟之音，前有樓闕軒轅，後有長姣美人，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。是故夫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，以求割地，故願大王執計之也！臣聞明主絕疑去讒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黨之門，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，臣得陳忠於前矣。故竊爲大王計，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，以畔秦，令天下之將相，會於涇水之上。通質，刳白馬而盟，要約曰：「秦攻楚，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，韓絕其糧道，趙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韓魏，則楚絕其後，齊出銳師而佐之，趙涉河漳，燕守雲中；秦攻齊，則楚絕其後，韓守成臯，魏塞其道，趙涉河博關，燕出銳師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則趙守常山，楚軍武關，齊涉渤海，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；秦攻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清河，燕出銳師以佐之；諸侯有不如約者，以五國之兵共伐之。」

「六國從親以資秦，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，以害山東矣，如此，則霸王之業成矣。」

趙王曰：「寡人年少，立國日淺，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，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諸侯，寡人敬以國從。」乃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綺千純，以約諸侯。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詐於秦，惠王、惠王使犀首攻韓，禽將龍賈，取魏之雕陰，且欲東兵，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，乃激怒張儀，入之於秦，於是說韓宣惠王曰：

「韓，北有鞏洛成臯之固，西有宜陽商阪之塞。東有宛濮洧水，南有陲山，地方九百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天下之強弓勁弩，皆從韓出，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，皆射六百步之外，韓卒超足而射，百發不暇止，遠者括蔽洞胸，近者鏑穿心，韓卒之劍戟，皆出於冥山，棠谿墨陽，合鄆鄧師宛馮籠淵太阿，皆陸斷牛馬，水截鵝雁，當敵則斬堅甲鉄幕，革抉拔芮芮，無不畢具。以韓卒之勇，被堅甲，蹠勁弩，帶利劍，一人當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韓之勁，與大王之賢，乃西面事秦，交臂而服，羞社稷而爲天下笑，無大於此者矣！是故願大王熟計之。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陽成臯，今茲効之，明年又復求割地，與則無地以

給之，不與，則棄前功而受後禍，且大王之地有盡，而秦之求無已，以有盡之鄉。而遊無已之求，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，不戰而地已削矣。臣聞鄙諺曰：「寧爲鷄口，無爲牛後。」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異於牛後乎？夫以大王之賢、挾強秦之兵，而有牛後之名，臣竊爲大王羞之！」

於是韓王勃然作色，攘臂瞋目，按劍仰天太息曰：「寡人雖不肖，必不能事秦。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，敬奉社稷以從。又說魏襄王曰：

『六王之地，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；東有淮潁無胥，西有長城之界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，地方千里，地名雖小，然而田舍廬廡之數，曾無所芻牧，人民之衆，車馬之多，日夜行不絕，鞞鞞殷殷，若有三軍之衆，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，然衛人悼王交強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不顧其禍。夫挾強秦之勢，以內劫其主，罪無過此者！魏，天下之強國也。王，天下之賢王也，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稱東藩，築帝宮，受冠帶，祠春秋，臣竊爲大王恥之！臣聞越王勾踐，戰傲卒三千人，禽夫

差於千途。武王卒三千人，革車三百乘，制紂於牧野。豈其士卒衆哉，誠能奮其威也。今竊聞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萬，蒼頭二十萬，奮擊二十萬，廝徒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五千匹，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，今乃聽於羣臣之說，而欲臣事秦。夫事秦，必割地以効實，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。凡羣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姦人，非忠臣也。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，以求外交，偷取一時之功，而不顧其後，破公家而成私門，外挾強秦之勢，以內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願大王熟察之！周書曰：「繇繇不絕，蔓蔓乃何？毫釐不伐，將裏斧柯。」國慮不定，後有大患，將奈之何？大王誠能聽臣，六國從親，專心并力壹意，則必無強秦之患。故敵邑趙王使臣効愚計，奉明約，在大王之詔詔之。

魏王曰：「寡人不肖，未嘗得聞明教，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，敬以國從。」因東說齊宣王曰：

「齊，南有泰山，東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此所謂四塞之國也。齊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粟如邱山，三軍之良，五家之兵，進如鋒矢，戰如雷霆，解如風雨。

，即有軍役，未嘗倍泰山，絕清河，涉渤海也。臨菑之中七萬戶，臣竊度之，不下戶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萬，不待發於遠縣，而臨菑之卒，固已二十一萬矣。臨菑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，彈琴擊筑，鬪鷄走狗，六博蹋鞠者。臨菑之塗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連衽成帷，舉袂成幕，揮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氣揚，夫以大王之賢，與齊之強，天下莫能當，今乃西面而事秦，臣竊爲大王羞之！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爲與秦接境壤界也，兵出而相當，不出十日，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。韓魏戰而勝秦，則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，戰而不勝，則國以危亡隨其後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，而輕爲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齊則不然，倍韓魏之地，過衛陽晉之道，徑乎亢父之險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險，千人不敢過也，秦雖欲深入，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，是故恫疑虛喝，驕矜而不敢進，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。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，而欲西面事之，是羣臣之計過也！今無巨事秦之名，而有強國之實，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！」

齊王曰：「寡人不敏，僻遠守海，窮道東境之國也，未嘗得聞餘教，今足下以趙王詔詔

之，敬以國從。」乃西面說楚威王曰：

「楚，天下之強國也，王，王天下之賢王也。西有黔中巫郡，東有夏州海陽，南有洞庭蒼梧，北有陜塞郢陽，地方五千餘里，帶甲百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資也。夫以楚之強，與王之賢，天下莫能當也，今乃欲西面而事秦，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，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強則秦弱，秦強則楚弱，其勢不兩立，故爲大王計，莫如從親以孤秦，大王不從，秦必起兩軍，一軍出武關，一軍下黔中，則鄢郢動矣，臣聞治之其未亂也，爲之其未有也，患至而後憂之，則無及已，故願大王早熟計之！大王誠能聽臣，臣請令山東之國，奉四時之獻，以承大王之明詔，委社稷，奉宗廟，練士厲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，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，必充後宮，燕代秦駝良馬，必實外廐，故從合則楚王，衡成則秦帝，今釋霸王之業，而有事人之名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。夫秦，虎狼之國也，有吞天下之心，秦，天下之仇讎也，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爭秦，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。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，以外交

強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；不顧其禍。夫外挾強秦之威，以內封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無過此者。故從親，則諸侯割地以事楚；衡合，則楚割地以事秦；此兩策者相去遠矣！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敝邑趙王，使臣効愚計，奉明約，在大王詔之。」

楚王曰：「寡人之國，西與秦接壤，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，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親也，而韓魏迫於秦患，不可與深謀，與深謀，恐反人以入於秦，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。寡人自料以楚當秦，不見勝也，內與羣臣謀，不足恃也，寡人臥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搖搖然如懸旌，而無所終薄，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，存危國，寡人謹奉社稷以從。」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。蘇秦爲從約長，并相六國。北報趙王，乃行過洛陽，車騎輜重，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，疑於王者。周顯王聞之，恐懼，除道，使人効勞，蘇秦之昆弟妻嫂，側目不敢仰視，俯伏侍取食。蘇秦笑謂其嫂曰：「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嫂委蛇滿服，以面掩地而謝。蘇秦喟然嘆曰：「此一人之身，富貴則親戚畏懼之，貧賤則輕易之，況衆人乎！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，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？」於是散千金，以賜宗族朋友。初，蘇秦之燕，貸百錢爲資，

及得富貴，以百金償之。徧報諸所嘗見德者。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，乃前自言，蘇秦曰：『我非忘子，子之與我至燕，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，方是時，我困，故望子深，是以後子，子今亦得矣。』蘇秦既約六國從親，歸趙，趙肅侯封爲武安君，乃投從約書於秦，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。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，與共伐趙，欲敗從約，齊魏伐趙，趙王讓蘇秦，蘇秦恐，請使燕，必報齊，蘇秦去趙，而從約皆解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，是歲，文侯卒，太子立，是爲燕易王，易王初立，齊宣王因燕喪伐齊，取十城，易王謂蘇秦曰：『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資先生見趙，遂約六國從。今齊先伐趙，次至燕，以先生之故，爲天下笑，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？』蘇秦大慙曰：『請爲王取之。』蘇秦見齊王，再拜，俯而慶，仰而弔。齊王曰：『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？』蘇秦曰：

『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啄者，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，今燕雖弱小，即秦王之少婿也，大王利其十城，而長與強秦爲仇，今使弱燕爲鷹行，而強秦敵其後，以招天下之精兵，是食鳥啄之類也。』

齊王愀然變色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蘇秦曰：

『臣聞古之善制事者，轉禍爲福，因敗爲功，大王誠能聽臣計，即歸燕之十城，燕無故而得十城，必喜。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。夫燕秦俱事齊，則大王號令天下，莫敢不聽，是王以虛辭附秦，以十城取天下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』

王曰：『善。』於是乃歸燕之十城。人有毀蘇秦者曰：『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，將作亂。』蘇秦恐得罪，歸，燕王不復官也。蘇秦見燕王曰：

『臣，東周之鄙人也，無有分寸之功，而王親拜之於廟，而禮之於廷，今臣爲王却齊之兵，而取得十城，宜以益親，今來而王不官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。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，臣聞忠信者，所以自爲也，進取者，所以爲人也。且臣之說齊王，曾非欺之也，臣棄老母於東周，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，今有孝如曾參，廉如伯夷，信如尾生，得此三人者，以事大王，何若？』王曰：『足矣。』蘇秦曰：『孝如曾參，義不離其

親一宿於斜。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，而專弱燕之危王哉。廉知伯夷，義不爲孤竹君之嗣，不肯爲武王臣，不受封侯，而餓死首陽山下，有廉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，而行進取於齊哉；信如尾生，與女子期於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，有信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，却齊之強兵哉。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。」燕王曰：「若不忠信耳，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？」蘇秦曰：「不然，臣聞客有遠爲吏，而其妻私於人者，其夫將來，其私者憂之，妻曰，勿憂，吾已作藥酒待之矣。居三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舉藥酒進之，妾欲言酒之有藥，則恐其逐主母也，欲勿言乎，則恐其殺主父也，於是乎佯僞而棄酒，主父大怒，笞之五十。故妾一僞而覆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而不免於笞，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。夫臣之過，不幸而類是乎！」

燕王曰：「先生復就故官。」益厚遇之。易王母，文侯夫人也，與蘇秦私通，燕王知之，而事之加厚。蘇秦恐誅，乃說燕王曰：「臣居燕，不能使燕重，而在齊，則燕必重。」燕王曰：「唯先生之所爲。」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，而亡走齊，齊宣王以爲客卿。齊宣王卒

，齊王即位，說王厚葬以明孝，高宮室，大苑囿，以明得意，欲破徹齊而爲燕。燕易王卒，燕噲立爲王，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，而使人刺蘇秦，不死，殊而走，齊王使人求賊，不得，蘇秦且死，乃謂燕王曰：「臣即死，車裂臣以徇於市，曰，蘇秦爲燕作亂於燕。如此，則臣之賊必得矣。」於是如其言，而殺蘇秦者果自出，齊王因而誅之。

三 張儀

張儀，魏氏餘子，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學術，蘇秦自以不及張儀。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，嘗從楚相飲，已而楚相亡璧，門下意張儀，曰：「儀貧無行，必此盜相君之璧。共執張儀，掠笞數百，不服，釋之。其妻曰：『嘻！子毋讀書游說，安得此辱乎？』張儀謂其妻曰：『視吾舌尚在否？』其妻笑曰：『舌在也。』儀曰：『足矣。』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，約從親，然恐秦之攻諸侯，敗約後負，念莫可使用於秦者，乃使人微感張儀曰：『子始與蘇秦善，今秦已當路，子何不往游？以求通子之願。』張儀於是之趙，上謁求見蘇秦，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。又使不得去者數日。已而見之，坐之堂下，賜僕妾之食，因而數讓之曰：

『以子之材能，乃自令困辱至此，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，子不足收也。』謝去之。張儀之來也，自以爲故人，求益反見辱，怒，念諸侯莫可專，獨秦能苦趙，乃蹕入秦。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：『張儀，天下賢士，吾殆弗如也！今吾幸先用，而能用秦柄者，獨張儀可耳，然貧無因以進，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，故召辱之，以激其意，子爲我陰奉之。』乃言趙王，發金幣車馬，使人微隨張儀，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，奉以車馬金錢，所欲用，爲取給而弗告。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，惠王以爲客卿，與謀伐諸侯。蘇秦之舍人乃辭去，張儀曰：『賴子得顯，方且報德，何故去也？』舍人曰：『非臣知君，知君乃蘇君，蘇君愛秦伐趙，敗從約，以爲非君莫能導秦柄，故感怒君，使臣陰奉給君資，盡蘇君之計謀，今君已用，請歸報。』張儀曰：『嗟乎，此吾在術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蘇君明矣，吾又新用，安能誤趙乎，爲吾謝蘇君，蘇君之時，儀何敢言，且蘇君在，儀寧渠能乎。』張儀既相秦，爲文檄告楚相曰：『始吾從若飲，我不盜而璧，若管我，若善守汝國，我願且盜而城！』秦惠王十年，使公子華與張儀相魏，降之。儀因言秦復與魏，而使公子緜質於魏，儀因說魏王曰：『秦王之遇魏甚厚

相秦四歲，立惠王爲王。居一歲，爲秦將取陝、築上郡塞。其後二年，使與齊楚之相會魯。秦東，還而免相。相魏以爲秦，欲令魏先事秦，而諸侯効之，魏王不肯聽儀，秦王怒，伐取魏之曲沃平周，復陰厚張儀益甚，張儀漸無以歸報，留魏四歲，而魏襄王卒，哀王立，張儀復說哀王，哀王不聽，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，魏與秦戰，敗。明年，齊又來敗魏於觀津，秦復欲攻魏。先敗韓申差軍，斬首八萬，諸侯震恐，而張儀復說魏王曰：

「魏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過三十萬，地四平，諸侯四通輻湊，無名山大川之限，從鄆至梁，二百餘里，車馳人走，不待力而至，梁南與楚境，西與韓境，北與趙境，東與齊境，卒戍四方，守亭鄣者不下十萬，梁之地勢，固戰場也。梁南與楚而不與齊，則齊攻其東，東與齊而不與趙，則趙攻其北，不合於韓，則韓攻其西，不親於楚，則楚攻其南，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，且夫諸侯之爲從者，將以安社稷，尊主強兵顯名也，今從者一天下，均爲異心，各言馬以謂河水之上，以相害也，而親昆弟，同父母，尚有爭錢財

，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據卷衍酸棗，劫衛取陽晉，則趙不南，趙不南而梁不北，梁不北則從道絕，從道絕，則大王之國欲母危，不可得也！秦折韓而攻梁，韓怯於秦，秦韓爲一，梁之亡，可立而須也，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！爲大王計。莫如事秦，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，無楚韓之患，則大王高枕而臥，國必無憂矣。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，而能弱楚者莫如梁，楚雖有富大之名，而實空虛，其卒雖多，然而輕走易北，不能堅戰，悉梁之兵，南面而伐楚，勝之必矣。割楚而益梁，虧楚而適秦，嫁禍安國，此善事也。大王不聽臣，秦下甲士而東伐，雖欲事秦，不可得矣。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，說一諸侯而成封侯，是故天下之游談士，莫不日夜燈腕，瞋目切齒，以言從之便，以說人主，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，豈得無眩哉。臣聞之，積羽沉舟，羣輕折軸，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。故願大王審定計議，且賜骸骨辟魏。」

哀王於是乃倍從約，而因從請成於秦。張儀歸，復相秦，三歲，而魏復背秦爲從，秦攻

魏，取曲沃。明年，魏封魏襄，魏魏伐齊，齊楚從親，於是張儀行相楚。楚懷王聞張儀來，虛上舍而自館之，曰：『此僻陋之國，子何以教之？』儀說楚王曰：『大王誠能聽臣，閉關絕約於齊臣，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，秦楚娶婦嫁女，長爲兄弟之國，此北弱齊質西益秦也，計無便此者。』楚王大悅而許之，羣臣皆賀，陳軫獨弔之。楚王怒曰：『寡人不與師發兵，得六百里地，羣臣皆賀，子獨弔，何也？』陳軫對曰：『不然，以臣觀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，而齊秦合，則患必至矣。』楚王曰：『有說乎？』陳軫對曰：『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齊也，今閉關絕約於齊，則楚孤，秦奚貪夫孤國，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，張儀至秦，必負王，是北絕齊交，西生患於秦也，而兩國之兵必俱至，善爲王計者，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，使人隨張儀，苟與吾地，絕齊未晚也，不與君地，陰合謀計也。』楚王曰：『願陳子閉口毋復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』乃以相印授張儀，厚賂之，於是遂閉關絕於齊，使一將軍隨張儀，張儀至秦，佯失綏墮車，不暫三月，楚王聞之曰：『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？』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符，北罵齊王，齊王大怒，折節而下秦，秦齊

之交合、張儀乃朝、謂楚使者曰：『臣有奉邑六里，願以獻大王左右。』楚使者曰：『臣受令於王，以南於之地六百里，不聞六里。』還報楚王，楚王大怒，發兵而攻秦，陳軫曰：『軫可發言乎？攻之，不如割地，反以賂秦，與之并兵而攻齊，是我出地於秦，取償於齊也，王國尚可存。』楚王不聽，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，秦齊共攻楚，斬首八萬，殺屈匄，遂取丹陽漢中之地，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，至藍田，大戰，楚大敗，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，秦要楚，欲得黔中地，欲以武關外易之，楚王曰：『不願易地，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。』秦王欲遣之，口弗忍言，張儀乃請行，惠王曰：『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南於之地，是且甘心於子。』張儀曰：『秦強楚弱，臣善新尚，尚得事楚夫人鄭袖，袖所言皆從；且臣奉王之節使楚，楚何敢誅誅，假令誅臣而為楚得黔中之地，臣之上願。』遂使楚，楚懷王至則囚張儀，將殺之，新尚謂鄭袖曰：『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？』鄭袖曰：『何也？』新尚曰：『秦王甚愛張儀，而必欲出之，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，以美人聘楚，以宮中善謳歌者為媵，楚王重地倍約，而欲以臣之所說，而取張儀，此誠不可失也。』於是張儀曰：『臣聞天下之無道，莫過於此。』遂出張儀，張儀至秦，秦封張儀為相，復以武關外易之，於是張儀曰：『天下無道，莫過於此。』

其主用。今地未入秦，秦使張儀來，至重王。王未有禮，而殺張儀，秦必大怒，攻楚，妾請子母俱遷江南，毋爲秦所魚肉也！」懷王後悔，赦張儀，厚禮之如故。張儀既出，未去，聞蘇秦死，乃說楚王曰：

「秦地半天下，兵敵四國，被阪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虎賁之士百餘萬，車千車，騎萬匹，積粟如山，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難樂死，主明以嚴，將智以武，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，必折天下之脊，天下有後服者先亡。且夫爲從者，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，虎之與羊，不格明矣。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，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！凡天下強國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兩國交爭，其勢不兩立。大王不與秦，秦下甲據宜陽，韓之土地不通。下河東，取成臯，韓必入臣，梁則從風而動，秦攻楚之西，韓梁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毋危！且夫從者，秦草弱而攻至強，不料敵而輕戰，國貧而數舉兵，危亡之術也。臣聞之，兵不如者，勿與挑戰，粟不如者，勿與持久，夫從人飾辭虛辭，高主之節，言其利，不言其害，卒有秦禍，無及爲已，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！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積粟，起

於汝山、浮江以下，至楚三千餘里，舫船載卒，一舫載五十人，與三月之食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餘里，里數雖多，然而不費牛馬之力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，扞關驚，則從境以東，盡城守矣，晉西巫事，非王之有！秦舉甲出武關，南面而伐，則北地絕，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難在三月之內，而楚待諸侯之救，在半日之外，此其勢不相及也。夫待弱國之救，忘強秦之禍，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！大王嘗與吳人戰，五戰而三勝，陳卒盡矣，偏守新城，存民苦矣。臣聞功大者易危，而民敵者怨上，夫守易危之功，而逆強秦之心，楚嘗與秦構難，戰於漢中，楚人不勝，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，遂亡漢中，楚王大怒，興兵襲秦，戰於荜田，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。夫秦楚相敵，而韓魏以全制其後，計無危於此者矣。願大王熟計之！秦下甲攻衛晉陽，必大關天下之胸，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數月而宋可舉，舉宋而東指，則泗上十二諸侯，盡王之有也。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，蘇秦，封武安君，相燕，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，乃佯有罪，出走入齊，齊王因受而相之，居二年而覺，齊王大怒，車裂蘇秦於市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

營天下，混二諸侯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今秦與楚接壤壤界，固形親之國也。大王誠能聽臣，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，楚太子入質於秦，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，效萬室之都，以爲湯沐之邑，長爲昆弟之國，終身無相攻伐。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。」

於是楚王已得張儀，而重出黔中地與秦，欲許之。屈原曰：「前大王見欺於張儀，張儀至，臣以爲大王烹之，今縱弗忍殺之，又聽其邪說，不可。」懷王曰：「許儀而得黔中，美利也，後而倍之，不可。」故卒許張儀，與秦親。張儀去楚，因遂之韓，說韓王曰：

「韓地險惡山居，五穀所生，非菽而麥，民之食，大抵飯菽藿羹，一歲不收，民不饑糟糠，地不過九百里，無二歲之食，料大王之卒，悉之不過三十萬，而屬徒負養在其中矣，除守微亭郵塞，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。秦帶甲百餘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虎賁之士，蹀躞科頭，貫頤奮擊戰者，至不可勝計。秦馬之良，戎兵之衆，探頭跌後，蹄間三尋騰者，不可勝數。山東之士，被甲蒙冑以會戰，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，左挈人頭，右挾生虜。夫秦卒與山東之卒，猶孟賁之與怯夫，以重方相壓，猶烏獲之與嬰兒。夫戰孟賁，

鳥獲之上，以攻不服之弱國，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，必無幸矣。夫羣臣諸侯，不料地之寡，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，比周以相飾也，皆奮曰，聽吾計，可以強霸天下。夫不顧社稷之長利，而聽須臾之說，其誤人主，無過此者！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據宜陽，斷韓之上地，東取成皋，則鴻臺之宮，葵林之苑，非王之有也。夫塞成皋絕上地，則王之國分矣，先事秦則安，不事秦則危。夫造禍而求其福報，計淺而怨深，逆秦而順楚，雖欲毋亡，不可得也。故爲大王計，莫如爲秦，秦之所欲，莫如弱楚，而能弱楚者，莫如韓，非以韓能強於楚也，其地勢然也。今王西面而事秦，以攻楚，秦王必喜，夫攻楚以利其地，轉禍而說秦，計無便於此者。」

韓王聽儀計。張儀歸報，秦惠王封儀五邑，號曰武信君，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：

「天下強國，無過齊者，大臣父兄，殷衆富樂，然而爲大王計者，皆爲一時之說，不顧百世之利，從人說大王者，必曰齊西有強趙，南有韓與梁，齊，負海之國也，地廣民衆，兵強土勇，雖有百秦，將無奈齊何。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。夫從人朋黨比周，莫

不以從爲可。臣聞之，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，國以危亡隨其後，雖有戰勝之名，而有亡國之實，是何也？齊大而魯小也。今秦之與齊也，猶齊之與魯也。秦趙戰於河漳之上，再戰而趙再勝秦，戰於番吾之下，再戰又勝秦；四戰之後，趙之亡卒數十萬。邯鄲僅存，雖有戰勝之名，而國已破矣，是何也？秦強而趙弱。今秦楚嫁女娶婦，爲昆弟之國，韓獻宜陽，梁效河外，趙入朝繩池，割河間以事秦，大王不事秦，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，悉趙兵渡清河，指博關，臨菑即舉，非王之有也。國一日見攻，雖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！」

齊王曰：「齊僻陋，隱居東海之上，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。」乃許張儀，張儀去，西說趙王曰：

「敝邑秦王，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，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，秦兵不致出函谷關十五年，大王之威，行於山東，敝邑恐懼攝伏，繕甲厲兵，飾車騎，習騎射，力田積粟，守四封之內，愁居誦處，不敢動搖，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舉巴蜀，并漢中

，包兩周，遷九鼎，守白馬之津，秦雖僻遠，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敵甲調兵，軍於澠池，顛渡河臨漳，據番否，會邯鄲之下，願以甲子合戰，以正殷紂之事，敬使臣先聞左右，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，蘇秦熒惑諸侯，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欲反齊國，而自令車裂於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，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，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，齊獻魚鹽之地，此斷趙之右臂也。夫斷右臂而與人鬪，失其黨而孤居，求欲毋危，豈可得乎？今秦發三將軍，其一軍塞午道，告齊，使與師渡清河，軍於邯鄲之東；一軍軍成臯，驅韓梁軍於河外，一軍軍於澠池；約四國爲一以攻趙，趙服，必四分其地，是故不敢匿意隱情，先以聞於左右。臣竊爲大王計。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，面相見而口相結，請案兵無攻，願大王之定計！」

趙王曰：「先王之時，奉陽君專權擅勢，蔽欺先王，獨擅綰事；寡人居屬師傅，不與國謀計，先王棄羣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新，心固竊疑焉，以爲一從不事秦，非國之長利也，乃且願變心易慮，割地謝前過以事秦，方將約車趨行，適聞使者之明詔。」趙王許張儀，

張儀乃去，北之燕，說燕昭王曰：

『大王之所親莫如趙，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，欲并代，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，乃令工人作爲金斗，長其尾，令可以擊人，與代王飲，陰告厨人曰：『即酒酣樂，進熱噉，反斗以擊之。』於是酒酣樂，進熱噉，厨人進斟，因反斗以擊代王，殺之，王腦塗地，其姊聞之，因摩笄以刺，故至今有摩笄之山，代王之亡，天下莫不聞。夫趙王之狠戾無親，大王之所明見，且以趙王爲可親乎？趙與兵攻燕，再圍燕都，而劫大王，大王割十城以謝。今趙王已入朝澠池，效河間以事秦，今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雲中九原，驅趙而攻燕，則易水長城，非大王之有也。且今時趙之於秦，猶郡縣也，不敢妄舉師以攻伐，今王事秦，秦王必喜，趙不敢妄動，是西有強秦之援，而南無齊趙之患，是故願大王熟計之！』

燕王曰：『寡人蠻夷僻處，雖大男子，裁如嬰兒，言不足以采正計，今上客幸教之，請西面而事秦。』獻恒山之尾五城。燕王薊儀，儀歸報，未至咸陽，而秦惠王卒，武王立，武

王自爲太子時，不說張儀，及即位，群臣多讒張儀曰：「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，秦必復用之，恐爲天下笑，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，皆畔衛，復合從。秦武王元年，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，而齊讓又至，張儀懼誅，乃因謂秦武王曰：『儀有愚計，願效之。』王曰：『奈何？』對曰：『爲秦社稷計者，東方有大變，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今聞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，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齊必興師而伐梁，梁齊之兵，連於城下，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間伐韓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，而母伐以臨周，祭器必出，挾天子，按圖籍，此王業也。』秦王以爲然，乃具革車三十乘，入儀之梁，齊果興師伐之，梁哀王怒，張儀曰：『王勿患也，請令罷齊兵。』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，借使之齊，謂齊王曰：『王甚憎張儀，雖然，亦厚矣，王之託儀於秦也。』齊王曰：『寡人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，何以託儀？』對曰：『是乃王之託儀也。夫儀之出也，固與秦王約曰：爲王計者，東方有大變，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，今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，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齊必興師伐之，齊梁之兵，連於城下，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間伐韓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，而無伐以

臨周，祭綈必出，挾天子，案圖籍，此王業也。秦王以爲然，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。今儀入梁，王果伐之，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，廣鄰敵以內自臨，而信儀於秦王也，此臣之所謂託儀也。」齊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使解兵。張儀相魏一歲卒。

四 尉繚

尉繚，魏之大梁人，以兵家名於時，從鬼谷先生游。於秦始皇十年西游說秦王曰：

「以秦之強，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，但恐諸侯合從，翕而出不意，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。願大王勿愛財物，賂其豪臣，以亂其謀，不過亡三十萬金，則諸侯可盡。」秦王從其計，見尉繚充禮，衣服飲食與繚同。繚曰：「秦王爲人，蜂準長目，鵠鼻騰，豺聲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約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輕食人，我有衣，然見我，常身自下我，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，天下皆爲虜矣！不可與久游。」乃亡去。秦王覺，固止，以爲秦國尉，卒用其計策。

五 蘇代

蘇代、秦弟，亦習縱橫家言。及秦死，欲繼之，乃北見燕王噲曰：『臣、東周之鄙人也，竊聞大王義甚高，鄙人不敏，釋鉏耨而干大王，至於邯鄲，所見者絀，於所聞於東周，臣竊負其志。及至燕廷，觀王之羣臣下吏，王，天下之明王也！』燕王曰：『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？』對曰：『臣聞明王務聞其過，不欲聞其善。臣請謁王之過。夫齊趙者，燕之仇讎也。韓魏者，燕之援國也。今王奉仇讎而伐援國，非所以利燕也。王自慮之，此則計過無以聞者，非忠臣也。』王曰：『夫齊者，固寡人之讎，所欲伐也，直患國力不足也，子能以燕伐齊，則寡人舉國委子。』對曰：『凡天下戰國七，燕處弱焉，獨戰則不能，有所附則無不重，南附楚，楚重，西附秦，秦重，中附韓魏，韓魏重。且苟所附之國重，此必使王重矣。今夫齊，長主而自用也，南攻楚五年，畜聚竭，西困秦三年，士卒罷敝。北與燕人戰，覆三軍，得二將。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，而包十二諸侯，此其君欲得，其民力竭，惡足取乎？且臣聞之，數戰則民勞，久師則兵敝矣。』燕王曰：『吾聞齊有清濟濁河，可以爲固，長城鉅防，足以爲塞，誠有之乎？』對曰：『天時不與，雖有清濟濁河，惡足以爲固；

民力罷敝，雖有長城鉅防，惡足以爲塞；且異日濟西不師，所以備趙也；河北不師，所以備燕也；今濟西河北，盡已役矣，封內敝矣。夫驕君必好利，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，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，寶珠玉帛以事左右，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，則齊可亡已。」燕王曰：「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。」燕乃使一子質於齊。燕相子之與蘇代婚，而欲得燕權，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，齊使代報燕，燕王噲問曰：「齊王其霸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不信其臣。」於是燕王專任子之。已而讓位，燕大亂。齊伐燕，殺王噲子之，燕昭王立，而蘇代遂不敢入燕，終歸齊，齊善待之。魏哀王九年，張儀犀首薛公皆在魏，魏相田需死，楚害張儀犀首薛公，蘇代適楚，楚相昭魚謂蘇代曰：「田需死，吾恐張儀犀首薛公，有一人相魏者也。」代曰：「然，相者欲誰而君便之？」昭魚曰：「吾欲太子自相也。」代曰：「請爲君北，必相之。」昭魚曰：「奈何？」代曰：「君其爲梁王，代請說君。」昭魚曰：「奈何？」代曰：「代也從楚來，昭魚甚愛，曰：『田需死，吾恐張儀犀首薛公，有一人相魏者也。』」代曰：「梁王，長主也，必不相張儀，張儀相，必右秦而左魏；犀首相，必右韓而左

魏；薛公相，必右齊而左魏。梁王，長主也，必不便也。」王曰：「然則寡人孰相？」代曰：「莫若太子之自相，太子之自相，是三人者，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，欲得丞相寵也。以魏之強，而三萬乘之國輔之，魏必安矣。故曰，莫若太子之自相也。」遂北見梁王，以此告之，太子果相魏。甘茂之亡秦奔齊，逢蘇代，代爲齊使於秦，甘茂曰：「臣得罪於秦，懼而遁逃，無所容跡。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，貧人女曰：『我無以買燭，而子之燭光幸有餘，子可分我餘光，無損子明，而得一斯便焉。』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，茂之妻子在焉，願君以餘光振之！」蘇代許諾。遂致使於秦。已因說秦王曰：「甘茂，非常士也，其居於秦，累世重矣，自殺塞及至鬼谷，其地形險易，皆明知之，彼以齊約韓魏，反以圖秦，非秦之利也！」秦王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蘇代曰：「王不若重其贄，厚其祿以迎之，使彼來，則置之鬼谷，終身勿出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即賜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於齊。甘茂不往。蘇代謂齊王曰：「夫甘茂，賢人也，今秦賜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，甘茂德王之賜，好爲王臣，故辭而不往，今王何以禮之？」齊王曰：「善。」即位之上卿而處之。秦因復

甘茂之家，以市於齊。韓襄王十二年，蘇代之韓，韓太子嬰死，公子谷公子蟻貳爭爲太子，時蟻貳貳質於楚，蘇代謂韓咎曰：「蟻貳亡在楚，楚王欲內之甚，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，公何不令楚王築萬里之都雍氏之旁，韓必起兵以救之，公必將矣，公因以韓楚之兵，奉蟻貳而內之，其聽公必矣，必以楚韓封公也。」韓咎從其計，楚圍雍氏，韓求救於秦，秦未爲發使，公孫昧入韓，公仲曰：「子以秦爲且救韓乎？」對曰：「秦王之言曰：請道南鄭藍田，出兵於楚以待公，殆不合矣。」公仲曰：「子以爲果乎？」對曰：「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。楚威王攻梁也，張儀謂秦王曰：『與楚攻魏，魏折而入於楚，韓固其與國也，是孤秦也，不如出兵以欺之。』」魏楚大戰，秦取西河之外以歸。今其狀陽言與韓，其實陰善楚，公待秦而到，必輕與楚戰，楚陰得秦之不用也，必易與公相支也，公戰而勝楚，遂與公乘楚，施三川而歸；公戰不勝楚，楚塞三川守之，公不能救也；竊爲公患之！司馬庚三反於郢，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，其言收璽，實類有約也。」公仲恐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公必先韓而後秦，先身而後張儀，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，齊楚必委國於公，公之所惡者張儀也，其實猶不

無秦也。」於是楚解雍氏圍。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：「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讎也，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，楚王聽，入質子於韓，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讎爲事，必以韓合於秦楚。秦楚挾韓以窘魏，魏氏不敢合於齊，是齊孤也。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，楚不聽，怨結於韓，韓挾齊魏以圍楚，楚必重公，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，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。」於是讎或竟不得歸韓，韓立咎爲太子。齊湣王二十四年，秦昭王聞孟嘗君賢，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，以求見孟嘗君。孟嘗君將入秦，賓客莫欲其行，諫不聽。蘇代謂曰：「今日代從外來，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，木偶人曰：『天雨，子將敗矣。』土偶人曰：『我生於土，敗則歸土，今天雨，流子而行，未知所止息也。』今秦虎狼之國也，而君欲往，如有不得還，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？」孟嘗君乃止。齊湣王二十六年，孟嘗君與魏韓共擊秦，而借兵食於西周。蘇代爲西周謂曰：「君以齊爲韓魏攻楚，九年，取宛葉以北，以強韓魏。今復攻秦以益之，韓魏南無楚憂，西無秦患，則齊危矣！韓魏必輕齊畏秦，臣爲君危之！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，而君無攻，又無借兵食，君臨函谷而無攻，令敝邑以君之情，謂秦昭王曰：薛

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，其攻秦也。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，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，秦得無破，而以東國自免也，秦必欲之，楚王得出，必德齊，齊得東國益強，而薛世世無患矣，秦不大弱，而處三晉之西，三晉必重齊。」薛公曰：「善。」因令韓魏賀秦，使三國無攻，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。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，欲困蘇代，代乃謂孟嘗曰：「周最於齊至厚也，齊王逐之，而聽祝弗相呂禮者，欲取秦也，齊秦合，則祝弗與呂禮重矣，有重齊，秦必輕君，君不如急北兵趨趙，以合秦魏。收周最以厚行，且反齊王之信，又禁天下之變，齊無秦，則天下集齊，祝弗必走，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。」於是孟嘗君從其計，而呂禮嫉害於孟嘗，孟嘗懼，乃遺秦相侯魏冉書曰：「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，齊天下之強國也，子必輕矣。秦齊相取以臨三晉，呂禮必拜相矣，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。若齊免於天下之兵，其讎子必深矣，子不如勸秦王伐齊。齊破，吾請以所得封子；齊破，秦畏晉之強，秦必重子以取晉。晉國弊於齊而畏秦，晉必重子以取秦，是子破齊以爲功，挾晉以爲重，是子破齊定封，秦晉交重子。若齊不破，呂禮復重，子必大窮。」於是薛侯言於秦昭王，伐

齊，而呂禮亡。蘇代過魏，魏爲燕執代，齊使人謂魏王曰：『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，秦必不受，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，不信齊王與蘇子也。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，則齊不欺秦，秦信齊，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東蘇子，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，齊秦不合，天下無變，伐齊之形成矣。』於是出蘇代，代之宋，宋善待之，齊伐宋，宋急。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：

夫列在萬乘，而寄質於齊，名卑而權輕，奉萬乘助齊伐宋，民勞而實費。夫破宋，殘楚淮北，肥大齊，讎強而國害，此三者，皆國之大敗也，然且王行之者，將以取信於齊也，齊加不信於王，而忌燕愈甚，是王之計過矣。夫以宋加之淮北，強萬乘之國也，而齊并之，是益一齊也；北夷方七百里，加之以魯衛，強萬乘之國也，而齊并之，是益二齊也；夫一齊之強，燕猶狼顧而不能支，今以三齊臨燕，其禍必大矣！雖然，智者舉事，因禍爲福，轉敗爲功，齊紫，敗素也，而賈十倍，越王勾踐，棲於會稽，復殘強吳而霸天下，此皆因禍爲福，轉敗爲功者也。今王若欲因禍爲福，轉敗爲功，則莫若挑霸

齊而尊之，使使盟於周室。焚秦符曰：『其大上計破秦，其次必長賓之。』秦挾賓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，秦五世伐諸侯，今爲齊下，秦王之志，苟得窮齊，不憚以國爲功，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：『燕趙破宋肥齊，尊之爲之下者，燕趙非利之也，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，以不信秦王也，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，接收燕趙，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，秦有變，因以爲質，則燕趙信秦，秦爲西帝，燕爲北帝，趙爲中帝，立三帝以令於天下，韓魏不聽，則秦伐之，齊不聽，則燕趙伐之，天下孰敢不聽，天下服聽，因驅韓魏以伐齊，曰：必反宋地，歸楚淮北。反宋地，歸楚淮北，燕趙之所利也；並立三帝，燕趙之所願也；夫實得所利，尊得所願，燕趙棄齊如脫屣矣。今不收燕趙，齊霸必成，諸侯贊齊而王不從，是國伐也；諸侯贊齊而王從之，是名卑也；今收燕趙，國安而名尊，不收燕趙，國危而名卑，夫去尊安而取卑危，智者不爲也。秦王聞若說，必若刺心，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，秦必取，齊必伐矣。夫取秦厚交也，伐齊，正利也，尊厚交，務正利，聖王之事也。』

燕昭王善其書曰：「先人嘗有德蘇氏，子之之亂，而蘇氏去燕，燕欲報仇於齊，非蘇氏莫可。」乃召蘇代，復善待之，與謀伐齊，竟破齊。湣王出走。久之，秦召燕王，燕王欲往，蘇代約燕王曰：「楚得枳而國亡，齊得宋而國亡，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，何也？則有功者，秦之深讎也。秦取天下，非行義也，暴也。秦之行暴，正告天下，告楚曰：「蜀地之甲，乘船浮於汶，乘夏水而下江，五日至郢；漢中之甲，乘船出於巴，乘夏水而下漢，四日而至五渚；寡人積甲宛東下隨，智者不及謀，勇士不及怒，寡人如射隼矣。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，不亦遠乎？」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。秦正告韓曰：「我起乎少曲，一日而斷太行；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，二日而莫不盡繇；我離兩周而觸鄭，五日而國舉。」韓氏以爲然，故事秦。秦正告魏曰：「我舉安邑，塞女戟，韓氏太原卷；我下軹道南陽封冀，包兩周，乘夏水，浮輕舟，強弩在前，鉞戈在後，決榮口，魏無大梁；決白馬之口，魏無外黃濟陽；決宿胥之口，魏無虛頓邱；陸攻則擊河內，水攻則滅大梁。」魏氏以爲然，故事秦。秦欲攻安邑，恐齊救之，則以宋委於齊曰：「宋王無道，爲木人以寫寡人，射其面，寡人地絕兵

遠，不能攻也。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」已得安邑，塞女戟，因以破宋爲齊罪。秦欲攻韓，恐天下救之，則以齊委於天下曰：「齊王四與寡人約，四欺寡人，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，有齊無秦，有秦無齊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」已得宜陽少曲，致蘭石，因以破齊爲天下罪。秦欲攻魏重楚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：「寡人固與韓且絕矣，殘均陵，塞鄆阨，苟利於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」魏棄與國而合於秦，因以塞鄆阨爲楚罪，兵困於林中，重燕趙。以膠東委於燕，以濟西委於趙，趙得講於魏，至公子延，因犀首屬行而攻趙，兵傷於譙石。遇敗於陽馬，而重魏，則以葉蔡委於魏，已得講於趙，則劫魏不爲割，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，嬴則兼欺舅與母。適燕者曰以膠東，適趙者曰以濟西，適魏者曰以葉蔡，適楚者曰以塞姆阨，適齊者曰以宋，此必令言如循環，用兵如刺蜚，母不能制，舅不能約。龍賈之戰，岸門之戰，封陵之戰，高商之戰，趙莊之戰，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，今其生者，皆死秦之弧也。西河之外，上洛之地，三川晉國之禍，三晉之半，秦禍如此其大也！而燕趙之秦者，皆以爭事秦說其主，此臣之所大患也。」燕昭王不行。趙且伐燕，蘇代爲燕謂趙惠文王曰：

今者臣來，過易水，蚌方出曝，而鵝啄其肉，蚌合而箝其喙，鵝曰：「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即有死蚌。」蚌亦謂鵝曰：「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即有死鵝。」兩者不肯相舍，漁父得而并擒之。今趙且伐燕，燕趙久相攻，以敝大衆，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，願王熟計之！」趙惠文王曰：「善。」乃止。蘇代復重於燕，燕使約諸侯從親，如蘇秦時，或從或否，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。

六 蘇厲

蘇厲、代弟，亦習縱橫術。當秦昭王時，使白起請兩周以攻梁，蘇厲乃說周王曰：「秦敗韓魏，殺犀武，攻趙取蘭離石祁者，皆白起，是工用兵，又有天命也。今攻梁，梁必破，破則周危，王不若止之。」周王曰：「善。」於是蘇厲爲周說白起曰：

「楚有養由基者，善射，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，百發百中，左右皆曰：「善。」有一人過，曰：「善射，可教射也夫。」養由基曰：「人皆曰善，子乃曰可教射，子何不代我射之也？」客曰：「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，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，而不以善息，少焉

氣力倦，弓撥矢鉤。一發不中。前功盡矣。今公破韓魏，殺犀武，而北攻趙取蘭離石。邠者，公也，公之功甚多。今公又以秦兵出塞，過兩周，踐韓，而以攻梁，一攻而不得，前功盡滅，公不若稱病不出也。」

白起遂稱病。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。齊王怨蘇秦，欲囚蘇厲，燕質子爲謝。遂委質爲齊臣，時齊兵力甚盛，欲以并周室爲天子，諸侯恐懼，於是說齊閔王曰：

「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變，約結而喜主怨者孤，夫後起者藉也，而遠怨者時也，是以聖人從事，必藉於權，而務與於時。夫權藉者，萬物之率也，而時勢者，百事之長也，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。今雖干將莫邪，非得人力，則不能割剗矣，堅箭利金，不得弦機之利，則不能遠殺矣，矢非不鈔，而劍非不利也，何則？權藉不在焉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趙氏襲衛，車舍人不休，傳衛國，城剛平，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。此亡國之形也，衛君跣行告邈於魏，魏王身被甲底劍，挑趙索戰，邠鄆之中驚，河山之間亂，衛得是藉也，亦收餘甲而北面，殘剛平，墮中牟之郭，衛非強於趙也，譬之衛矢而

魏竝機也，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。趙氏懼，楚人救趙而伐魏，戰於州西，出梁門，軍舍林中，馬飲於大河；趙得是藉也。亦襲魏之河北，燒棘蒲，墮黃城。故剛孟之殘也，中牟之墮也，黃城之墮也，棘蒲之燒也，此皆非趙魏之欲也，然二國勸行之者，何也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。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，兵弱而好敵強，國罷而好衆怨，事敗而好鞠之，兵弱而憎下人，地狹而好敵大，事敗而好長詐，行此六者而求伯，則遠矣。臣聞善爲國者，順民之意，而料兵之能，然後從於天下，故約不爲人主怨，伐不爲人挫強，如此則兵不費，權不輕，地可廣，欲可成也。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，戰非甚疾也，分地又非多韓魏也，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，何也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。且天下徧用兵矣，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，秦楚戰韓魏不休，而宋越專用其兵，此十國者，皆以相敵爲意，而獨舉心於齊者，何也？約而好主怨，伐而好挫強也。

且夫强大之禍，常以王人爲意也，夫弱小之殃，常以謀人爲利也，是以大國危，小國滅也。大國之計，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；夫後起之藉，與多而兵勁，則是以衆強適罷寡

也，兵必立也，事不塞天下之心，則利必附矣，大國行此，則名號不攘而至，伯王不爲而立矣。小國之情，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，謹靜則四隣不反，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，外不賣，內不反，則撥禍朽腐而不用，幣帛嬌蠹而不服矣；小國道此，則不禍而福矣，不貸而見足矣。故曰「祖仁者王，立義者伯，用兵窮者亡。」何以知其然也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，襲郢而棲越，身從諸侯之君，而卒身死國亡，爲天下戮者，何也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，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；昔者萊莒好謀，陳蔡好詐，莒恃越而滅，蔡恃晉而亡，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；由此觀之，則強弱大小之禍，可見於前事矣。

語曰：「麒麟之衰也，駑馬先之；孟賁之倦也，女子勝之。」夫駑馬女子，筋骨力勁，非賢於麟驥孟賁也，何則，後起之藉也。不並滅有，而案兵而後起，寄怨而誅不直，微用兵而寄於義，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。明於諸侯之故，察於地形之理者，不約親不相質而固，不趨而疾，衆事而不反，交割而不相憎，俱強而加以親；何則，形同憂而兵趨利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，燕不勝，十萬之衆盡，胡人襲燕樓煩數

縣、取其牛馬；夫胡之與齊，非素親也，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，然而甚於相趨者，何也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。由此觀之，約於同形，則利長，後起，則諸侯可趨役也。

故明主察相，誠欲以伯王爲志，則戰攻非所先；戰者，國之殘也，而都縣之費也，殘費已先，而能從諸侯者寡矣。彼戰之爲殘也，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，市輸飲食而待死士，令折轅而炊之，殺牛而飭士，則是路軍之道也；中人禱祝，君翳釀，通都小縣置社，有市之邑，莫不止事而奉王，則此虛中之計也。夫戰之明日，尸死扶傷，雖若有功也，軍出費，中哭泣，則傷主心矣，死者破家而葬，夷傷者空財而共藥，完者內輔而華樂，故其費與死傷者鈞，故民之所費也，十年之田而不償也；軍之所出，矛戟折，鏃弦絕，傷弩破車罷馬，亡矢之大半，甲兵之具，官之所私出也，士大夫之所匿，斯養士之所竊，十年之田而不償也；天下有此再費者，而能從諸侯者寡矣。攻城之費，百姓理櫓蔽，舉衝櫓，家難認，身窟血中，罷於刀金，而士困於土功，將不釋甲，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，上倦於教，士斷於兵，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。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。何

以知其然也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，殺其君，滅其國，又西圍晉陽，吞兼二國而憂一主，此用兵之盛也，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，爲天下笑者，何謂也，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；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，南戰於長子，敗趙氏，北戰於中山，克燕軍，殺其將，夫中山，千乘之國也，而敵萬乘之國二，再戰比勝，此用兵之上節也，然而國遂亡，君臣於齊者，何也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。由此觀之，則戰攻之敗，可見於前事。

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，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，天下稱爲善，一國得而保之，則非國之利也；臣聞戰大勝者，其士多死而兵益弱，守而不可拔者，其百姓罷而城郭露，夫士死於外，民殘於內，而城郭露於境，則非王之樂也。今夫鷓的，非咎罪於人也，便弓引弩而射之，中者則善，不中則愧，少長貴賤，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？惡其示人以難也，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，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，又且害人者也，然則天下仇之必矣。夫罷士露國，而多與天下爲仇，則明君不居也，素用強兵而弱之，則察相不事，彼明君察相者，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，辭讓而重賂至矣；故明君之攻戰也，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

衝櫓不施而邊城降，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。彼明君之從事也，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，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。

臣之所聞，攻戰之道非師者，雖有百萬之軍，北之堂上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，禽之戶內，千丈之城，拔之尊俎之間，百尺之衝，折之衽席之上，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，地可廣而欲可成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，可同日而致也；故名配天地不爲尊，利制海內不爲厚。故夫善爲王業者，在勞天下而自佚，亂天下而自安，佚治在我，勞亂在天下，則王之道也。銳兵來則拒之，患至則趨之，使諸侯無成謀，則其國無宿憂矣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，帶甲三十六萬，恃其強而拔邯鄲，西圍定陽，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，秦王恐之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令於境內，盡櫟中爲戰具，竟爲守備，爲死士置將，以待魏氏。衛鞅謀於秦王曰：「夫魏氏其功大，而令行於天下，又從十二諸侯而朝天子，其與必衆，故以一秦而敵大魏，恐不如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，則臣請必北魏矣。」秦王許諾。衛鞅見魏王曰：「大王之功大矣，令行於天下矣，今大王之

所從十二諸侯，非宋衛也，則鄒魯陳蔡，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，不足以王天下，大王不若北取燕，東伐齊，則趙必從矣，西取秦，南伐楚，則韓必從矣，大王有伐齊楚心，而從天下之志，則王業見矣，大王不如先行王服，然後圖齊楚。」魏王悅於衛鞅之言也，故身廣公宮，制丹衣，建旌九旂，從七星之旗；此天子之位也，而魏王處之。於是齊楚怒，諸侯奔齊，齊人伐魏，殺其太子，覆其十萬之軍，魏王大恐，跣行接兵於國，而東次於齊，然後天下乃舍之。當是時，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，而不以德魏王。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，謀約不下席，言於尊俎之間，謀成於堂上，而魏將已禽於齊矣，衝櫓未施，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，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，禽將戶內，拔城於尊俎之間，折衝席上者也。」

閔王不能用。周赧王三十一年，燕秦楚三晉合謀，各出銳師以伐齊，敗齊於濟西，閔王解而却，燕將樂毅遂入臨淄，閔王出亡。明年，秦復與趙數擊齊，齊人患之，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，曰：

臣聞古之賢君，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，教順非洽於民人也，祭祀時享，非數常於鬼神也，甘露降，時雨至，年穀豐熟，民不疾疫，衆人善之，然而賢主圖之。今足下之賢行功，力，非數加於秦也，怨毒積怒，非素深於齊也。秦趙與國以強，徵兵於韓，秦誠愛趙乎？實憎齊乎？物之甚者，賢主察之，秦非愛趙而憎齊也。欲亡韓而吞二周，故以齊餓天下，恐事之不合，故出兵以劫魏趙，恐天下畏己也，故出質以爲信，恐天下慮反也，故徵兵於韓以威之，聲以德與國，而實代空韓，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。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，楚久伐而中山亡，今齊久伐而韓必亡，破齊，王與六國分其利也，亡韓，秦獨擅之，收二周，西取祭器，秦獨私之，賦田計功，王之獲利，孰於秦多？說士之計曰：韓亡三川，魏亡晉國，市朝未變，而禍已及矣。燕盡齊之北地，秦沙邱鉅鹿三百里，韓之上黨，去邯鄲百里，燕秦謀王之河山，間三百里而通矣。秦之上郡，近挺關，至於榆中者，千五百里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，羊腸之西，句注之南，非王有已，臨句注，斬常山而守之，三百里而通於燕，代馬胡犬不東下，昆山之玉不出，此三寶者，亦非王

有已！王久伐齊，從強秦攻韓，其禍必至於此，願王孰慮之！且齊之所以伐者，以事王也，天下屬行以謀王也，燕秦之約成，而兵出有日矣，五國三分王之地，齊倍五國之約，而殉王之患，西兵以禁強秦，秦廢帝請服，反高平根柔於魏，反至分先俞於趙，齊之事王，宜爲上伐，而今乃抵呈，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，願王熟計之也！今王毋與天下攻齊，天下必以王爲義，齊抱社稷而厚事王，天下必盡重王義，王以天下善秦，秦暴，王以天下禁之，是一世之名寵，制於王也。

於是趙乃輟，謝秦，不擊齊。厲與兄代皆以壽死，名顯諸侯。

七 陳軫

陳軫，戰國時人。鄉里無可考，楚將昭陽爲楚伐魏，覆軍殺將，得八城，移兵而攻齊，陳軫爲齊王使，見昭陽，再拜賀戰勝，起而問楚之法，覆軍殺將，其官爵何也？昭陽曰：『官爲上柱國，爵爲上執珪。』陳軫曰：『異貴於此者何也？』昭陽曰：『唯令尹耳。』陳軫遂說昭陽曰：

「令尹貴矣，王非置兩令尹也，臣竊爲公譬可也。楚有祠者，賜其舍人卮酒，舍人相謂曰：『數人飲之不足，一人飲之有餘。』請畫地爲蛇，先成者飲酒。」一人蛇先成，引酒且飲，乃左手持卮，右手畫蛇曰：『吾能爲之足。』未成，一人之蛇成，奪其卮曰：『蛇固無足，子安能爲之足。』遂飲其酒。爲蛇足者終亡其酒。今君將楚而攻魏，破軍殺將，得八城，不弱兵，欲攻齊，齊畏公甚，公以是爲名足矣，官之上非可重也。戰無不勝，而不知止者，身且死，爵且後歸，猶爲蛇足也。」

昭陽以爲然，遂解軍而去，陳軫嘗與張儀俱事秦惠王，皆貴重，爭寵，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：「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，將爲國交也，今楚不加善於秦，而善軫者，軫自爲厚，而爲王薄也。且軫欲去秦而之楚，王胡不聽乎。」王謂陳軫曰：「吾聞子欲去秦之楚，有之乎？」軫曰：「然。」王曰：「儀之言果信矣！」軫曰：「非獨儀知之也，行道之士盡知之矣。昔子胥忠於其君，而天子爭以爲臣；曾參孝於其親，而天下願以爲子。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，良僕妾也；出婦嫁於鄉曲者，良婦也。今軫不忠其君，楚亦何以軫爲忠乎？忠且見棄

軫不之楚何歸乎？」王以其言爲然，遂善待之。居秦期年，秦惠王終相張儀，而陳軫奔楚，楚未之重也，而使陳軫使於秦。過梁，欲見犀首，犀首謝弗見，軫曰：「吾爲事來，公不見軫，軫將行，不得待異日。」犀首見之，陳軫曰：「公何好飲也？」犀首曰：「無事也。」陳軫曰：「吾請令公墜事可乎？」犀首曰：「奈何？」陳軫曰：「田需約諸侯從親，楚王疑之未信也，公謂於王曰：『臣與燕趙之王有故，數使人來曰：無事何不相見？願謁行於王，王雖許公，公請勿多車，以車三十乘，可陳之於庭，明言之燕趙。』燕趙客聞之，馳車告其王，使人迎犀首。楚王聞之，大怒，曰：田需與寡人約，而犀首之燕趙，是欺我也。怒而不聽其事。齊聞犀首之北，使人以事委焉，犀首遂行，三國相事，皆斷於犀首。軫遂至秦。韓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秦惠王欲救之，問於左右，左右或曰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。惠王未能爲之決，陳軫適至，秦惠王曰：「子去寡人之楚，亦思寡人否？」陳軫對曰：「王聞夫越人莊舄乎？」王曰：「不聞。」曰：「越人莊舄仕楚執珪，有頃而病，楚王曰：『舄故越之鄙細人也，今仕楚執珪，貴富矣，亦思越否？』中謝對曰：『凡人之思故，在其病也。彼思越

則越聲，不思越則楚聲。」使人往聽之，猶尙越聲也。今臣雖秦逐之楚，豈能無秦聲哉。」
惠王曰：「善，今韓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或謂寡人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寡人不能決，願子爲子主計之，餘爲寡人計之！」陳軫對曰：「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？莊子欲刺虎，館豎子止之，曰：『兩虎方且食牛，食甘必爭，爭則必鬪，鬪則大者傷，小者死，從傷而刺之，一舉必有雙虎之名。』」下莊子以爲然，立須之，有頃，兩虎果鬪，大者傷，小者死，從傷而刺之，一舉必有雙虎之功。今韓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是必大國傷，小國亡，從傷而伐之，一舉必有兩實，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，臣主與王何異也。」惠王曰：「善。」
卒弗救，大國果傷，小國亡，秦與兵而伐，大寇之，此陳軫之計也。

八 公孫衍

公孫衍，號犀首，魏之陰晉人。爲秦說齊魏攻趙，破蘇秦從約，與張儀不睦，而去秦之魏。張儀爲秦之魏，魏王相張儀，公孫衍弗利，故令人謂韓公叔曰：

「張儀已合秦魏矣，其言曰：『魏攻南陽，秦攻三川。』魏王所以貴張子者，欲得韓地

也。且韓之南陽已舉矣，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，則秦魏之交可錯矣，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，收韓而相衍。」

公叔以爲便，因委之，公孫衍以爲功，果相魏，張儀去。義渠君朝於魏，公孫衍聞張儀復相秦，害之，乃謂義渠君曰：「道遠，不得復過，請謁事情。」義渠君曰：「願聞之。」對曰：「中國無事於秦，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；中國爲有事於秦，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。」義渠君曰：「謹聞命。」居無幾何，五國伐秦，陳軫謂秦王曰：「義渠君號夷之賢君，王不如賂之，以撫其心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因以文繡千匹，好女百人，遺義渠君，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：「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！」因起兵襲秦，大敗秦人李伯之下。張儀已卒之後，公孫衍復歸秦，秦欲相之，爲甘茂所間，復之魏。嘗佩五國相之印，或從或橫，常爲約長。

九 虞卿

虞卿，名字籍貫無可考，躡躡擔簏，說趙孝成王，一見，賜黃金百鎰，白璧一雙；再見

，爲趙上卿，故號爲虞卿。秦趙戰於長平，趙不勝，亡一都尉，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：「軍戰不勝，尉復死，寡人使束甲而趨之，何如？」樓昌曰：「無益也，不如發重使爲媾。」虞卿曰：「昌言媾者，以爲不媾軍必破也，而制媾者在秦。且王之論秦也，欲破趙之軍乎否耶？」王曰：「秦不遺餘力矣，必且欲破趙軍。」虞卿曰：「王聽臣，發使出重寶，以附楚魏，楚魏欲得王之重寶，必內吾使，趙使入楚魏，秦必疑天下之合從，且必恐，如此，則媾乃可爲也。」趙王不聽，與平陽君爲媾，發鄭朱入秦，秦內之，趙王召虞卿曰：「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，秦已內鄭朱矣，卿以爲奚如？」虞卿對曰：「王不得媾，軍必破矣，天下賀戰勝者，皆任秦矣，鄭朱，貴人也，入秦，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，楚魏以趙爲媾，必不救王，秦知天下不救王，則媾不可得成也。」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，終不肯媾，長平大敗，遂圍邯鄲，爲天下笑。秦既解邯鄲圍，而趙王入朝，使趙郝約事於秦，割六縣而媾，虞卿謂趙王曰：「秦之攻王也，倦而歸乎？王以其力尙能進，愛王而弗攻乎？」王曰：「秦之攻我也，不遺餘力矣，必以倦而歸也。」虞卿曰：「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歸

，王又以其力之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也，來年秦復攻王，王無救矣。」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，趙郝曰：「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？誠知秦刀之所不能進，此彈丸之地弗予，令秦來年復攻王，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？」王曰：「請聽子割矣，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？」趙郝對曰：「此非臣之所敢任也，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，今秦善韓魏而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，必不如韓魏也，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，開關通幣，齊交韓魏，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，此王之所以事秦，必在韓魏之後也，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」王以告虞卿，虞卿對曰：「郝言不媾，來年秦復攻王，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？今媾，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，今雖割六城何益？來年復攻，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，此自盡之術也，不如無媾，秦雖善攻，不能取六縣，趙雖不能守，終不失六城，秦倦而歸，兵必罷，我自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，是我失之於天下，而取償於秦也；吾國尚利，孰與坐而割地，自弱以強秦哉？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，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，而王之軍必孤，又以王之事秦，不如韓魏也，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，即坐而城盡，來年秦復求割地，王將與之乎？弗與，是棄前功而挑秦

禍也；與之，則無地而給之；語曰：「強者善攻，弱者不能守。」今坐而聽秦，秦兵不做而多得地，是強秦而弱趙也！以益弱之秦，而割愈弱之趙，其計故不止矣！且王之地有盡，而秦之求無已，以有盡之地，而給無已之求，其勢必無趙矣！」趙王計未定，樓緩從秦來，趙王與樓緩計之曰：「予秦地，何如毋予，孰吉？」緩辭讓曰：「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」王曰：「雖然，試言公之私？」樓緩對曰：「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？公甫文伯仕於魯，病死，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，其母聞之，弗哭也，其相室曰：『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？』其母曰：『孔子，賢人也，遂於魯而是不隨也；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，若魯者，必其於長者薄，而於婦人厚也。』故從母言之，是爲賢母；從妻言之，是必不爲妬妻；故其言一也，言者異，則人心變矣。今臣新從秦來，而言勿予，則非計也；言予之，恐王以臣爲秦也；故不敢對，使臣得爲大王計，不如予之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虞卿聞之，入見王曰：「此飾說也，王慎勿予。」樓緩聞之，往見王，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，樓緩對曰：「不然，虞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，夫秦趙構難，而天下皆說，何也？曰：吾且因強而乘弱矣。今趙兵困

於秦。天下之賀戰勝者，則必盡在於秦矣。故不如亟割地爲和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。不然，天下將因秦之強怒，乘趙之敵，瓜分之，趙且亡，何秦之圖乎？故曰虞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。願王以此決之，勿復計也！」虞卿聞之，往見王曰：「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，是愈疑天下，而何慰秦之心哉，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？且臣言勿予者，非固勿予而已也。秦索六城於王，而王以六城賂齊，齊秦之深讎也，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西擊秦，齊之聽王，不待辭之畢也，則是王失之於齊，而取償於秦也，而齊趙之深讎，可以報矣，而示天下有能爲也，王以此發聲，兵未窺於境，臣見秦之重賂至趙，而反媾於王也。從秦爲媾，韓魏聞之，必盡重王，重王，必出重寶以先於王，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，而與秦易道也。」趙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使虞卿東見齊王，與之謀秦。虞卿未返，秦使者已在趙矣，樓緩聞之，亡去。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。居頃之，而魏請爲從，趙孝成王召虞卿謀，過平原君，平原君曰：「願卿之論從也。」虞卿入見王，王曰：「魏請爲從。」對曰：「魏過。」王曰：「寡人固未之許。」對曰：「王過。」王曰：「魏請從，王曰魏過；寡人未之許，又曰寡人過；然則從終不可。」

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，有利，則大國受其福；有敗，則小國受其禍；今魏以小國請其禍，而王以大國辭其福，臣故曰王過魏亦過，竊以爲從便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乃合魏約從。虞卿旣以魏齊之故，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，與魏齊間行，卒去趙，困於梁，魏齊已死，不得意，乃著書，上採春秋，下觀近世，曰節義、稱號、揣摩、政謀，凡八篇。以刺譏國家得失，世傳之曰虞氏春秋。

十 黃歇

黃歇，楚人。遊學博聞，事楚頃襄王。頃襄王以歇爲辯，使於秦。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，敗之於華陽，禽魏將芒卯。韓魏服而事秦，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，未行。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，聞秦之計。當是之時，秦已前使白起攻楚，取巫黔中之郡，拔郢郢，東至竟陵，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。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，遂見欺，留死於秦，頃襄王其子也，秦輕之，恐一舉兵而滅楚，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：

天下莫強於秦楚。今聞大王欲滅楚，此猶兩虎相與鬪。兩虎相與鬪，而鴛犬受其敝。不

如善楚，臣請言其說。臣聞物至則反，冬夏是也，致至則危，累棋是也，今大王之地，徧天下有其二垂，此從生民以來，萬乘之地，未嘗有也。先帝文王莊王之子，三世不忘地於齊，以絕從親之要，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，盛橋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，王可謂能矣！王又舉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門，舉河內，拔燕酸棗虛桃，入邢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，王之功亦多矣！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前復之。又并蒲衍首垣，以臨仁平邱黃濟陽嬰城，而魏氏服；王又割濮磨之北，注齊秦之腰，絕楚趙之脊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，王之威亦殫矣！王若能持功守威，緇攻取之心，而肥仁義之地，使無後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負人徒之衆，仗兵革之強，乘毀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後患也。詩曰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易曰：『狐涉水，濡其尾。』此言始之易，終之難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，而不知榆次之禍；吳見伐齊之便，而不知于隧之敗；此二國者，非無大功也，沒利於前，而易患於後也。吳之信越也，從而伐齊，既勝齊人於艾陵，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；智氏

之信韓魏也，從而伐趙，攻晉陽城，勝有日矣，韓魏叛之，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；今王
妬楚之不毀也，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，臣爲王慮而不取也。詩曰：『大武遠宅而不涉。
』從此觀之，楚國援也，鄰國敵也。詩云：『遯遯冕冕，遇犬獲之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
之。』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，此正吳之信越也。臣聞之，敵不可假，時不可失，
臣恐韓魏卑辭除患，而實欲欺大國也，何則？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
夫韓魏父子兄弟，接踵而死於秦者，將十世矣，本國殘，社稷壞，宗廟毀，刳腹絕腸，
折頸搯頤，首身分離，暴骸骨於草澤，頭顱僵仆，相望於境，父子老弱，係脛束手，爲
羣虜者，相及於路。鬼神孤傷，無所血食。人民不聊生，族始離散流亡，爲佯妾者，盈
滿海內矣，故韓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憂也。今王資之與攻楚，不亦過乎？且王攻楚，將
惡出兵，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？兵出之日，而王憂其不返也！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
韓魏也；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，必攻隨水右壤，隨水右壤，此皆廣川大水，山林谿
谷，不食之地也，王雖有之，不爲得地，是王有毀楚之名，而無得地之實也；且王攻楚

之日，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，秦楚之兵構而不離，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陽蕭相，故宋必盡；齊人南面攻楚，泗上必舉，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，而使獨攻，王假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納齊，韓魏之強，足以校於秦，齊南以泗水爲境，東負海，北倚河，而無後患，天下之國，莫強於齊魏，齊魏得地葆利，而羣事下吏，一年之後，爲帝未能，其於秦王之爲帝有餘矣！夫以王壤土之博，人徒之衆，兵革之強，一舉事而樹怨於楚，遲令韓魏歸帝，重於齊，是王失計也。臣爲王計，莫若善楚，秦楚合而爲一，以臨韓，韓必斂手，王施以東山之險，帶以曲河之利，韓必爲關內之侯；若是而王以十萬成鄭，梁氏寒心，許鄆陵嬰城，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，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；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，注地於齊，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，一經兩海，要約天下，是燕趙無齊楚，齊楚無燕趙也。然後危動燕趙，直搖齊楚；此四國者，不待痛而服矣。

昭王曰：『善。』於是乃止白起可謝韓魏，發使賂楚，約以與國，黃歇受約歸楚，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，秦留之數年，楚頃襄王病，太子不得歸，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，於

是黃歇乃說應侯曰：『相國誠善楚太子乎？』應侯曰：『然。』歇曰：『今楚王恐不起疾，秦不如歸其太子，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重，而德相國無窮，是親與國而得億萬乘也，若不歸，則咸陽一布衣耳，楚更立太子，必不事楚，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，非計也，願相國孰慮之！』應侯以聞秦王，秦王曰：『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，返而後圖之。』黃歇爲楚太子計曰：『秦之留太子也，欲以求利也，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，歇憂之甚，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陽文君子必立爲後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，不如亡秦，與使者俱出，臣請止，以死當之。』楚太子因變衣服，爲楚使者御以出關，而黃歇守舍，常爲謝病，度太子已遠，秦不能追，歇乃自言秦昭王曰：『楚太子已歸出遠矣，歇當死，願賜死。』昭王大怒，欲聽其自殺也，應侯曰：『歇爲人臣，出身以徇其主，太子立，必用歇，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。』秦因遣黃歇。歇至楚三月，楚頃襄王卒，太子完立，是爲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黃歇爲相，封春申君，賜淮北地十二縣。後於考烈王卒時爲其舍人李園所刺死。

十一 范雎

范雎，魏人，字叔，游說諸侯，欲事魏王，家貧，無以自資，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。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，范雎從，留數月，未得報，齊襄王聞范雎口，乃使人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，范雎辭謝，不敢受，須賈知之，大怒，以爲范雎持魏國陰事告齊，故得此饋，令范雎受其牛酒，還其金。既歸，心怒范雎，以告魏相，魏相，魏之諸公子，曰魏齊，魏齊大怒，使舍人笞擊范雎，折脇摺齒，范雎佯死，即卷以簀，置廁中，賓客飲者醉，更溺范雎，故侮辱以懲後，令無妄言者。范從簀中謂守者曰：『公能出我，我必厚謝公。』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，魏齊醉曰：『可矣。』范雎得出。後魏齊悔，復召求之，魏人鄭安平聞之，乃遂操范雎亡，伏匿，更名姓曰張祿。當此時，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，鄭安平詐爲卒，侍王稽，王稽問魏有賢人，可與俱西游者乎？鄭安平曰：『臣里中有張祿先生，欲見君言天下事，其人有仇，不敢晝見。』王稽曰：『夜與俱來！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，語未究，王稽知范雎實，謂曰：『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。』與私約而去。王稽辭魏去，過載范雎入秦，至湖關，望見車驂從西來，范

睢曰：「彼來者爲誰？」王稽曰：「秦相穰侯，東行縣邑。」范雎曰：「吾聞穰侯專秦權，惡內諸侯客，此恐辱我，我掩且匿車中。」有頃，穰侯果至，勞王稽，因立車而語曰：「關東有何變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又謂王稽曰：「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？無益，徒亂人國耳。」王稽曰：「不敢。」即別去。范雎曰：「吾聞穰侯智士也，其見事遲，鄉者疑車中有人，忘索之。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：「此必悔之。」行十餘里，果使騎還索車中，無客，乃已。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。已報使，因言曰：「魏有張祿先生，天下辯士也，曰：『秦王之國，危於累卵，得臣則安，然不可以書傳也。』臣故載來。」秦王弗信，使舍食草具。待命歲餘，當是時，昭王已立三十六年，南拔楚之鄢郢，楚懷王幽死於秦，秦東破齊湣王，常稱帝，後去之，數困三晉，厭天下辯士無所信；穰侯華陽君，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，而涇陽君高陵君，皆昭王同母弟也，穰侯相，三人者更將有封邑，以太后故，私家富重於王室；及穰侯爲秦將，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，欲以廣其陶封。范雎乃上書曰：

臣聞明主立政，有功者不得不賞，有能者不得不官，勞大者其祿厚，功多者其爵尊，

能治衆者其官大，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，有能者亦不得蔽隱，使以臣之言爲可，願行而益利其道；以臣之言爲不可，久留臣，無爲也。語曰：『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。』明主則不然，賞必加於有功，而刑必斷於有罪。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，而腰不足以待斧鉞，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！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，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？且臣聞周有砥硯，宋有結綠，梁有懸黎，楚有和璞，此四寶者，土之所生，良工之所失也，而爲天下名器，然則聖王之所棄者，獨不足以厚國家乎？臣聞善厚家者，取之於國；善厚國者，取之於諸侯；天下有明主，則諸侯不得擅厚者，何也？爲其割榮也，良醫知病人之死生，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，利則行之，害則舍之，疑則少嘗之，雖舜禹復生，弗能改己！語之至者，臣不敢載之於書，其淺者又不足聽也。意者臣愚而不愜於王心耶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？自非然者，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，望見顏色，一語無效，請伏斧質。

於是秦昭王大說，乃謝王稽，使以傳車召范雎，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，伴爲不知水巷

而入其中，王來而宦者怒逐之，曰：『王至。』范雎謬爲曰：『秦安得王？秦獨有太后穰侯耳。』欲以威怒昭王，昭王至，聞其與宦者爭言，遂延迎謝曰：『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，會義渠之事急，寡人且暮自請太后，今義渠之事已，寡人乃得受命，竊聞然不敏，敬執賓主之禮。』范雎辭讓。是日觀范雎之見者，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，秦王屏左右，宮中虛無人，秦王跽而請曰：『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』范雎曰：『唯唯。』有間，秦王復跽而請曰：『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』范雎曰：『唯唯。』若是者三，秦王跽曰：『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？』范雎曰：『非敢然也，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，身爲漁父，而釣於渭濱耳，若是者，交疎也，已說而立爲太師，載與俱歸者，其言深也，故文王雖收功於呂尙，而卒王天下，鄉使文王疏呂尙而不與深言，是周無天子之德，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。今臣，鬻旗之臣也，交疏於王，而所願陳者，皆匡君之事，處人骨肉之間，願效愚忠，而未知王之心也，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，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，臣知今日言之於前，而明日伏誅於後，然臣不敢避也，大王信行臣之言，死不足以爲臣患，亡不足以爲臣憂，漆身爲厲，被髮爲狂，不足

以爲臣恥，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，三王之仁焉而死，五伯之賢焉而死，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，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，死者，人之所以不免也，處必然之勢，可以少補於秦，此臣之所大願也。臣又何患哉！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，夜行晝伏，至於陵水，無以餽其口，膝行蒲伏，稽首肉袒，鼓腹吹箎，乞食於吳市，卒興吳國，闔閭爲伯。使臣得畫謀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幽囚，終身不復見，是臣之說行也，臣又何憂？箕子接輿，漆身爲厲，被髮爲狂，無益於主，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，可以有補所賢之主，是臣之大榮也，臣有何恥？臣之所恐者，獨恐臣死之後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，因以是杜口裹足，莫肯鄉秦耳！足下上畏太后之嚴，下惑於姦臣之態，居深宮之中，不離阿保之手，終身迷惑，無與昭姦，大者宗廟滅覆，小者身以孤危，此臣之所恐耳！若夫窮辱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不敢畏也。臣死而秦治，是臣死賢於生。」秦王跽曰：「先生是何言也？夫秦國辟遠，寡人愚不肖，先生乃辱至於此，是天以寡人愚先生，而存先生之宗廟也，寡人得受命於先生，是天所以辜先王而不棄其孤也，先生奈何有言者是？事無小大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願先生悉以教寡人，無疑寡人也！」

『范雎拜，秦王亦拜，范雎曰：

『大王之國，四塞以爲固，北有甘泉谷口，南帶涇渭，右隴蜀，左關阪，奮擊百萬，戰車千乘，利則出攻，無利則入守，此王者之地也；民怯於私鬪，而勇於公戰，此王者之民也；王并此二者而有之。夫以秦卒之勇，車騎之衆，以治諸侯，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，霸王之業可致也，而羣臣莫當其位，至今閉關十五年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，是穰侯爲秦謀不忠，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。』

秦王聽曰：『寡人願聞失計。』然左右多竊聽者，范雎恐，未敢言內，先言外事，以觀秦王之俯仰，因進曰：

『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，非計也，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，多出師則害於秦，臣意王之計，欲少出師，而悉韓魏之兵也，則不義矣。今見與國之不親也，越人之國而攻，可乎？其於計疎矣！且昔齊湣王南攻楚，破軍殺將，再辟地千里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，豈不欲得地哉？形勢不能也有也。諸侯見齊之罷敝，君臣之不和也，興兵而伐齊，大

之，士辱兵頓，皆咎其王曰：「誰爲此計者乎？」王曰：「女子爲之。」大臣作亂，文子出奔，故齊所以大破者，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，此所謂借賊兵齧盜糧者也。王不如遠交而近攻，得寸則王之寸也，得尺亦王之尺也，今釋此而遠攻，不亦繆乎？且昔者中山之國，地方五百里，趙獨吞之，功成名立，而利附焉，天下莫之能害也。今夫韓魏，中國之處，而天下之樞也，王其欲霸，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，以威楚趙，楚強則附趙，趙強則附楚，楚趙皆附，齊必懼矣，齊懼，必卑辭重幣以事秦，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。」

昭王曰：「吾欲親魏久矣，而魏，多變之國也，寡人不能親，請問親魏奈何？」對曰：「王卑詞重幣以事之。不可。則割地而賂之。不可，因舉兵而伐之。」王曰：「寡人敬聞命矣。」乃拜范雎爲客卿，謀兵事，卒聽范雎謀，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，後二歲，拔邢邱。

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：

「秦韓之地形，相錯如繡，秦之有韓也，譬如木之有葉也，人之有腹之病也，天下無變則已，天下有變，其爲秦患者，孰大於韓乎？王不如收韓。」

昭王曰：「吾固欲收韓，韓不聽，爲之奈何？」對曰：

「韓安得無聽乎？王下兵而攻滎陽，則鞏成臯之道不通；北守太行之道，則上黨之師不下；王一興兵而攻滎陽，則其國斷而爲三。夫韓見必亡，安得不聽乎！若韓聽，而霸事因可慮矣。」

王曰：「善。」且欲發使於韓，范雎日益親，復說，用數年矣。因請問說曰：

「臣居山東時，聞齊之有田文，不聞其有王也；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，不聞其有王也；夫擅國之謂王，能利害之謂王，制殺生之威之謂王。今太后擅行不顧，穰侯出使不報，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，高陵進退不請，四貴備而國不危者，未之有也！爲此四貴者下，乃所謂無王也，然則權安得不傾，令安得從王出乎？臣聞善治國者，乃內固其威，而外重其權，穰侯使者，操王之重，決制於諸侯，剖符於天下，征敵伐國，莫敢不聽，戰勝攻取，則利歸於陶國，弊御於諸侯，戰敗，則結怨於百姓，而禍歸於社稷。詩曰：『木實繁者披其枝，披其枝者傷其心，大其都者危其國，尊其臣者卑其主。』」

杼淳齒管齊，射王股，擢王筋，縣之於廟梁，宿夕而死；李兌管趙，囚主父於沙邱，百日而餓死；今臣聞秦太后讓侯用事，高陵華陽涇陽佐之，卒無秦王，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！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，君專授政，縱酒馳聘弋獵，不聽政事，其所授者，妬賢嫉能，御下蔽上，以成其私，不爲主計，而主不覺悟，故失其國，今自有秩以上，至諸大吏，下及王左右，無非相國之人者，見王獨立於朝，臣竊爲王恐，萬世之後，有秦國者，非王子孫也！」

昭王聞之，大懼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廢太后，逐讓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。秦王乃拜范雎爲相，封以應，號爲應侯。

十二 蔡澤

蔡澤，燕人，游學，于諸侯小大甚衆，不遇。而從唐舉相，曰：「吾聞先生相李兌曰：『百日之內，持國秉政。』有之乎？曰：『有之。』曰：『若臣者何如？』唐舉熟視而笑曰：『先生曷鼻，巨肩，鰓顏，蹙鬢，膝擊，吾聞聖人相，殆先生乎？』蔡澤知唐舉戲之，

乃曰：「富貴吾所自有，吾所不知者壽也，願聞之？」唐舉曰：「先生之壽，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。」蔡澤笑謝而去，謂其御者曰：「吾持梁刺齒肥，躍馬疾驅，懷黃金之印，結紫綬於腰，揖讓人主之前，食肉富貴，四十三年足矣。」去之趙，見逐；入韓魏，遇奪釜鬯於塗；聞應侯任鄒安平王稽，皆負重罪於秦，應侯內慚，蔡澤乃西入秦，將見昭王，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：「燕客蔡澤，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，彼一見秦王，秦王必因君而奪君之位。」應侯聞曰：「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說，吾既知之；衆口之辯，吾皆摧之；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？」使人召蔡澤，蔡澤入，則揖應侯，應侯固不快，及見之又倨，應侯因讓之曰：「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，寧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應侯曰：「請問其說。」蔡澤曰：

「吁！君何見之晚也。夫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。夫人生百體堅強，手足便利，耳目聰明而心聖智，豈非士之願歟？」應侯曰：「然。」蔡澤曰：「質仁秉義，行道施德，得志於天下，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，皆願以爲君王，豈不辨智之期歟？」應侯曰：「然。」蔡澤復曰：「富貴顯榮，成理萬物，使各得其所，性命壽長，終其天年而不夭傷。」

，天下繼其統，守其業，傳之無窮，名實純粹，澤流千里，世世稱之而無絕，與天地終始，豈道德之符，而聖人所謂百祥善事者歟？』應侯曰：『然。』蔡澤曰：『若夫秦之商君，楚之吳起，越之大夫種，其卒然亦可願歟？』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，復繆曰：『何爲不可！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，極身無二慮，盡公而不顧私，設刀鋸以禁奸邪，信賞罰以致治，披腹心，示情素，蒙怨咎，欺舊友，奪魏公子卬，安秦社稷，利百姓，卒爲秦禽將破敵，攘地千里；吳起之事悼王也，使私不得害公，讒不得蔽忠，言不取苟合，行不取苟容，不爲危易行，行義不避難，然爲霸主強國，不辭禍凶；大夫種之事越王也，主雖困辱，悉忠而不解，主雖絕亡，盡能而弗離，成功而弗矜，富貴而不驕怠，若此三子者，固義之至也，忠之節也，是故君子以義死難，視死如歸，生而辱，不如死而榮。士固有殺身以成名，唯義之所在，雖死無所恨，何爲不可哉？』蔡澤曰：『主聖臣賢，天下之盛福也；君明臣直，國之福也；父慈子孝，夫信妻貞，家之福也；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，子胥智而不能完吳，申生孝而晉國亂，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；

何也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，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，而憐其臣子。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，其君非也，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聽，豈慕不遇世死乎！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，是微子不足仁，孔子不足聖，管仲不足大也！夫人之立功，豈不期於成全耶？身與名俱全者，上也；名可法而身死者，其次也；名在僇辱而身全者，下也。』於是應侯稱善。蔡澤少得聞，因曰：『夫商君吳起大夫種，其爲人臣，盡忠致功，則可願矣，闕天事文王，周公輔成王也，豈不亦忠聖乎？以君臣論之，商君吳起大夫種，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？』應侯曰：『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。蔡澤曰：『然則君之主，慈仁任忠，惇厚舊故，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，義不倍功臣，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？』應侯曰：『未知何如也。』蔡澤曰：『今王親忠臣，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，君之設智能，爲主安危修政、治亂強兵，批患折難，廣地殖穀，富國足家強主，尊社稷、顯宗廟、天下莫敢欺犯其主、主之威蓋震海內，功彰萬里之外，聲名光輝，傳於千世，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？』應侯曰：『不若。』蔡澤曰：『今主之親忠臣，不忘舊故，不若

孝公悼王勾踐，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，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，然而君之祿位貴盛，私家之富，過於三子，而身不退者，恐患之甚於三子，竊爲君危之！語曰：「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。」物盛則衰，天地之常數也；進退盈縮，與時變化，聖人之常道也；故國有道則仕，國無道則隱。聖人曰：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，意欲至矣，而無變計，竊爲君不取也。且夫挈鵠犀象，其處勢非不遠死也，而所以死者，惑於餌也；蘇秦智伯之智，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，而所以死者，惑於貪利不止也；是以聖人制禮節欲，取於民有度，使之以時，用之有止，故志不溢，行不驕，常與道俱而不失，故天下承而不絕。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至於葵邱之會，有矜矜之志，畔者九國；吳王夫差，兵無敵於天下，勇強以輕諸侯，陵齊晉，故遂以殺身亡國；夏育太史噉，叱呼駭三軍，然而身死於庸夫；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，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。夫商君爲秦孝公用法令，禁姦邪，尊賢必賞，有罪必罰，平權衡，正度量，調輕重，決裂阡陌，以靜生民之業，而一其俗，勸民耕農利土，

一室無二事，力田畜積，習戰陣之事，是以兵動而地廣，兵休而國富，故秦無敵於天下，立威諸侯，成秦國之業，功已成矣，而遂以車裂；楚地方數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白起率數萬之師，以與楚戰，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，再戰南并蜀漢，又越韓魏而攻強趙，北坑馬服，誅屠四十餘萬之衆，盡之于長平之下，流血成川，沸聲若雷，遂入圍邯鄲，使秦有帝業，楚趙天下之強國，而秦之仇敵也，自是之後，楚趙皆懼伏，不敢攻秦者，白起之勢也，身所服者，七十餘城，功已成矣，而遂賜劍死於杜郵；吳起爲楚悼王立法，卑滅大臣之威重，罷無能，廢無用，捐不急之官，塞私門之請，一楚國之俗，禁游客之民，精耕戰之士，南收揚越，北并陳蔡，破橫散從，使馳說之士，無所開其口，禁朋黨以厲百姓，定楚國之政，兵震天下，威服諸侯，功已成矣，而卒枝解；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，免會稽之危，以亡爲存，因辱爲榮，隄草入邑，辟地殖穀，率四方之士，專上下之力，輔勾踐之賢，報夫差之仇，卒擒勁吳，令越成霸，功已彰而信矣，勾踐終負而殺之；此四子者，功成不去，禍至於身，此所謂信而不能諂，往而不能返者也。范蠡知

之，超然辟世，長爲陶朱公。君獨不觀夫博者乎？或欲大投，或欲分功，此皆君之所明知也，今君相秦，計不下席，謀不出廊廟，坐制諸侯，利施三川，以實宜陽，決羊腸之險，塞太行之道，又斬范中行之路，六國不得合從，棧道千里，通於蜀漢，使天下皆畏秦，秦之欲得矣，君之功極矣；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，如是不退，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。吾聞之，鑒於水者，見面之容；鑒於人者，知吉與凶；書曰：「成功之下，不可久處。」四子之禍，君何居焉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，讓賢者而授之，退而巖居川觀，必有伯夷之廉，長爲應君，世世稱孤，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，喬松之壽，孰與以禍終哉？即君何居焉？忍不能自離，疑不能自決，必有四子之禍矣！易曰：「亢龍有悔。」此言上而不能下，信而不能詘，往而不能自返者也，願君熟計之？」

應侯曰：「善，吾聞欲而不知止，失其所以欲；有而不知足，失其所以有；先生幸教，雖敬受命。」於是乃延入坐，爲上客。後數日，入朝，言於秦昭王曰：「客新有從山東來者，曰蔡澤，其人辯士，明於三王之事，五伯之業，世俗之變，足以寄秦國之政，臣之見人甚

衆，莫及，臣不如也，臣敢以聞。」秦昭王召見與語，大說之，拜爲客卿。應侯因謝病，請歸相印。昭王強起應侯，應侯遂稱病篤。范雎免相。昭王漸說蔡澤計畫，遂拜爲秦相。

十三 呂不韋

呂不韋，陽翟大賈人，往來販賤賣貴，家累千金。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，其四十二年，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，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，安國君有所甚愛姬，立以爲正夫人，號曰華陽夫人。華陽夫人無子，安國君中男名子楚，子楚母曰夏姬，母愛。子楚爲楚質子於趙，秦數攻趙，趙不甚禮子楚。子楚，秦諸庶孽孫，質於諸侯，車乘進用不饒，居處困，不得意。呂不韋賈邯鄲，見而憐之曰：「此奇貨可居！」乃往見子楚，說曰：「吾能大子之門。」子楚笑曰：「且自大君之門，而乃大吾門。」呂不韋曰：「子不知也，吾門待子門而大。」子楚心知所謂，乃引與坐，深語，呂不韋曰：「秦王老矣，安國君得爲太子。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，華陽夫人無子，能立嫡嗣者，獨華陽夫人耳，今子兄弟二十餘人，子又居中，不甚見幸，久質諸侯，即大王薨，安國君爲王，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爲太

子矣！」子楚曰：「然。爲之奈何？」呂不韋曰：「子貧，客於此，非有以奉獻於親，及結賓客也。不韋雖貧，請以千金爲子西游，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，立子爲適嗣。」子楚乃頓首曰：「必如君策，請待分秦國與君共之。」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，結賓客；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游秦，求見華陽夫人姊，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，因言子楚賢智，結諸侯賓客徧天下，常曰：「楚也以夫人爲天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夫人大喜。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：

「吾聞之，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，今夫人事太子，甚愛而無子，不以此時，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，舉立以爲嫡而子之，夫在則尊重，夫百歲之後，所子者爲王，終不失勢，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，不以繁華時樹本，即色衰愛弛後，雖欲開一言，尙可得乎？今子楚賢，而自知中男也，次不得爲嫡，其母又不得幸，自附夫人，夫人誠以此事拔以爲嫡，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。」

華陽夫人以爲然，承太子間，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，來往者皆稱譽之，乃因涕泣曰

：「妾幸得充後宮，不幸無子，願得子楚，立以爲嫡嗣，以託妾身！」安國君許之，乃與夫人刻玉符，約以爲嫡嗣。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，而請呂不韋傅之，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。秦昭王五十年，使王齕圍邯鄲急，趙欲殺子楚，子楚與呂不韋謀，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，得脫，亡赴秦軍，遂以得歸。秦昭王五十六年，薨，太子安國君立爲王，華陽夫人爲王后，子楚爲太子，秦王立一年，薨，諡爲孝文王。太子子楚代立，是爲莊襄王。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，眞母夏姬，尊以爲夏太后。莊襄王元年，以呂不韋爲丞相，封爲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陽十萬戶，以通於太后，於始皇十二年畏罪自殺。

十四 游騰

游騰，鄉里無所攷，秦令嫪里疾以車百乘入周，周君以卒迎之，甚敬，楚懷王怒其重秦客，讓周，於是游騰爲周說楚懷王曰：

「昔智伯欲伐公由，遣之大鐘，載以廣車，因隨入以兵，公由卒亡，無備故也；齊桓公伐蔡，號言伐蔡，其實襲楚；今秦，虎狼之國也，兼有吞周之意，使嫪里疾以車百乘

入周、周君懼焉，以蔡公由惑之，故使長兵在前，強弩在後，名曰衛疾，而實囚之。周君豈能無愛國哉？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。」

楚王乃悅。

十五 馮忌

馮忌，戰國時人，鄉里無所知，嘗馳說於趙，是時趙王擬逐其弟廬陵君，於是馮忌乃爲廬陵君說趙王，且借穢以求深談。馮忌請見趙王，行人見之，馮忌接手俛首，欲言而不敢。王問其故？馮忌對曰：「客有見人於服子者，已而請其罪，服子曰：『公之客獨有三罪，望我而笑，是狎也；談語而不稱師，是背也；交淺而言深，是亂也。』」客曰：「不然，夫望人而笑，是和也；言而不稱師，是庸說也；交淺而言深，是忠也。」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，席隴畝而廕庇，陰移而受天下傳；伊尹負鼎俎而干湯，姓名未著而受三公；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，則天下不傳，而三公不得也。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，可乎？」王曰：「請奉教。」於是馮忌乃說趙王曰：

『王之逐廬陵君，爲燕也？』王曰：『吾所以重者，無燕秦也。』對曰：『秦王以虞卿爲言，而王不逐也；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，而王逐之，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？』王曰：『吾非爲燕也，吾固將逐之。』對曰：『然則王逐廬陵君，又不爲燕也，行逐愛弟，又兼無燕秦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！』

趙王於是止逐廬陵君。當是時，平原君將北伐上黨，出兵攻燕，馮忌乃說平原君止伐燕，曰：

『燕不可伐也，夫以秦將武安君白起，乘七勝之威，而與馬服之子，戰於長平之下，大敗趙師，因以其餘兵，圍邯鄲之城，趙以亡敗之餘衆，收破軍之敝守，而秦疲於邯鄲之下，趙守而不可拔然者，攻難而守者易也。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，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，今七敗之禍未復，而欲以疲趙攻強燕，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，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，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，此乃強吳之所以亡，而弱越之所以霸，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！』

平原君曰：『善哉！』遂乃止伐燕。

十六 唐雎

唐雎，魏人。魏安釐王十一年，齊楚相約而攻魏，魏使人求救於秦，冠蓋相望也，而秦救不至，時唐雎年九十餘矣，謂魏王曰：『老臣請西說秦王，令兵先臣出。』魏王再拜，遂約車而遣之。唐雎到，入見秦王，秦王曰：『文人芒然乃遠至此，甚苦矣！夫魏之來求救數矣，寡人知魏之急矣。』唐雎對曰：

『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，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！夫魏一萬乘之國也，然所以西面事秦，稱東藩，受冠帶，祠春秋者，以秦之強，足以爲與也，今齊楚之兵，已合於郊外矣，而秦救不發，亦將賴其未急也，使之太急，彼且割地而約從，王曰：『臣死且不避，天下皆叛，天下皆叛，天下皆叛。』必待其急而救之，是失一東藩之魏，而強二敵之齊楚，則王何利焉？』

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，魏氏復定。

十七 安期生

安期生，齊之琅邪阜鄉人，賣藥海上，受學於河上丈人，時人皆言千歲翁，秦始皇東游，請與語三日夜，賜金璧值數十萬，出阜鄉亭，皆置之而去，留書與赤烏爲報，曰：『後數十年，求我於蓬萊山下。』後始皇遣人入海求之不可得，立祠阜鄉亭邊十數處云。與蒯通善，嘗干項羽，羽不能用其策，而項羽欲封此兩人，兩人卒不肯受。

十八 蒯通

蒯通，范陽人，本與漢武帝同諱。楚漢初起，武臣略定趙地，號武信君，通說范陽令徐公曰：

『臣范陽百姓蒯通也，竊聞公之將死，故弔之！雖然，賀公得通而生也。』徐公再拜曰：『何以弔之？』通曰：『足下爲令十餘年矣，殺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斷人之足，鯨人之首，甚衆，慈父孝子，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，畏秦法也，今天下大亂，秦政不施，然則慈父孝子，將爭接刃於公之腹，以復其怨，而成其名，此通之所以弔者！』曰：『何以賀得子而生也？』曰：『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，使人候問其死生，通且見武信

君而說之，曰：「必將戰勝而後略地，攻得而後下城，臣竊以爲殆矣！用臣之計，毋戰而略地，不攻而下城，傳檄而千里定可乎？」被將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臣因對曰：「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，怯而畏死，貪而好富貴，故欲以其城先下君，先下君而不和，則邊地之城，皆將相告曰，范陽令先降而身死，必將嬰城固守，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，爲君計者，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，使馳騫於燕趙之郊，則邊城皆將相告曰，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，必相率而降，猶如阪上走丸也，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。」

「徐公再拜，具車馬遣迺，通遂以此說武臣，武臣以車百乘，騎二百，侯印，迎徐公。燕趙聞之，降者三十餘城，如通策焉。其後漢將韓信虜魏王，破趙代，降燕，定三國，引兵將東擊齊，未度平原，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，信欲止，通說信曰：

「將軍受詔擊齊，而漢獨發關使下齊，寧有詔止將軍乎？何以得無行？且酈生一士，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，將軍將數萬之衆，迺下趙五十餘城，爲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！」

於是信然之，從其計，遂渡河。齊已聽酈生，即留之，縱信備漢守禦，信因襲歷下軍，遂至臨菑。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烹之。因敗走。信遂定齊地，自立爲齊假王。漢方困於滎陽，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，以安固之；項王亦遣武涉說信，欲與連和；蒯通通知天下權在信，欲說信令背漢，乃先微感信曰：

『僕嘗受相人之術，相君之面，不過封侯，又危而不安；相君之背，貴而不可言。』信曰：『何謂也？』通因請問，曰：『天下初作難也，俊雄豪傑，建號一呼，天下之士，雲合霧集，魚鱗雜襲，飄至風起，當此之時，憂在亡秦而已。今劉項分爭，使人肝腦塗地，流離中野，不可勝數，漢王將數十萬衆，距鞏洛，岨山河，一日數戰，亡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敗滎陽，傷成臯，還走宛葉之間，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！楚人起彭城，轉門逐北，至滎陽，乘利席勝，威震天下，然兵困於京索之間，迫西山而不能進，三年於此矣，銳氣挫於嶮塞，糧食盡於內藏，百姓罷極，無所歸命，以臣料之，非天下賢聖，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。當今之時，兩主縣命足下，足下爲漢，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，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。當今之時，兩主縣命足下，足下爲漢，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，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。』

，臣願披心腹墮肝膽，效愚忠，恐足下不能用也！方今爲足下計，莫若兩利而俱存之，參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；其勢莫敢先動。夫以足下之賢聖，有甲兵之衆，據強齊，從燕趙，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，因民之欲，西鄉爲百姓請命，天下孰敢不聽足下？按齊國之故，有淮泗之地，懷諸侯以德，深拱揖讓，則天下君王，相率而朝齊矣。蓋聞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，時至弗行，反受其殃，願足下熟圖之！」信曰：「漢遇我厚，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？」通曰：「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，及爭張騫陳釋之事，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，借兵東下，戰於鄆北，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，頭足異處，此二人相與，天下之至驩也，而卒相滅亡者，何也？患生於多欲，而人心難測也！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，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，夫事多大於張騫陳釋之事者，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！丈夫種存亡趨伯勾踐，立功名而身死，語曰：「野禽彈，走狗烹，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故以交友言之，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；以忠臣言之，則不過大夫種；此二者宜足以觀矣，願足下深慮之！且臣聞之，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。」

足下涉西河，虜魏王，禽夏說，下井陘，誅成安君之罪，以令於趙，脅燕定齊，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，遂斬龍且西鄉以報，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，略不世出者也！今足下挾不賞之功，戴震主之威，歸楚，楚人不信；歸漢，漢人震恐；足下欲持是安歸乎？夫勢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高天下之名，竊爲足下危之！」

信曰：「生且休矣，吾將念之。」數日，通復說曰：

「聽者，事之候也；計者，存亡之機也。夫隨斯養之役者，失萬乘之權；守檐石之祿者，闕卿相之位；計誠知之，而決弗敢行者，百事之禍也。故猛虎之猶與，不如蠶蠹之致蓋；孟賁之狐疑，不如童子之必至；此言貴能行之也。夫功者難成而易敗，時者難值而易失，時乎！時不再來，願足下無疑臣之計！」

信猶與不忍背漢，又自以功多，漢不奪我齊，遂謝通。通說不聽，惶恐，乃陽狂爲巫。天下既定，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，謀反，被誅，臨死，歎曰：「悔不用蒯通之言，死於女子之手！」高帝曰：「是齊辯士蒯通。」酒詔齊召蒯通，通至，上欲烹之，曰：「若敦韓信反

，何也？」通曰：「狗各吠非其主，當彼時，臣獨知齊王韓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者，先得。下天匍匐，爭飲爲陛下所爲，願力不能，可殫誅耶！」上迺赦之。至齊悼惠王時，曹參爲相，禮下賢人，請通爲客。初齊王田榮怨項羽，謀舉兵畔之，劫齊士不與者死，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，在劫中，強從，及田榮敗，二人醜之，相與入深山隱居，客謂通曰：「先生之於曹相國，拾遺舉道，顯賢進能，齊國莫若先生者，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，世俗所不及，何不進之於相國乎？」通曰：「諾，臣之里婦，與里之諸母相善也，里婦夜亡肉，姑以爲盜，怒而逐之，婦晨去，過所善諸母，語以事而謝之，里母曰：女安行？我今令而家追汝矣。即東總請火於亡肉家，曰：「昨暮夜犬得肉，爭鬪相殺，請火治之。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，故里母，非談話之士也。東總乞火，非還婦之道也，然物有相感，事有適可，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。」迺見相國曰：

「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，足下即欲求婦，何取？」曰：「取不嫁者。」通曰：「然則求臣亦猶是也，彼東郭先生梁石君，齊之俊士也，隱居不嫁，

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，願足下使人禮之！」

曹相國曰：「敬受命。」皆以爲上賓。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，亦自序其說，凡八十一首，號曰雋永。

十九 鄺食其

鄺食其，陳留高陽人，好讀書，家貧，落魄無衣食業，爲里門監，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，皆謂之狂生。及陳勝項梁等起，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，食其聞其將皆握飯好荷禮，自用，不能聽大度之言，食其乃自匿。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，沛公麾下騎士，適食其里中子，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，騎士歸，食其見，謂曰：「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，此真吾所願從游，莫爲我先。若見沛公，謂曰：「臣里中有鄙生，年六十餘，長八尺，人皆謂之狂生，自謂我非狂。」騎士曰：「沛公不喜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，與人言，常大罵，未可以儒生說也。」食其曰：「第言之！」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。沛公至高陽傳舍，使人召食其，食其至，入謁，沛公方踞牀，令兩女子洗，而見食其，食其入，即長揖不拜，

曰：『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？欲率諸侯破秦乎？』沛公罵曰：『豎儒，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諸侯相率攻秦，何謂助秦？』食其曰：『必欲聚徒，合義兵，誅無道秦，不宜踞見長者。』於是沛公輟洗起衣，延食其上坐，謝之。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，沛公喜賜食其食，問曰：『計安出？』食其曰：『足下起瓦合之卒，收散亂之兵，不滿萬人，欲以徑入強秦，此所謂探虎口者也！夫陳留天下之衝，四通五達之郊也，今其城中，又多積粟，臣知其令，今請使令下足下，即不聽，足下舉兵攻之，臣爲內應。』於是遣食其往，沛公引兵隨之，遂下陳留，號食其爲廣野君。食其言弟商，使將數千人，從沛公西南略地。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。漢三年秋，項羽擊漢，拔滎陽，漢兵遁保鞏，楚人聞韓信破趙，彭越數反梁地，則分兵救之，韓信方東擊齊，漢王數困滎陽成臯，計欲捐成臯以東，屯鞏洛以拒楚，食其因曰：

『臣聞之，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，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，王者以民爲天，而民以食爲天。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，臣聞其下，乃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滎陽，不堅守敖倉，迺引而東，令適卒分守成臯，北乃天所以資漢。方今楚易取而漢反節，自奪便，臣竊

以爲過矣！且兩雄不俱立，楚漢久相持不決，百姓騷動，海內搖蕩，農夫釋耒，紅女下機，天下之心，未有所定也，願足下急復進兵，收取滎陽，據敖倉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杜太行之道，距飛狐之口，守白馬之津，以示諸侯形制之勢，則天下知所歸矣。方今燕趙已定，唯齊未下，今田廣據千里之齊，田間將二十萬之衆，軍於歷城，諸田宗強，負海岱，阻河濟，南近楚，齊人多變詐，足下雖遣數十萬師，未可以歲月破也。臣請得奉明詔，說齊王，使爲漢而稱東藩。」

上曰：『善。』迺從其畫，復守敖倉。而使食其說齊王曰：

『王知天下之所歸乎？』齊王曰：『不知也。』曰：『知天下之所歸，則齊國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歸，即齊國未可保也。』齊王曰：『天下何歸？』食其曰：『天下歸漢。』齊王曰：『先生何以言之？』曰：『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，約先入咸陽者王之，項王背約不與，而王之漢中。項王遷殺義帝，漢王起蜀漢之兵，擊三秦，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諸侯之後，降城即以侯其將，得賂則以分其士，與天

下同其利，豪英賢材，皆樂爲之用，諸侯之兵，四面而至，蜀漢之粟，方船而下。項王有背約之名，殺義帝之負，於人之功無所記，於人之罪無所忘，戰勝而不得其賞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項氏莫得用專，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，攻城得賂，積財而不能賞，天下畔之，賢材怨之，而莫爲之用，故天下之士歸於漢，王可坐而策也。夫漢王發蜀漢，定三秦，涉西河之外，援上黨之兵，下井陘，誅成安君，破北魏，舉三十二城，此黃帝之兵，非人之力，天之福也！今已據敖倉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守白馬之津，杜太行之阨，距飛狐之口，天下後服者先亡矣！王疾下漢王，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漢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！」

田廣以爲然，迺聽食其，罷麾下兵守戰備，與食其日縱酒。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，迺夜渡兵平原，襲齊，齊王田廣聞漢兵至，以爲食其賣己，迺烹食其。

二十 陸賈

陸賈，楚人，以客從高祖定天下，名有口辯，居左右，常使諸侯。時中國初定，尉佗平

南越因王之，高祖使賈賜佗印，爲南越王，賈至，尉佗繼結箕踞見賈，賈因說佗曰：

『足下中國人，親戚昆弟，墳墓在真定，今足下反天性，棄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，與天子抗衡爲敵國，禍且及身矣！夫秦失其正，諸侯豪傑並起，唯漢王先入關，據咸陽，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，諸侯皆屬，可謂至強矣。然漢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諸侯，遂誅項羽，五年之間，海內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！天子聞君王王南越，而不助天下誅暴逆，將相欲移兵而誅王，天子憐百姓新勞苦，且休之，遣臣授君王印，剖符通使，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，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強於此，漢誠聞之，掘燒君王先人家墓，夷種宗族，使一偏將，將十萬衆臨越，即越殺王降漢，如反覆手耳。』

於是佗迺蹶然起坐，謝賈曰：『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』因問賈曰：『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？』賈曰：『王似賢也。』復問曰：『我孰與皇帝賢？』賈曰：『皇帝起豐沛，討暴秦，誅強楚，爲天下興利除害，繼五帝三王之業，統天下，理中國，中國之人以億計，地方萬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衆車輿，萬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判，未始有也！今王衆

不過數萬，皆蠻夷崎嶇山海間，譬如漢一郡，王何乃比於漢？」佗大笑曰：「吾不起中國，故王此，使我居中國，何遽不若漢。」迺大說賈，留與飲數月，曰：「越中無足與語，至生來，令我日聞所不聞。」賜賈橐中裝直千金，它送亦千金，賈卒拜佗爲南越王，令稱臣奉漢約。歸報，高帝大說，拜賈爲大中大夫。賈時時前說稱詩書，高帝罵之曰：「乃公居馬上得之，安事詩書？」賈曰：「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乎？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，秦任刑法不變，卒滅趙氏，鄉使秦以并天下，行仁義，法先聖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」高帝不懌，有慚色，謂賈曰：「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，及古成敗之國。」賈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嘗不稱善！左右呼萬歲，稱其書曰新語。呂太后時，王諸呂，諸呂擅權，欲劫少主危劉氏，右丞相陳平患之，力不能爭，恐禍及已，平常燕居深念，賈往不請直入坐，陳平方念，不見賈，賈曰：「何念深也？」平曰：「生揣我何念？」賈曰：「足下位爲上相，食三萬戶侯，可謂極富貴無欲矣，然有憂念，不過思諸呂少主耳。」陳平曰：「然，爲之奈何？」賈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

；天下危，注意將；將相和，則士豫附，士豫附，天下雖有變，則權不分，權不分，爲社稷計，在兩君掌握耳。臣常欲謂太尉絳侯，絳侯與我戲易吾言。君何不交驩太尉，深相結。」

爲陳平畫呂氏數事，平用其計，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，厚具樂飲太尉，太尉亦報如之，兩人深相結，呂氏謀益壞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，車馬五十乘，錢五百萬，遺賈，爲食飲費，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，名聲籍甚。及誅呂氏，立孝文，賈頗有力。孝文即位，欲使人之南越，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，往使尉佗，去黃屋稱制，令比諸侯皆如意指。後陸賈以壽終。

二十一 侯公

侯公，無鄉里名字。漢高帝四年，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，項王至，漢軍畏楚，盡走險阻。是時漢兵盛，食多；項王兵罷，食絕；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，項王弗聽。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，項王乃與漢約，中分天下，割鴻溝以西者爲漢；鴻溝而東者爲楚；項王許之，即歸漢王父母妻子，軍皆呼萬歲。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，陸弗肯復見。曰：此天下辯士，所居傾國，故號爲平國君。

二十二 隨何

隨何、籍貫無可考。以辨稱於時，仕漢王爲謁者。漢三年時，楚已封英布爲淮南王，漢王嬰楚、大戰彭城，不利，出梁地，至虞，謂左右曰：『如彼等者，無足與計天下事！』隨何進曰：『不審陛下所謂？』漢王曰：『孰能爲我使淮南，令之發兵倍楚，留項王於齊數月，我之取天下，可以百全。』隨何曰：『臣請使之。』迺與二十人俱，使淮南，至，因太宰主之，三日不得見，隨何因說太宰曰：『王之不見何，必以楚爲強，以漢爲弱，此臣之所以爲使。使何得見，言之而是耶，是大王所欲聞也；言之而非耶，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，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。』太宰迺言之王，王見之，隨何曰：

『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，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？』淮南王曰：『寡人北鄉而臣事之。』隨何曰：『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，北鄉而臣事之，必以楚爲強，可以託國也。』

項王伐齊，身負板築，以爲士卒先，大王宜悉淮南之衆，身自將之，爲楚軍前鋒，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，夫北面而臣事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夫漢王戰於彭城，項王未出齊也，大

王宜驅淮南之兵渡淮，日夜會戰彭城下，大王撫萬人之衆，無一人渡淮者，垂拱而觀其執勝。夫託國於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大王提空名以鄉楚，而欲厚自託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！然而大王不肯楚者，以漢爲弱也，夫楚兵雖強，天下負之不義之名，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，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，漢王收諸侯，還守成臯滎陽，下蜀漢之粟，深溝壁壘，分卒守徼乘塞，楚人還兵，間以梁地，深入敵國八九百里，欲戰則不得，攻城則力不能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，楚兵至滎陽成臯，漢堅守而不動，進則不得攻，退則不能解，故曰，楚兵不足恃也。使楚勝漢，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，夫楚之強，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！故楚不如漢，其勢易見也。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，而自託於危亡之楚，臣竊爲大王惑之！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，夫大王發兵而倍楚，項王必留，留數月，漢之取天下，可以萬全，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，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，又況淮南，淮南必大王有也，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，願大王之留意也！』

淮南王曰：『請奉命。』陰許畔楚與漢，未敢泄也，楚使者在，方急責英布發兵，舍傳

舍，隨何直入，坐楚使者上坐，曰：『九江王已歸漢，楚何以得發兵？』布愕然，楚使者起，何因說布曰：『事已構，可遂殺楚使者，無使歸，而疾走漢并力。』布曰：『如使者教。』因起兵而擊之耳。於是殺使者，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，數月，龍且擊淮南，破布軍。布欲引兵走漢，恐楚王殺之，故間行與何俱歸漢。漢既滅楚，諸將論功，何曰：『陛下當日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，不能取淮南，是臣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。』於是高祖以何爲護軍中尉。

二十三 陳恢

陳恢，宛人，秦二世時爲南陽守齮舍人。沛公略韓地轅轅，北攻平陰，絕河津南，戰洛陽東，軍不和，還至陽城，收軍中馬騎，與南陽守齮戰犍東，破之，略南陽郡，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，沛公引兵過而西，張良諫曰：『沛公雖欲急入關，秦兵尙衆，距險，今不下宛，宛從後擊，強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』於是沛公乃夜引兵，從他道還，更旗幟，黎明，圍宛城三匝，南陽守欲自剄，陳恢曰：『死未晚也。』乃踰城見沛公曰：

「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，今足下留守宛，宛，大郡之都也，連城數十，人民衆，積蓄多，吏人自以爲降必死，故皆堅守乘城，今足下盡日止攻，士死傷者必多，引兵去宛，宛必隨足下後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，後又有強宛之患，爲足下計，莫若約降，封其守，因使止守，引其甲卒與之西，諸城未下者聞聲，爭開門而待，足下通行無所罣。」沛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以宛守爲殷侯，封陳恢千戶。

二十四 召平

召平，秦時官東陵侯，秦破，爲布衣，貧，種瓜於長安城東。漢十一年，陳豨反，高祖自將至邯鄲，未罷，淮陰侯謀反關中，呂后用蕭何計，誅淮陰侯。上已聞淮陰侯誅，使使拜丞相蕭何爲丁國，益封五千戶，令卒五百人，一都尉，爲相國衛。諸君皆賀，召平獨弔而說何曰：

「禍自此始矣！上暴露於外，而君守於中，非被矢石之事，而益君封置衛者，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，疑君心矣！夫置衛衛君，非以寵君也，願君讓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財佐

軍，則上心悅。」

蕭何從其計，高帝乃大喜。

二十五 朱建

朱建，楚人，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。有罪去，後復事布，布欲反時，聞建，建諫止之，布不聽，聽梁父侯遂反。漢既誅布，聞建諫之，高祖賜建平原君，家徙長安，爲人辯有口，刻廉剛直，行不苟合，義不取容。辟陽侯行不正，得幸呂太后，欲知建，建不肯見。及建母死，貧未有以發喪，方假貳服具。陸賈素與建善，乃見辟陽侯賀曰：「平原君母死。」辟陽侯曰：「平原君母死，何乃賀我？」陸生曰：「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義不知君，以其母故，今其母死，君誠厚妾喪，則彼爲君死矣。」辟陽侯迺奉百金稅。列侯貴人，以辟陽侯故，往賻凡五百金。久之，人或毀辟陽侯，惠帝大怒，下吏欲誅之，太后慚不可言。大臣多害辟陽侯行，欲遂誅之，辟陽侯困急，使人欲見建。建辭曰：「獄急不敢見君。」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，說曰：

『君所以得幸帝，天下莫不聞。今辟陽侯幸太后而，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。今日辟陽侯誅，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，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。帝聽君出辟陽侯，太后大驩，兩主俱幸君，君富貴益倍矣。』

於是閔籍孺大恐，從其計，言帝，帝果出辟陽侯。辟陽侯之囚，欲見建，建不見，辟陽侯以爲背之，大怒；及其成功，出之大驚。呂太后崩，大臣誅諸呂，辟陽侯於諸呂至深，卒不誅，計畫所以全者，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。孝文時，淮南厲王殺辟陽侯，以黨諸呂故，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，使吏捕欲治。聞吏至門，建欲自殺，諸子及吏皆曰：『事未可知，何自殺爲？』建曰：『我死禍絕，不及乃生矣。』遂自剄。文帝聞而惜之曰：『吾無殺建意也！』乃召其子拜爲中太夫。

二十六 婁敬

婁敬，齊人，漢五年，戍隴西，過洛陽，高帝在焉，敬脫鞵輅，見齊人虞將軍曰：『臣願見上言便宜。』虞將軍欲與鮮衣，敬曰：『臣衣帛，衣帛見，衣褐，衣褐見，不敢易衣。』

「虞將軍入言上，上召見，賜食已，而問敬，敬說曰：

「陛下都洛陽，豈欲與周室比隆哉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敬曰：「陛下王天下，與周異，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，積德業善十餘世，公劉避居豳，太王以狄伐故去豳，杖馬箠去居岐，國人爭歸之。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，始受命，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，武王伐紂，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，遂滅殷。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屬傅相焉，迺營成周都洛，以爲此天下中，諸侯四方納貢職，道里鈞矣。有德則易以王，無德則易以亡，凡居此者，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，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衰，分而爲二，天下莫朝周，周不能制，非德薄，形勢弱也。今陛下起豐沛，收卒三千人，以之徑往，卷蜀漢，定三秦，與項籍戰滎陽，大戰七十，小戰四十，使天下之民，肝腦塗地，父子暴骸中野，不可勝數，哭泣之聲不絕，傷夷者未起，而欲比隆成康之時，臣竊以爲不侔矣！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，卒然有急，百萬之衆可具，因秦之故資甚美，膏腴之地，此所謂天府，陛下入關而都之，山東雖亂，秦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與人鬥，不韙其亢，拊

其背，未能全勝，今陛下入關而都，按秦之故，此亦極天下之亢，而拊其背也。」

高帝問羣臣，羣臣皆山東人，爭言周王數百年，秦二世則亡，不如鄴周，上疑未能決。及留侯明言入關便，即日駕西都關中，於是上曰：『本言都秦地者婁敬，婁者劉也，賜姓劉氏，拜爲郎中，號曰奉春君。漢七年，韓王信反，高帝自往擊，至晉陽，聞信與匈奴欲擊漢，上大怒，使人使匈奴，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，徒見其老弱及羸畜，使者十輩來，皆言匈奴易擊，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，還報曰：『兩國相擊，此宜夸矜見所長，今臣往，徒見羸弱老弱，此必欲見短，伏奇兵以爭利，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。』是時漢兵以蹶旬注，三十餘萬衆，兵已業行，上怒罵敬曰：『齊虜以舌得官，迺今妄言沮吾軍。』械繫敬廣武，遂往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，七日然後得解。高帝至廣武，赦敬曰：『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，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。』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，號建信侯。高帝罷平城歸，韓王信亡入胡，當是時，冒頓單于兵強，控弦四十萬騎，數苦北邊，上患之，問敬，敬曰：『天下初定，士卒罷於兵革，未可以武服也，冒頓殺父代立，妻羣母，以力爲威，未可以仁義說也。』

，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，然陛下恐不能爲。」上曰：「誠可，何爲不能，願爲奈何？」敬曰：「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，厚奉遺之，彼知漢女送厚，蠻夷必慕以爲閭氏，生子必爲太子，代單于。何者？貪漢重幣。陛下以歲時漢所餘，彼所鮮數間遺，使辯士風諭以禮節，冒頓在，固爲子婿，死，外孫爲單于，豈曾聞外孫與父亢禮哉？可毋戰以漸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後宮，詐稱公主，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。」高帝曰：「善。」欲遣長公主，呂后泣曰：「妾唯以一太子一女，奈何棄之匈奴？」上竟不能遣長公主，而取家人子爲公主，妻單于，使敬往結和親約。敬從匈奴來，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，去長安近者七百里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，秦中新破，少民地肥饒可益實，夫諸侯初起時，非齊諸田，楚昭屈景莫與，今陝下雖都關中，實少人，此近胡寇，東有六國強族，一日有變，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！臣願陛下徙齊諸田，楚昭屈景，燕趙韓魏後，及豪傑名家，且實關中，無事可以備胡；諸侯有變，亦足率以東伐；此強本弱末之術也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。

二十七 鄒陽

鄒陽、齊人，漢興，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，吳王。招致四方游士，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，皆以文辯著名。久之，吳王以太子事怨望。稱疾不朝，陰有邪謀，陽奏書諫，爲其事尙隱，惡指斥言，故先引秦爲諭，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，然後迺致其意，其辭曰：

臣聞秦倚曲臺之宮，懸衡天下，盡地而不犯，兵加胡越，至其晚節末路，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，以叩函谷，咸陽遂危，何則？列郡不相親，萬室不相救也。今胡數涉北河之外，上覆飛鳥，下不見伏兔，鬪城不休，救兵不止，死者相隨，輦車相屬，轉粟流輸，千里不絕，何則？強趙責於河間，六齊望於惠后，城陽顧於盧博，三淮南之心思墳墓，大王不憂，臣恐救兵之不專，胡馬遂淮窺於邯鄲，越水長沙，環舟青陽，雖使梁并淮南之兵，下淮東越席陵，以遏越人之糧，漢亦折西河而下，北守漳水，以輔大國，胡亦益進，越亦益深，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！臣聞交龍襄首，奮翼則浮雲出流，霧雲成集；聖王砥節修德，則游談之士，歸義思名；今臣盡智畢議，易精極慮，則無國不可干？節固。

陋之心，則何王之門，不可曳長裾乎？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，背淮千里而自致者，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，竊高下風之行，尤悅大王之義，故願大王之無忽，察聽其志！臣聞鶯鳥繫百，不如一鶚，夫全趙之時，武力鼎士，袂服叢臺之下者，一旦成市，而不能止幽王之溝患，淮南連山東之俠，死士盈朝，不能還厲王之西也；然而計議不得，雖諸賁不能安其位，亦明矣，故願大王審畫而已！始孝文皇帝據關而立，寒心銷志，不明求衣，自立天子之後，使東侔朱虛東褒義父之後，深割嬰兒王之，壞子王梁代，益以淮陽卒仆濟北，囚弟於雍者，豈非象新垣平等哉！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，左規山東，右制關中，變權易勢，大臣難知，天子弗察，臣恐周鼎復起於漢，新垣過計於朝，則我吳遺嗣，不可期於世矣！高皇帝燒棧道，水章邯，兵不留行，收弊民之倦，東馳函谷，西楚大破，水攻，則章邯以亡其城；陸擊，則荆王以失其地，比皆國家之不測者也，願大王熟察之！

吳王乃內其言，是時景帝少，梁孝王貴盛，亦待士，於是鄒陽枚乘嚴忌，知吳不可說，

皆去之梁，從孝王游。陽爲人，有智略，伉慨不苟合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，勝等疾陽惡之。孝王，孝王怒下陽吏，將殺之。陽客游，以說見禽，恐死而負藥，迺從獄中上書曰：

臣聞忠無不報，信不見疑，臣常以爲然，徒虛語耳。昔荆軻慕燕丹之義，白虹貫日，太子畏之；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，太白食昴，昭王疑之；夫精變天地，而信不諭兩主，豈不哀哉！今臣義忠竭誠，畢諱願知，左右不明，卒從吏訊，爲世所疑，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，而燕秦不寤也，願大王熟察之！昔玉人獻寶，楚王誅之，李斯竭忠，胡亥極刑；是以箕子陽狂，接輿避世，恐遭此患也！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，而後楚王胡亥之聽，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！臣聞比干剖心，子胥賜夷，臣始不信，迺今知之，願大王熟察，少加憐焉！語曰：『有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』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，精荆軻首以奉丹室；王奢去齊之魏，臨城自剄，以卻齊而存魏；夫王奢樊於期，非新於齊秦，而故於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，行合於志，慕義無窮也。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，爲燕尾生；白圭戰亡六城，爲魏取中山；何則？誠有以相知也。蘇秦相

燕、人惡之燕王，燕王按劍而怒，食以駃騠；白圭顯於中山，人惡之於魏文侯，文侯賜以夜光之璧；何則？兩主二臣割心析肝相信，豈移於浮辭哉！故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妒，士無賢不肖，入朝見嫉。昔司馬喜隕脚於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拉脅折齒於魏，卒爲應侯；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誓，捐朋黨之私，挾孤獨之交，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！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，徐衍負石入海，不容於世，義不苟取。比周於朝，以移主上之心，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，繆公委之以政；寧戚飯牛車下，桓公任之以國；此二人者，豈素宦於朝，借譽於左右，然後二主用之哉？感於心，合於行，堅如膠漆，昆弟不能離，豈惑於衆口哉！故偏聽生姦，獨任成亂，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，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。夫以孔墨之辯，不能自免於讒諛，而二國以危，何則？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也！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，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，此二國，豈係於俗，牽於世。鑿奇偏之浮辭哉？公聽並觀，垂明當世，故意合，則胡越爲兄弟，由余子臧是矣；不合，則骨肉爲讎敵，朱象管蔡是矣。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，後宋魯之聽，則五伯不足倖，而三王易爲

也。是以聖王覺悟，捐子之心，而不說困常之賢，封比干之後，修孕婦之墓，故功業覆於天下，何則？欲善亡厭也。夫晉文親其讎，強伯諸侯；齊桓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；何則？慈仁殷勤，誠加於心，不可以虛辭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東弱韓魏，立強天下，卒車裂之；越用大夫種之謀，禽勁吳而伯中國，遂誅其身；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，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，懷可報之意；披心腹，見情素，墮肝膽施德厚，終與之窮達，無愛於士，則桀之犬可使吠堯，跖之客可使刺由，何況因萬乘之權，假聖王之資乎？然則軻湛七族，要離燔妻子，豈足爲大王道哉！臣聞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人於道，衆莫不按劍相眄者，何則？無因而至前也；燔木根柢，輪囷離奇，而爲萬乘器者，以左右先爲之容也。故無因而至前，雖出隨珠和璧，祇怨結而不見德；有人先游，則枯木朽株，樹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，身在貧羸，雖蒙堯舜之術，挾伊管之辯，懷龍逢比干之意，而素無根柢之容，雖竭精神，欲開忠於當世之君，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，是使布衣之士，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。是

以聖王制世，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，而不牽乎卑辭之語，不奪乎衆多之口，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，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；周文王獵涇渭，戴呂尙歸，以王天下；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烏集而王，何則？以其能越擊拘之語，馳域外之議，獨觀乎昭曠之道也。今人主沈諂諛之辭，牽帷廡之制，使不羈之士，與牛驥同阜，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！臣聞盛飾入朝者，不以私汙義；底厲名號者，不以利傷行；故里名勝母：曾子不入，邑號朝歌，黑子回車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，籠於威重之權，脅於位勢之貴，回面汙行，以事諂諛之人，而求親近於左右，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？書奏孝王，孝王立出之，卒爲上客。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，王又嘗上書，願賜容車之地，徑至長樂宮，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，朝太后，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，天子不許，梁王怒，令人刺殺盎，上疑梁殺之，使者冠蓋相望，責梁王，梁王始與勝詭有謀，陽爭以爲不可，故見讒。枚先生嚴夫子皆不取諫。及梁事敗勝詭死，孝王恐誅，遁思陽言，深辭謝之，齎以千金，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。陽素知齊人王先生，年八十餘，多奇計，即往見語以其事，

王先生曰：『難哉。人主有私怨深怒，欲施必行之誅，誠難解也！以太后之尊，骨肉之親，猶不能止，況臣下乎！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，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，得茅焦爲廓大義，始皇非能悅其言也，迺自強從之耳，茅焦亦僥脫死如毛鷲耳，故事所以難者也，今子欲安之乎？』陽曰：『鄒魯守經學，齊楚多辯智，韓魏時有奇節，吾將歷問之。』王先生曰：『子行矣，還過我而西。』鄒陽行月餘，莫能爲謀，還過王先生曰：『臣將西矣，爲如何？』王先生曰：『吾先日欲獻愚計，以爲衆不可蓋，窃自齷陋，不敢道也，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，士無過此者矣。』鄒陽發寤於心曰：『敬諾。』辭去，不過梁，徑至長安，因客見王長君，長君者，王美人兄也，後封尊蓋侯。鄒陽留數日，乘間而請曰：『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，故來侍也，愚竊不自料，願有謁也。』長君跪曰：『幸甚。』陽曰：『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，天下無有，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，今爰盡事即窮竟梁王恐誅，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，切齒側目於貴臣矣；臣恐長君危於藥卵，竊爲足下憂之！』長君懼然曰：『將爲之奈何？』陽曰：『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，得毋竟梁事，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，太后厚德長君，

入於骨髓，而長君之弟，幸於兩宮，金城之固也，又有存亡繼絕之功，德布天下，名施無窮，願長君深自計之！昔者舜之弟象，日以殺舜爲事，及舜立爲天子，封之於有卑，夫仁人之於兄弟，無藏怒，無宿怨，厚親愛而已，是以後世稱之！魯公子慶父，使僕人殺子般，獄有所歸，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，慶父親殺閔公，季子緩追免賊，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；魯哀公薨於夷，孔子曰：「齊桓公法而不譎。」以爲過也；以是說天子，徵幸梁事不奏。」長君曰：「諾。」乘間入而言之；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，事果得不治。

二十八 韓安國

韓安國，字長孺，梁成安人，後徙睢陽，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，事梁孝王爲中大夫。吳楚反時，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，扞吳兵於東界，張羽力戰，安國持重，以故吳不能過梁。吳楚破，安國張羽名由此顯。梁王以至親故，得自置相二千石，出入遊戲，僭於天子。天子聞之，心不善。太后知帝弗善，迺怒梁使者弗見，案責王所爲。安國爲梁使，見大長公主而泣，曰：「何梁王爲人子之孝，爲人臣之忠，而太后曾不省也！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

，自關以東，皆合從而西鄉，唯梁最親爲艱難，梁王念太后帝在中，而諸侯擾亂，一言泣數行而下，跪送臣等六人，將兵擊却吳楚，吳楚以故兵不敢西，而卒破亡，梁之力也。今太后以小苛禮，責望梁王，梁王父兄皆帝王，而所見者大，故出稱譴，入言警，車旗皆帝所賜，即以嫪毐小縣，驅馳中國，欲夸諸侯，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，今梁使來輒案責之，梁王恐，日夜涕泣思慕，不知所爲，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？」長公主具以告太后，太后喜曰：「爲帝言之。」言之帝心迺解，而免冠謝太后曰：「兄弟不能相教，迺爲太后遺憂！」悉見梁使厚賜之。其後梁王益親驩，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，由此顯結於漢。居無幾，梁內史缺，王新得齊人公孫詭悅之，欲請爲內史，竇太后所，迺詔王以安國爲內史。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，及益地事，恐漢大臣不聽，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，及殺故吳相爰盎，景帝遂聞詭勝等計劃，迺使使捕詭勝，必得，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，月餘弗得。安國聞詭勝匿王所，迺入見王而泣曰：

『主辱者臣死，大王無良臣，故紛紛至此，今勝詭不得，請辭賜死。』王曰：『何至

此？』安國泣數行下曰：『大王有度於皇帝，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？』王曰：『弗如也。』安國曰：『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，然高帝曰：「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。」故太上終不得制事，居於櫟陽；臨江適長太子，以一言過廢王臨江，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；何者？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。語曰：「雖有親父，安知不爲虎；雖有親兄，安知不爲狼。」今大王列在諸侯，誠邪臣浮說，犯上禁，撻明法，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教法於大王，太后日夜涕泣，幸大王自改，大王終不覺寤，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，大王尙誰攀乎？』

語未卒，王泣數行而下，謝安國曰：『吾今出之。』即日詭勝自殺。漢使還報，梁事皆得釋，安國力也。景帝太后益重安國，孝王薨，共王即位，安國坐法，失官家居。武帝即位，武安侯田蚡爲太尉，親貴用事，安國以五百金遺一，蚡言安國太后，上素聞安國賢，即召以爲北地都尉，遷爲大司農；其後丞相蚡薨，安國行丞相事。

二十九 主父偃

主父偃，齊國臨菑人，學長短縱橫術，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，游齊諸子間，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，家貧，假貸無所得，北游燕趙中山，皆莫能厚，客甚困，以諸侯莫足游者，元光元年，迺西入關，見衛將軍，衛將軍數言上，上不省，資用乏，留久，諸侯賓客多厭之，迺上書闕下，朝奏，暮召入見，所言九事，其八事爲律令，一事諫伐匈奴，曰；

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，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，是故事無遺策，而功流萬世。今臣不敢隱忠避死，以效愚計，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！司馬法曰：『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，天下雖平，忘戰必危。』天下旣平，天子大愷，春蒐秋獮，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戰也。且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末節也，古之人君一怒，必伏尸流血，故聖王重行之。夫務戰勝窮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，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，吞食天下，并吞戰國，海內爲一，功濟三代，務服不休，欲攻匈奴，李斯諫曰：『不可，夫匈奴無城郭之居，委積之守，遷徙鳥舉，難得而制，輕兵深入，糧食必絕，運糧以行，重不及事，得此地不足以爲利，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，勝必棄之，非民父母，靡敝中國，甘心匈奴，

非堯計也。』秦皇帝不聽，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，卻地千里，以河爲境，地固澤鹵，不生五穀，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，暴兵露師，十有餘年，死者不可勝數，終不能踰河而北，是豈人衆之不足、兵革之不備哉？其勢不可也。又使天下飛芻輓粟，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，轉踰北河，率三十鍾而致一石，男子疾耕，不足於糧餉，女子紡績，不足於帷幕，百姓靡散，孤寡老弱不能相養，道死者相望，蓋天下始叛也。及至高皇帝定天下，留地於邊，聞匈奴聚代谷之外，而欲擊之，御史成諫曰：『不可，夫匈奴獸聚而鳥散，從之如搏景，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，臣竊危之！』高帝不聽，遂至代谷，果有平城之圍，高帝悔之，迺使劉敬往結和親，然後天下亡于城之事，故兵法曰：『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』秦常積衆數十萬人，雖有覆軍殺將，係虜單于，適足以結怨深讎，不足以償天下之費。夫匈奴行遠侵戩，所以爲業，天性固然，上自虞夏殷周，固不程督，禽獸畜之，不比爲人，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，而下循近世之失，此臣之所以大恐，百姓所疾苦也！且夫兵久則變生，事苦則慮易，使邊境之民，靡徹愁苦，將吏相疑而外市，故

尉佗章邯得成其私，而秦政不行，權分二子，此得失之效也。故周書曰：『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用。』願陛下熱計之而加察焉！

書奏。上召見，謂曰：『公安在，何相見之晚也！』迺拜爲郎中。偃數上疏言事，遷謁者中郎中大夫，歲中四遷。偃說上曰：

『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，強弱之形易制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，地方千里，緩則驕奢，易爲淫亂；急則阻其強而合從，以逆京師。今以法制削，則逆節萌起，前日彘錯是也。今諸侯子弟，或十數而適嗣代立，餘雖骨肉，無尺寸之封，則仁孝之道不宣，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，彼人人喜得所願，上以德施，實分其國，必稍自銷弱矣。』

於是上從其計。偃又說上曰：

『茂陵初立，天下豪傑兼併之家，亂衆民，皆可徙茂陵，內實京師，外銷姦猾。此所謂不誅而害除。』

上又從之。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，偃有功焉。大臣皆畏其口，賂遺累千金。或說偃曰：『太橫矣！』偃曰：『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，身不得遂，親不爲子，昆弟不收，賓客棄我，我阨日久矣，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則五鼎烹耳，吾日暮，故倒行逆施之！』偃盛言：『朔方地肥饒，外阻河，蒙恬築城以逐匈奴，內省轉運成漕，廣中國，滅胡之本也。』上覽其說，下公卿議，皆言不便，公孫弘曰：『秦時嘗發三十萬衆，築北河，終不可就，已而棄之。』朱買臣難誦弘，遂置朔方，本偃計也。元朔中，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。上拜偃爲齊相，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，數曰：『始吾貧時，昆弟不我衣食，賓客不我內門，今吾相齊，諸君迎我或千里，吾與諸君絕矣，毋復入偃之門。』迺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，王以爲終不得服，恐效燕王論死，迺自殺。偃始爲布衣時，嘗游燕趙，及其貴，發燕事，趙王恐其爲國患，欲上書言其陰事，爲居中不敢發，及其爲齊相，出關，即使人上書，告偃受諸侯金，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。及齊王以自殺聞，上大怒，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；迺徵下吏治，偃服受諸侯之金，實不劫齊王令自殺。上欲勿誅。公孫弘爭曰：『齊王自殺無後』

國除爲郡，入漢，偃本首惡，非誅偃無以謝天下。」迺遂族偃。

三十 徐樂

徐樂，燕郡無終人，武帝時，上書言世務曰：

臣聞天下之患，在於土崩，不在瓦解，古今一也！何謂土崩？秦之末世是也，陳涉無千乘之尊，尺土之地，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，鄉曲之譽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，陶朱猗頓之富也，然起窮巷，奮棘矜，偏袒大呼，天下從風，此其故何也？由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怒而不上知，俗已亂而政不脩，此三者，陳涉之所以爲資也，此之謂土崩，故曰：天下之患在乎土崩；何謂瓦解？吳楚齊趙之兵是也，七國謀爲大逆，號皆稱萬乘之君，帶甲數十萬，威足以嚴其境內，財足以勸其士民，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。而身爲禽於中原者，此其故何也？非權輕於匹夫，而兵弱於陳涉也，當是之時，先帝之德未衰，而安土樂俗之民衆，故諸侯無境外之助。此之謂瓦解，故曰：天下之患不在瓦解；由此觀之，天下誠有土崩之勢，雖布衣窮處之士，或首難而危海內，陳涉是也，况三晉之君或存乎

天下雖未治也，誠能無土崩之勢，雖有強國勁兵，不得還踵而身爲禽，吳楚是也，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？此二體者，安危之明要。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。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，年歲未復，民多窮困，重之以邊境之事，雜數循理而觀之，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！不安故易動，易動者，土崩之勢也。故貴主獨視萬化之原，明於安危之機，修之廟堂之上，而銷末形之患也，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，故雖有強國勁兵，陛下逐走獸，射飛鳥，引游燕之囿，淫從姿之觀，極騁馳之樂，自若，金石絲竹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帷幄之私，俳優朱儒之笑，不乏於前，而天下無宿憂，名何必夏子，俗何必成康，雖然，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，寬仁之資，而誠以天下爲務，則湯禹之名不難倅，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。此二體者立。然後處尊安之實，揚廣譽於當世，親天下而服四夷，餘恩遺德，爲數世隆。南面背依，攝袂而揖王公，此陛下之所服也。臣聞圖王不成，其敝足以安，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，何感而不成，奚爭而不服哉？

書奏，帝召見，謂曰：『公安在？何相見之晚也！』即拜樂爲郎中，給事左右。

三十一 安嚴

嚴安，臨菑人，武帝朝，以故丞相史上書，陳擊匈奴之非利，曰：

臣聞鄒子曰：『政教文質者，所以云救也。當時則用，過則舍之，有易則易之，故守一而不變者，未睹治之至也。』今天下人民，用財侈靡，車馬衣裳宮室，皆競修飾，調五聲使有節族、雜五色使有文章，重五味方丈於前，以觀欲天下、彼民之情，見美則願之，是教民以侈也，侈而無節，則不可贍，民離本而徵末矣，末不可徒得，故搢紳者不憚爲詐，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，而世不知媿，故姦宄浸長。夫佳麗珍怪，固順於耳目，故養失而泰，樂失而淫，禮失而采，教失而僞，僞采淫泰，非所以範民之道也，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，犯法者衆。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，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，心既和平，其性恬安，恬安不營，則盜賊銷，盜賊銷則刑罰少，刑罰少則陰陽和，四時正，風雨時，草木暢茂，五穀蕃熟，六畜遂字，民不天厲，和之至也。臣聞周有天下，其治三百餘歲，成康其隆也，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，及其衰，亦三百餘年，故五伯更起，伯者

常佐天子，興利除害，誅暴禁邪，匡正海內，以尊天子。五伯既沒，賢聖莫續，天子孤弱，號令不行，諸侯恣行，強陵弱，衆暴寡，田常篡齊，六卿分晉，並爲戰國，此民之始苦也。於是強國務攻，弱國修守，合從連衡，馳車轂擊，胄介生齒，民無所告愬。及至秦王，蠶食天下，并吞戰國，稱號皇帝，一海內之政，壞諸侯之城，銷其兵鑄以爲鍾虜，示不復用，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，逢明天子，人人自以爲更生。鄉使秦緩刑罰，薄賦斂，省繇役，貴仁義，賤權利，上篤厚，下佞巧，變風易俗，化於海內，則世世必安矣。秦不行是風，循其故俗，爲知巧權利者進，篤厚忠正者退，涉嚴令苛，調諛者衆，日聞其美，意廣心逸，欲威海外，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，辟地進境，戍於北河，飛芻輓粟以隨其後；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，使監祿鑿渠運糧，深入越地，越人遁逃，曠日持久，糧食乏絕，越人擊之，秦兵大敗，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；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，南挂於越，宿兵於無用之地，進而不得退，行十餘年，丁男被甲，丁女轉輸，苦不聊生，自經於道樹，死者相望。及秦始皇崩，天下大畔，陳勝吳廣舉陳，武臣張耳

舉趙，項梁舉吳，田儋舉齊，景駒舉郢，周市舉魏，韓廣舉燕，窮山通谷；豪士並起，不可勝載也！然本皆非公侯之後，非長官之吏，無尺寸之勢，起閭巷，杖棘矜，應時而動，不謀而俱起；不約而同會，壤長地進，至乎伯王，時教使然也。秦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滅世絕祀，窮兵之禍也。故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強，不變之患也。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僰，略葷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龍城，議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長策也。今中國無狗犬之警，而外累於遠方之備，靡敝國家，非所以子民也。行無窮之欲，甘心快意，結怨於匈奴，非所以安邊也。禍擊而不解，兵休而復起，近者愁苦，遠者驚駭，非所以持久也。今天下鍛甲摩劍，矯箭控弦，轉輸軍糧，未見休時，此天下所共憂也！夫兵多而變起，事煩而慮生，今外郡之地，或幾千里，列城數十，形東壤制，帶脅諸侯，非宋室之利也。上觀齊晉，所以亡公室，卑削六卿大盛也；下覽秦之所以滅，刑嚴文刻，欲大無窮也。今郡守之權，非執六卿之重也；地幾千里，非特閭巷之資也；甲兵器械，非特棘矜之用也；以逢萬世之變，則不可勝諱也！

書奏，帝召見，問曰：「公安在？何相見之晚也！」拜郎中，終騎馬令。

三十二 田生

田生，字子春，齊人，游長安，以晝干營陵侯劉澤，澤大悅之，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，田生已得金，即歸齊。二歲，澤使人謂田生曰：「弗與矣！」田生如長安，不見澤，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，居數月，田生子請張卿臨，親修具，張卿往，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，張卿驚，酒酣，適屏人說張卿曰：

「臣觀諸侯邸第百餘，皆高帝一切功臣，今呂氏雅故，本推轂高帝就天下，功至大，又有親戚太后之重，太后春秋長，諸呂弱，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，王代，太后又重發之，恐大臣不聽，今卿最幸，大臣所敬，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，太后必喜，諸呂以王，萬戶侯亦卿之有，太后心欲之，而卿爲內臣，不急發，恐禍及身矣！」

張卿大然之，乃風大臣語太后，太后韜，因問大臣，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。太后賜張卿千金，張卿以其半進田生，田生弗受，因說之曰：

『呂產王也，諸大臣未大服，今營陵侯澤，諸劉長爲大將軍，獨此尙觖望，今卿言太后，裂十餘縣王之，彼得王喜，於諸呂王益固矣。』

張卿入言之，又太后女弟呂頌女，亦爲營陵侯妻，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。琅邪王與田生之國，田生勸王急行毋留，出關，太后果使人追之，已出，即還。

三十三 應高

應高，吳人，仕吳王劉濞爲中大夫。孝景帝即位，御史大夫晁錯說上削諸侯地，三年冬，楚王朝，晁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，私姦服舍，請誅之。詔赦，罰削東海郡；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；及前二年趙王有罪，削其河間郡；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，削其六縣。漢廷方議削吳，吳王濞恐削地無已，因以此發謀，欲舉事，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，聞膠西王勇，好氣，喜兵，諸齊皆憚畏，於是乃使應高詭膠西王，無文書，口報曰：

『吳王不肖，有宿夕之憂，不敢自外，使喻其驩心。』王曰：『何以教之？』高曰：『今者主上興於姦，飾於邪臣，好小善，聽讒賊，擅變更律令，侵奪諸侯之地，徵求滋

多，謀醫良善。日以益壽。異語有之：「蔗糠及米。」吳與膠西，知名諸侯也，一時見察，恐不得安肆矣！吳王身有內病，不能朝請，二十餘年，嘗患見疑，無以自白，今脅肩累起，猶懼不見釋，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，所聞諸侯削地，罪不至此，此恐不得削地而已！」王曰：「然，有之，子將奈何？」高曰：「同惡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成，同欲相趨，同利相死。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，願因時循理，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，意亦可乎？」王瞿然駭曰：「寡人何敢如是，今主上雖急，固有死耳，安得不戴？」高曰：「御史大夫譴錯熒惑天子，侵奪諸侯，蔽忠塞賢，朝廷疾怨，諸侯皆有倍畔之意，人事極矣，彗星出，蝗蟲蔽起，此萬世一時，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。故吳王欲內以譴錯爲討，隨大車，而後行天下，所鄉者降，所指者下，天下莫敢不服，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，則吳王與大王駢谷隴，守榮陽敖倉之粟，距漢兵，治次舍，須大王，大王有幸而臨之，則天下可并，而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」

王曰：「善。」高於是歸報吳王。及吳王敗，高不知所終。

三十四 高遂

高遂，西漢時梁人，游長安，馳說各公卿間。孝景四年，立栗太子，始魏其侯竇嬰爲太子傅，孝景七年，栗太子廢，魏其數爭不能得，乃謝病，屏居藍田南山之下。數月，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，高遂乃說魏其曰：

「能富貴將軍者、上也；能親將軍者、太后也；今將軍傳太子，太子廢而不能爭，爭不能得，又弗能死，自引謝病擁趙女，屏閒處而不朝，相提而論，是自明揚主上之過，有如兩宮螫將軍，則妻子母類矣！」

魏其侯然之，乃遂起朝請如故。

三十五 諸葛亮

諸葛亮，字孔明，琅邪陽都人，劉備屯新野，因徐庶詣亮，三往乃見，與語大悅，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備既爲曹操所敗，至於夏口，亮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時孫權擁軍在柴桑，觀望成敗，亮說權曰：

「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據有江東，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，今操芟除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將軍量力而處之，若能以吳越之衆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河不接兵東甲，北面而事之？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，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？」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，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；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，及關羽水軍，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，亦不下人萬，曹操之衆，遠來疲敝，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，兵法忌之曰：『必蹶上將軍。』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，又荊州之民，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，操軍破必北還，

如此，則荆吳之勢強，鼎足之形成矣，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

權大悅，即遣周瑜程普魯肅字子敬水軍三萬，隨亮至劉備，并力拒曹，曹兵敗於赤壁，引軍歸鄴，劉備遂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雲、陸、馬、長沙三部。

三十六 袁悅之

袁悅之，字元禮，晉陽夏人，能長短說，甚有情理，始爲謝安參軍，還鄴唯齎戰國策，後說司馬孝文王道子，大見親待，畿亂機軸，每勸道子專攬朝權，道子頗納其說。尋因尼支妙音致書太子母爲王國寶遊說，孝武誅之。

第五章 後世之遺患

縱橫之學既起於東周，而縱橫家亦盛於周末戰國之時，蓋彼時因社會經濟組織動搖，失業者日繁，而此失業者中，其天民之秀傑者，每不能惡衣食以養人，於是挾其智辯，馳騁於各諸侯間，冀以役人自養，而彼時各國君臣，又多醉心開疆拓土以競富強，因亦極力羅致之，而加以尊重禮敬，此其所以盛也。穰侯雖謂徒亂人意，嬴政雖有逐客之令，然以權衡其利害，審量其得失，終不得不爲之放棄初衷者，以其策畫所出，皆足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，故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，而六國遂亡；張儀之志獨行於秦，而秦遂不可制；當時之名縱橫家，一怒而天下懼，安居而天下息，各國之安危，多繫於彼等之掌握，考且術固可賤，雖則白黑雜合，不純用德，爲期於有成，不問所以，論於大體，不守小節，稱仁引義，不及三王；至其扶巔定傾，其歸一揆。繼是以後，純習其術，而略其學，是以前其術益精，而王霸經權之要沒聞矣！其語性也：則有慧語，有名語，有豪語，有狂語，有傲語，有冷語，有諧語，

有諺語，有清語，有韻語，有俊語，有諷語，有譏語，有憤語，有辯語，有穎語，有澆語，有悽語，有甘語，有軟語，聽之言言絕倒，語語忘疲；其辯給也：則如珠談，如鋸屑，如祭花，如唾玉，如走丸，如扣鐘，如爛霞，如流水，能使窮澤生流，懸河瀉水；其逢迎也：則脅肩諂笑，拂鬢工媚，融融趨熱，赫赫誇功，流涕訴苦，屈膝邀功，望塵爭拜，拭垢追隨，有逾病驢之作，沐猴之舞；其遵奉也：張錫受張昌儀之狀，節度受元載之書，可謂深淵釣餌，磁鐵吸針；其造謠也：王質沈瀟詣張說之堂，盧思道列和士開之門，更甚不避寒暑，忍耐頃俄；其依附也：諸胡改令狐之姓，蔡凝冒蔡京之族，無怪望影星奔，藉響川鶩；其量交也：苞苴所入，實行張霍之家，輪蓋所游，必非夷惠之室，所以匍匐委迤，莫費半菽；其賂遺也，鄭羨行貨轉司農少卿，侯益以賂行開封府尹，以其助力宏大，莫之與京；其技巧也：樂松以俛眉承睫徵進，陳元康善希顏候意事人，韋渠牟特用儉巧中帝意，李齊運以柔佞得幸，不愧窮神觀化，望影揣情。考其居心，無非趨利，是以希世苟合之士，鐘籛感施之人，俯仰尊貴之顏，逶迤勢利之間，意無是非，讚之如流，言無可否，應之如響，以闔看爲精神，以

向背爲變通，勢之所集，從之如歸市，勢之所去，棄之如脫遺，其言曰：『名與身孰親也？得與失孰賢也？榮與辱孰珍也？』故遂製其衣服，矜其車徒；冒其貨賂，淫其聲色，脉脉然自以爲得矣！似此捨本逐末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！語曰：『力田不如逢年，善仕不如遇合。』與其詩書執禮，汗闕而遠事情，何若投隙伺間，覘喜怒，候慘舒，動中主情，舉無謬旨，借巧言與令色，登仕版於青雲，因之乃聘佳賓爲奴豎，化瑚璉爲溺器，舐痔吮癰，何恥是顧，謹舉數事之有關國家興衰者，臚列於左：

1 唐武后稱制，胡延慶以丹漆書天子萬萬年五字於龜腹進之。李昭德以刀刮盡，奏請付法，則天曰：『此非惡心也。』朱前疑上書言夢，云夢見御宇八百歲，上即受拾遺。郭霸自陳忠鯁于則天曰：『往年徐敬業，臣欲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飲其血，絕其髓。』霍獻可希旨爲忠，頭觸玉階，請誅狄仁傑裴行本，遂至損額，故以帛裹，帛下嘗令露出，冀后見。閻朝隱見后疾，適祭神廟，乃當詣少室親撰祝文，以身代犧，沐浴伏於俎盤，后愈，特加賞賚。

2 李訓鄭注皆善揣人意，注爲翼城人，世微賤，以方技游江湖間，本姓魚，冒爲鄭，時號魚鄭，初以醫結襄陽節度李愬，署衙推，漸得參預軍政，然專作威福，軍府多害之，監軍王守澄白愬，愬即令詣澄，澄初尙疑難，及延坐與語，縱辯譎然，盡中其意，甚爲驚服，翌日反以誠款託注於愬，及守澄入知樞密，遂挈之入京，注日夕爲守澄計議，因陰通賂遺，擢右神策判官，守澄薦於文宗，召對，進太僕卿，險人躁夫，日走門干謁，權震天下。是時李訓從父逢吉爲留守，思復柄用，訓揣知其意，即以奇計動之，言與鄭注善，逢吉攘臂奮袂，即許其謀，遺金帛數百萬交結，因注委質王守澄。注既援用李訓，因與訓日日議論帝前，謀沮翦中官，冀爲要功地，而訓實忌注，乃請出注爲鳳翔節度使，以作外援，注到鎮，託言入護守澄喪，因以鎮兵擒誅羣宦，訓恐注專功，先五日已發，是爲甘露之變，注聞訓敗，中途而還，爲監軍王仲清所殺，宦者矯旨族誅之。

3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，其黨送歸私第，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：「天子不

可令聞，當宜以奢靡誤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然後吾輩可以得志，謹勿使之讀書，親近儒生，彼見前代興亡，必知憂懼，則吾輩疎斥矣。」其黨拜謝而去。

4 楊忠愍公上請誅賊臣疏，其論嚴嵩第四姦狀曰：「廠衛既爲之親，所畏者科道之言也，嵩恐其奏劾，故於科道之初選，非出自門下者，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；知縣推官，非通賄門下者，不得與行取之列；考選之時，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，方補科道，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，必置之部屬南京，使知其罪而不得言，言之而亦不真。既選之後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，或出差則爲之餞驢，或心有所愛憎，則唆之舉劾，爲嵩使令，至五六年無所建白，便陞京堂方面，夫既受嵩之恩，又附嵩且有效驗，孰肯言彼之過乎？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，又畏同類泄露，孤立而不敢言，而嵩門下之人，每強大嵩之聲勢，陰阻其敢諫之氣，以故科道諸臣，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，是皇上之耳目，皆賊嵩之奴僕，此其姦四也。」

再考之我國官場，向宜於此，如水之易就濕，火之易就燥，其必有沁人心脾之處，否則

自漢而降，無慮數千年，其烟燄何總若是之盛？雖則魏晉之九品中王，隋唐至清之科舉，國家之取人有制，外觀似已殺其風，然實已代代縣緒，積而產生所謂世故之學矣，故選舉者以深通世故爲賢名。仕宦者以深通世故而日顯，試想任官之士，盡爲是徒，則政事安得不廢，風俗安得不偷，由是紀綱大壞，禍患並興，生民塗炭，神州陸沉。昔盧九台有云：『不肖十分精神，以七分料理世故，三分辦賊，若得其半用之討賊，於事亦濟。』顧炎武亦云：『守令之難行，坐堂皇，撫一邑，專精課治，何業不就，而時日耗於趨迎，精神殫于餽遺，鞞鞫踉，東西奔馳，其難一；工於彌縫，善事上官者，躡薦臺省，不者輒以他事中之，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，其難二；首尾牽制，文移把持，尺寸以上，不得輕有所舉，長材無以自見，掣肘之患，其難三；官如行馬，僅一過耳，書役爲主人，官者爲客，則其弊不可得知，知不可得竟，其難四；既責其拊循，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，既戒其貪墨，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，有以已之不廉，成己之不法，亦有以己之不法，成人之不廉。』則皆言之慨然！夫天下惟夸毗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，夏侯湛有云：『居位者以善身爲靜，以寡交爲慎，以

弱斷爲重，以怯言爲信。』白居易有云：『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，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。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，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，故朝寡敢言之士，庭鮮執咎之臣，自國及家，浸而成俗，故父訓其子曰：『無介直以立仇敵。』兄教其弟曰：『無方正以賈悔尤。』且慎默積於中，則職事廢於外，強毅果斷之心屈，畏忌因循之性成，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，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，是以殿最之文，雖書而不實，黜陟之典，雖備而不行。』羅點有云：『無所可否則曰得體，與世浮沈則曰有量，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，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。』觀三子之言，其於末俗之弊，可謂懇切而詳盡矣。至於佞諂日熾，剛克消亡，朝多沓沓之流，士保容容之禍，苟由其道，無變其俗，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！然則喪亂之所從生，豈不階于夸毗體柔之輩乎？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，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。以是可知欲變臣妾，人人學圓轉，非僅天寶季年時也。

跋一

高陽苑君汝賢致力於古文。雅典可欽。近一年來。搜羅吾國古代縱橫游說之詞。加以系統之研究。爲二十世紀罕有之著作。夫亂世尙游說。中外皆然。因國內空虛。自知不足。比隣相望。到處皆然。早有瓦解之恐怖。易感突然之虛驚。高才學者專窺他人致窘之機緣。而利用巧思以爲之辯。雖言之寡實而亦能制服對方。實以自恐者嚇人。可爲一時之要論。是縱橫學之可貴者也。即如現代國家專仰外交上爭取勝利。不肯輕啓戰爭。豈畏正義之指斥。深知自己實力不足。與其一舉而敗。莫若以巧舌愚人。亦可以救濟一方。即不成祇傷乎厚。於已

之實力尙無大損。故亂世賢良。多取游說之術。有至理焉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夏故都魏宗樞

跋二、

予昂讀孟子七篇，甚悅其委婉善辯，而愛莫能釋，然其說入國也，終鮮行其道，每嘗感慨系之？及讀戰國策，則紛挐之辯，人主莫不採，不禁又爲之懵懵然？既見犬逐臭，狸覓腥，始恍然悟。夫開鎖者必符其鑰牡，宰牛者必中其肯綮，牛鎖之肯綮鑰牡雖殊，而開宰之理則一。竊嘗謂天下之人，同其心也，雖以一時之事務亂其情，然能解以同情之方，則罕有不能開脫者，故同五味也，易牙能飴天下之口，同五色也，虎頭能悅天下之目，是在其所用焉耳。若夫味雖腴厚，所施之方域不同則避嘗；音雖調節，所奏之雅俗有異而不娛；七篇論於好貨之主，十諫上於聖明之君，用舍行藏，何待著龜。當七雄之際，處

士橫議，而其盛則莫若縱橫之家。各國興滅福禍，莫不由其指掌，噫，其學亦可謂盛矣！邇來國際交涉頻繁，星輻往還，國家安危系焉，故壇坫敦槃之選，固不以鈎籍裨闔是尙，而縱橫學術，亦應備知端倪，裨益神智。高陽苑君汝賢，績學之士也，近以所著縱橫學研究一書付諸梨棗，爰發此義於其後，以作跋尾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滿城魏振江書

苑氏叢書六種

苑氏叢書之一 事理通義

苑汝賢著

內五編計 1 智仁勇 2 器識 3 機權謀斷

4 誠信與詐伴 5 歷代計策彙纂

苑氏叢書之二 縱橫學研究

苑汝賢著

苑氏叢書之三 知用要論

苑汝賢著

苑氏叢書之四 鬼谷子四家注疏

苑汝賢輯

苑氏叢書之五 三十家評註戰國策

苑汝賢輯

苑氏叢書之六 西村草堂叢書

苑汝賢輯

共十五種計 1 劉邵人物志 2 趙蕤長短

經 3 羅隱兩同書 4 永嘉先生八面鋒 5 蘇洵

權衡書 6 何去非備論 7 陳亮酌古論 8 顧炎

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9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

10 吳苑舌華錄 11 曾國藩孟子要略 12 左宗棠

年譜 13 胡林翼讀史兵略 4 王源兵論 15 王源

輿圖指掌 16 盧彤中國歷史戰爭形勢圖說

快樂書店主要營業

一、專門收買：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殿，

高麗，日本，等版；白棉，羅紋，

開花，開花榜，白藤，黑藤，高麗

，等紙；各種善本書籍及毛，閱，

秦，阮，等名家刻書。

二、歡迎買賣：四部叢刊，四部備要，

四庫珍本，叢書集成，圖書集成，

廿四史，清實錄，明實錄，大藏經

，道藏，明釋藏，九通，學海類編

，太平御覽，文苑英華，全唐文，

策府元龜，等大部頭書及各種叢書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
苑氏叢書之貳
縱橫學研究

著者 苑汝賢

發行人 快樂書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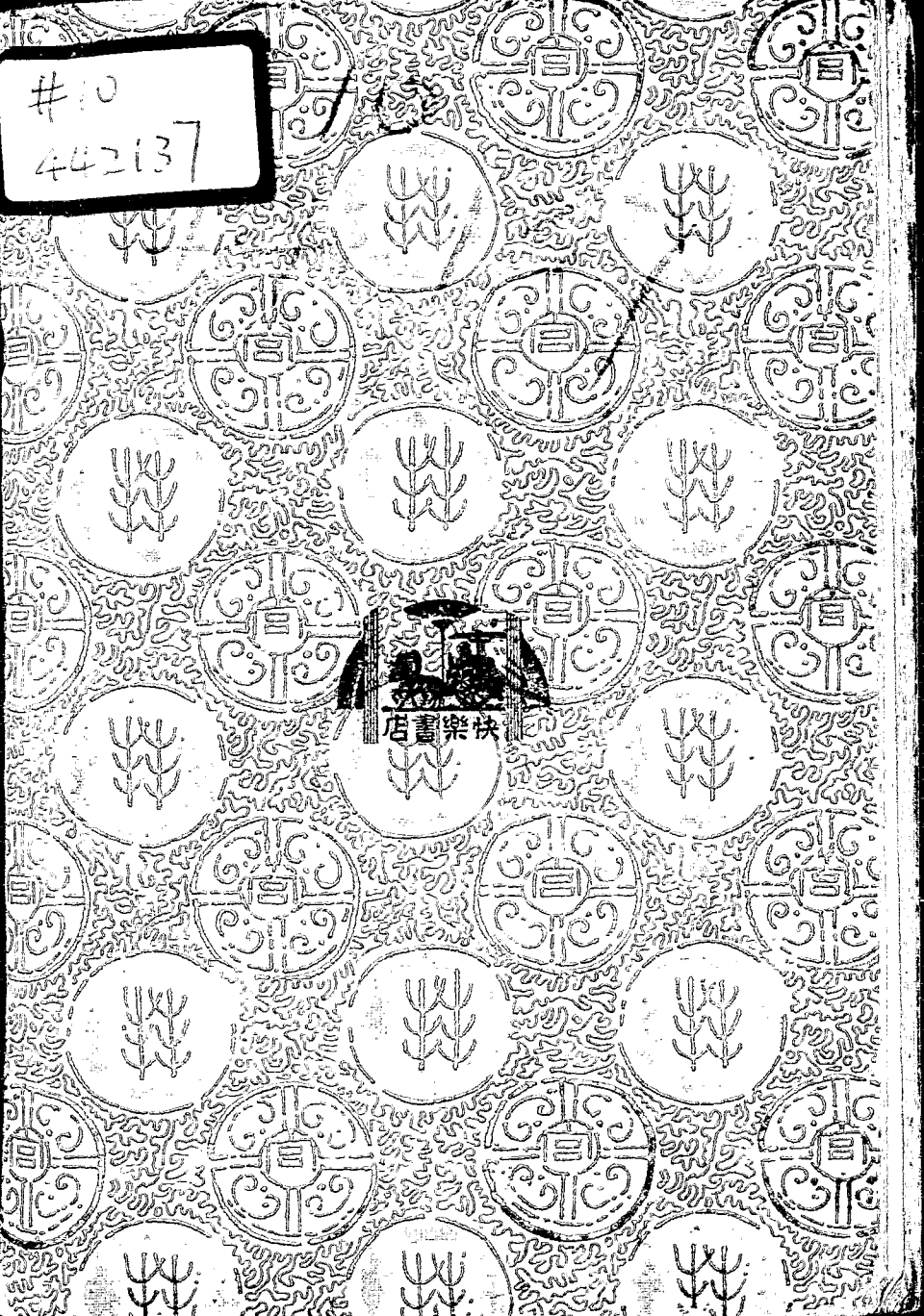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和平印書局

發行所 快樂書店



#10

442137



快樂書店